

目錄

〈論析陳明仁kap路寒袖ê台語歌詩ê台灣書寫〉丁鳳珍 Writing of Taiwan in Beng-jin Tan and Han-Siu Loo's Taiwanese poetry <i>Hongtin TENG</i>	4
〈1930年代台灣歌仔冊內底ê日語借詞〉張玉萍 Japanese loanwords in Taiwanese koa-a-chheh of the 1930s <i>Giok-pheng TIUⁿ</i>	26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i>Peter KANG</i> Ûi Hok-kiàn-gí choán-chò Hôa-gí? <i>Pôe-tek KHNG</i>	58
The acoustic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ese tones: F0 profiles and time-normalization <i>Chiao-Li Khale KE & Shih-Tsung CHENG</i> Tâi-gí sia ⁿ -tiâu ê sia ⁿ -hák tèk-sèng: F0 tōng-thài biô-oē kap sî-kan-piau-chún-hoà <i>Khá-lē KOA & Si-chong TĒⁿ</i>	86
Work Report: The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 means of seeking to affirm the selfhood and integrity of Taiwanese and their language' <i>Chùn-iók LÍM</i>	106
工作報告：追求有台語文主體ê《全民台語聖經》 林俊育	110
冊評：〈俄羅斯普斯科夫區域字典紹介〉吳淑華 Book Review: Псков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ловарь <i>Shu-Hua WU</i>	124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6, No.2, September 2014



Tâi-lâm,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6, No.2, September 2014

諮詢顧問 Advisory Board

Đoàn Thiện Thuật
(越南國家大學語言系退休)

Jerold Edmondson
(U. of Texas at Arlington, USA (Emeritus))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Canada)

三尾裕子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吉川雅之 (日本東京大學)

呂興昌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

李勤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

村上嘉英 (日本天理大學中國語系退休)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

姚榮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施炳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

張裕宏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退休)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系)

莊永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

董忠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語所退休)

廖瑞銘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趙順文 (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退休)

鄭良偉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系退休)

謝菁玉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主編 Editor-in-Chief

蔣為文 Wi-vun Taiffalo CHIUNG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方耀乾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

張宏宇 (高苑科技大學外文系)

酒井亨 (日本金澤學院大學)

簡華麗 (Oslo U. C., Norway)

Hiro Ota (U. of Hawaii at Manoa, USA)

英文編輯 English editor

Vivian T. Su

行政編輯 Administrative editor

潘秀蓮

出版者 Publishers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
Airiti Press Inc.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訂閱 Subscription

國內機關團體一年兩期：NT2,000

國內個人一年兩期：NT1,000

Please refer to subscrip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ubscription fees.

Abstracting & Indexing

本期刊收錄於 TCI, CEPS

電子版本 Electronic journal

<http://www.ceps.com.tw>

版權保留，若無出版者之書面同意，bē-sái 用任何形式 kap 工具來再造本刊內容。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Copyright © NCKU CTLT & Airiti Press Inc.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Contents

目錄

- 〈論析陳明仁kap路寒袖ê台語歌詩ê台灣書寫〉丁鳳珍 4
Writing of Taiwan in Beng-jin Tan and Han-Siu Loo's
Taiwanese poetry
Hongtin TENG
- 〈1930年代台灣歌仔冊內底ê日語借詞〉張玉萍 26
Japanese loanwords in Taiwanese koa-a-chheh of the 1930s
Giok-pheng TIUⁿ
-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Peter KANG* 58
Ùi Hok-kiàn-gí choán-chò Hôa-gí? *Pôe-tek KHNG*
- The acoustic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ese tones:
F0 profiles and time-normalization 86
Chiao-Li Khale KE & Shih-Tsung CHENG
Tâi-gí siaⁿ-tiâu ê siaⁿ-hâk tèk-sèng:
F0 tōng-thài biô-oē kap sî-kan-piau-chún-hoà
Khá-lē KOA & Sí-chong TĒⁿ
- Work Report:
The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 means of seeking to
affirm the selfhood and integrity of Taiwanese and
their language 106
Chùn-iók LĪM
- 工作報告：追求有台語文主體ê《全民台語聖經》 110
林俊育
- 冊評：〈俄羅斯普斯科夫區域字典紹介〉吳淑華&曹芬敏 124
Book Review: Псков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ловарь
Shu-Hua WU & Hun-bin CHO

Writeng of Taiwan in Beng-jin Tan and Han-Siu Loo's Taiwanese Poetry

Hongtin TENG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writin about Taiwan in Beng-jin Tan and Han-Siu Loo's Taiwanese Poetry. The study starts with analysis of "The Dream", "The Land's Rough Depressions", "The True Love of the Island"; and concludes with the work "the Sunrise of the Island".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228, Asia Jilimpo, Han-Siu Loo

論析陳明仁kap路寒袖ê台語歌詩ê台灣書寫

丁鳳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摘要

本論文thèh陳明仁kap路寒袖ê台語歌詩來做伙討論，探討in ê台灣書寫，分做「故鄉是美麗ê眠夢」、「土地有坎坷ê苦悶」、「島嶼有純真ê熱愛」來討論，落尾用「島嶼天光」做結語，論析台語詩人對台灣ê關懷kap向望。陳明仁，1954年出世ti彰化二林，是Babuza平埔族ê後代，chit-má tòà新北市，1986年開始創作台語文學，1988年起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台語詩集有《走找流浪的台灣》、《流浪記事》kap《陳明仁台語歌詩》，合集有《陳明仁台語文學選》。路寒袖，本名王志誠，1958年出世ti苗栗苑裡，chit-má tòà台中市。路寒袖自1991年開始用台語文創作，台語歌詩有《春天个花蕊》、《路寒袖台語詩選》，2010年出版華語詩kap台語詩選集《台灣詩人選集64：路寒袖集》。

關鍵字：台語文學、228、Asia Jilimpo、路寒袖

收件日期2014.6.10/修訂日期2014.8.12/接受日期/2014.8.15

1. 前言

本論文按算beh提陳明仁kap路寒袖ê台語歌詩來做伙討論，探討in ê台灣書寫，包含台灣ê土地kap人文，分做「故鄉是美麗ê眠夢」、「土地有坎坷ê苦悶」、「島嶼有純真ê熱愛」來討論，落尾用「島嶼天光」做結語，論析台語詩人對台灣ê關懷kap向望。陳明仁kap路寒袖in兩人創作ê台語歌詩lóng誠有特色，thang鼓舞濟濟台灣人。

陳明仁，筆名有：Asia Jilimpo、阿仁、Babuza A. Sidaia，1954年出世，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竹圍仔庄人，厝裡種田做穡。原斗國校、省立台中二中初中部畢業，高中tī台中讀chit學期，了後去台北食頭路，暗時讀高中夜間部，大學讀文化大學中文系，研究所讀哲學，bat去美國讀戲劇，主攻編劇語言，chit-má tòà tī新北市。1985年開始用台語寫詩，1996年創辦台語文學專業雜誌《台文罔報》。Chit-má是海翁台語文教基金會理事長、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台文通訊BONG報》社長、林榮三公益文教基金會台語文學講師、《台語教育報》總編輯。台語文學作品有詩集《走找流浪的台灣》(1992)、《流浪記事》(1995)、《陳明仁台語歌詩》(1996)；小說、舞台劇本、散文《阿chhûn》(1998)、《拋荒的故事》(2000)、《路樹下ê tō-peh-á》(2007)，合集有《陳明仁台語文學選》(2002)。

《拋荒的故事》ê文字單行本tī 2000年由台北市ê台語傳播公司出版，銷路chin好，賣甲空空空。前衛出版社自2012開始，製作出版陳明仁ê台語文學有聲冊《拋荒的故事》精裝套冊，總共6輯：第一輯田庄傳奇紀事(2012.10)、第二輯田庄愛情婚姻紀事(2013.5)、第三輯田庄浪漫紀事(2013.7)、第四輯田庄gín-á(囡仔)紀事(2013.10)、第五輯田庄人氣紀事(2014.1)、第六輯田庄運命紀事(2014.2)。筆者tī 2013年bat發表〈走揣拋荒的田庄價值觀——做伙來讀咱彰化作家陳明仁《拋荒的故事》〉，紹介chit套有聲冊。

2005年廖瑞銘tī「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發表〈在地異鄉人ê詩情—論陳明仁《流浪記事》以後ê詩作〉。2006年榮後文化基金會kā年度台灣詩人獎「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頒hō陳明仁，koh替i出版《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得獎人陳明仁專輯—陳明仁的文學旅途》。冊內底有廖瑞銘所

寫ê〈論陳明仁詩作中的三種面相〉，an哲學面相、歷史面相、語言面相來探討陳明仁台語歌詩ê特色。（榮後文化基金會編2006：6-33）2012年施俊州發表《台語文學導論》，冊內底對陳明仁台語文學ê藝術風格有精彩ê論析。（施俊州2012：79-84）

路寒袖，本名王志誠，1958年出世tī苗栗縣苑裡鎮山柑村，chit-má tòà tī台中市。自1991年開始用台語文創作，¹1991年8月34歲ê i發表頭chit首台語歌詩〈春雨〉。1994年，路寒袖替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寫競選主題歌〈台北新故鄉〉、〈春天ê花蕊〉，了後i koh寫過bōe-chió ê政治競選主題歌。I替潘麗麗ê第3張專輯《往事如影·冬至圓》寫9條台語歌詩，tī 1996年出版。2000年i發表聲援「蘇建和案」ê台語歌詩〈發光ê靈魂〉；mā寫台語歌詩〈溫馴ê背影〉，tī在紀念盧修一博士逝世兩週年會場上發表。2002年寫228紀念歌—台語歌詩〈耳孔內ê蟲聲〉，2007年創作「為台灣發聲」ê宣傳歌曲—台語歌詩〈台灣入聯進行曲〉。

路寒袖ê台語文學主要集中在tī台語歌詩，che是i有意ê選擇，1994年i bat講過：「三年前，我企圖以重尋『詩歌一體』的傳統來突破現代詩的困境，進而達到改革台語流行音樂悲情、模式化的俗濫製造惡習，而開始嘗試台語詩歌的創作。」（路寒袖1995：12）皇冠出版社tī 1995年替i出版頭chit本台語歌詩集《春天个花蕊》，chit本冊得tiòh hit年度ê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出版獎。2002年真平出版《路寒袖台語詩選》，2010年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i ê華語詩kap台語詩選集《台灣詩人選集64：路寒袖集》。I ê文學創作koh有華語詩集《早·寒》、《夢的攝影機》、《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華語

¹ 路寒袖開始寫台語歌詩ê過程，賴芳伶bat講：「從小看布袋戲、歌仔戲，聽台語歌謠長大的生活經驗，是催化路寒袖從事台文創作的一大要因。和許多戰後的新生代一樣，他也曾經在國府的教育體制下，於青少年期覺得台語『沒水準』，直到偶然間聽到一首〈流浪到淡水〉的台語老歌，歌詞映照出他在異地求學的漂泊心情，剎那間激盪起往昔對台灣歌謠的情感，路寒袖方才回過頭來，重新傾聽銘刻自己原鄉情愁的母語。」（路寒袖2010：104-105）〈流浪到淡水〉是1995年陳明章作詞、作曲的台語流行歌，金門王、李炳輝合唱，chit條歌紅遍台灣大街小巷，也得tiòh第9屆金曲獎流行音樂類最佳作曲人獎。路寒袖是1991年就開始寫台語歌詩，所以，賴芳伶講路寒袖寫台語歌詩是受tiòh〈流浪到淡水〉的感動，筆者感覺懷疑（giâu-gi）。根據路寒袖家iê講法，應該是〈流浪到台北〉chit條歌chiah tiòh。（路寒袖2003：174）〈流浪到台北〉是台灣1966年全名電影ê主題歌，日本曲，林合作詞、黃西田演唱。

詩kap攝影集《忘了，曾經去流浪》、《何時，愛戀到天涯》、《陪我，走過波麗路》，華語詩、散文、攝影kap教學短文集《走在，台灣的路上：路寒袖的生命記憶與台灣行旅》，華語散文集《憂鬱三千公尺》、《歌聲戀情》，華語gín-á故事《像母親一樣的河》、《陪媽媽回外婆家》、《聽爸爸說童年》。

筆者tī 2013年bat發表〈路寒袖台語歌詩的台灣意象探討〉，探討詩人路寒袖台語歌詩內底ê台灣意象，論析i ê台語歌詩ê特色，kap in受歡迎ê原因。（丁鳳珍2013b）

中華民國教育部tī 2006年10月公佈〈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koh自2007年到2009年分3批公布〈台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總共chhit pah（700）ê詞。2011年7月教育部ê《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正式版公告使用，收錄chit萬lák千（16,000）ê常用ê台語詞彙kap單音字，hō台語漢字用字koh較標準化。² 為tiòh用字一致，chit篇論文內底若是有引用tiòh路寒袖台語歌詩篇名，in ê台語用字，除了特別需要，筆者攏kā修改做教育部公布ê推薦用字。M-koh冊名就遵照作者原本ê用字，無修改。

2. 故鄉是美麗ê眠夢

陳明仁kap路寒袖攏bat是田庄gín-á，i攏tī青春少年時離開庄腳ê田園，告別樸實熱情ê故鄉，去到繁華ê台中市讀冊，都市ê燈光取代田園ê火金姑，城市ê大樓kā曠闊ê藍天雲影遮tiâu--leh。新時代ê跛步kā流浪ê少年thōa kah變chiáⁿ寫詩懷鄉ê詩人。

Tī陳明仁ê詩內底，台灣庄腳ê田園總是hiah-nih-á美麗，tī〈Hit暗ê鐘聲——寫我ê gín-á時代〉，陳明仁án-ni吟唱：

² 本底chit-ê業務是教育部ê「國語推行委員會」承辦，2013年正月初1中華民國ê教育部進行組織改造，原本ê「國語推行委員會」裁撤，業務歸入「終身教育司」ê「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

M̄知toh位ê鐘聲
Üi我ê心肝iⁿ-á流過
醒--來soah聽lóng無
Kám koh去眠夢tiòh hit ê所在
有火金姑、稻草人
風吹kap尖塔ê所在

M̄-koh, 故鄉tī陳明仁ê詩內底, 已經綴phàng見ê風吹飛無去, 所以詩人寫詩走揣〈故鄉〉, i講: 「故鄉ê山kap水/Tī返鄉ê路頭/hiah--ni生疏/Chit chūn chiah看tiòh in ê美麗」, 雖罔台灣ê田園已經「hō人 sng-tng」kah誠傷重, tī詩人ê目矚內, 故鄉「猶原生出/上kài súi ê雲」。

可惜詩人永遠leh流浪, 1992年陳明仁頭本台語詩集《走找流浪的台灣》(走揣流浪ê台灣)出版, tī〈踏話頭〉i講: 「講我愛流浪實在無枉屈」, m̄-koh, i ê流浪性格khioh是hō台灣chit ê無正常、無公義ê國家逼出來ê, 致使詩人變做家己土地頂懸ê流浪漢, 故鄉美麗ê田園kan-na會當浮出tī眠夢中。(陳明仁1992: 11-14)

Tī〈思念ê歌〉內底, 路寒袖haiⁿ出詩人流浪ê sim-chiāⁿ: 「我ê名 是孤單 風霜永遠跟阮我行/雲作伴 風唱歌 飄浪ê心無時定」。為按怎詩人beh流浪leh? Tī〈往事如影〉chit首詩內底, 路寒袖án-ni回答: 「為情為愛為理, 半生獨行」, tī〈四月望雨〉內底, 路寒袖mā講: 「意志溢海岸/遙遠世路家己自由行」。因為beh追求理想kap真理, 因為beh走揣流浪ê台灣, 因為島嶼ê悲情kap熱愛, 詩人tī土地頂懸唱出思念ê歌, 借tiòh島嶼綿延ê山嶺, 來haiⁿ出思鄉ê心悶:

天地闊 路無名 濛濛浮出chit ê形影
天涯路 chhōa阮行 行入思念ê山嶺
思念親像山連山 chit山盤過又chit山
故鄉 故鄉 Ah~你等我 等我唱出思念ê歌

思念ê故鄉是按怎hiah-nih迷人? Tī〈日頭溪水相借問〉chit首詩內底,

路寒袖寫出故鄉純真ê美麗：

透早五六點
厝鳥á就起床
飛東飛西chin pháíⁿ算
花蕊開歸排送阮beh出門
芳味滿田庄
厝邊隔壁tú leh食早頓
芳味千里遠
日頭溪水輕聲相借問

暗時八九點
水雞猶m̄睏
叫聲跳kah規眠床
阮點chit支薰beh來引月光
照tiòh青菜園
發芽pók íⁿ抽kah長長長
照入雞tiâu門
雞母khù tī siūⁿ內leh pū n̄ng

〈日頭溪水相借問〉寫出人kap人、人kap自然、人kap眾生sio i-óa ê幸福，che是台灣田庄簡單koh深情ê生活，性命leh發光，日子有好將來，人情總是溫暖kah hō lán bōe孤單。若是án-ni，流浪是leh流浪心酸--ê？Nah m̄轉去故鄉ê田園？陳明仁tī〈故鄉ê田園〉án-ni哀嘆：「自阮離開了後／故鄉早tō拋荒／Kan-taⁿ chhun chit khu管芒花」，「Kan-taⁿ chhun滿腹心酸」。

台灣現代化都市化ê跛步，致使田庄綴leh拋荒，外來ê統治者對台灣ê農村無感情，殖民ê教育教台灣gín-á熱愛中國ê黃河長江，總是驚錢趁無夠ê台灣人bōe-hiáu寶惜土地，清醒ê詩人鬱卒kah起siáu--ah。陳明仁tī〈詩人kā牛牽去厝尾頂〉講：「田園lóng起樓á厝／牛m̄知beh創啥物」，「全世界lóng講péh-chhát/詩人m̄知beh按怎寫詩」，無法度欺騙家己ê詩人，khau-sé講：「熱

情ê詩人好名/青mī臭耳」，「詩人lóng死--去a/需要真理革命ê世界/詩人戴牛
喙lam」，詩人ê耐性已經hō ak-chak pi-phí ê世界逼kah起siáu。

Tī意愛ê島嶼頂頭起siáu ê詩人，mā bat有過chit ê美夢，陳明仁tī〈送一片
田園〉內底án-ni下過願：

Góan後生出世ê時
我想beh下chit ê願
送i chit ê國家
Chit ê忠厚kap古意
會tàng換田園ê Ka-lâm地

Tī《舊約聖經·出埃及記33：1-3》內底有講：Ka-lâm（迦南）地是chit
塊tè流奶kap蜜ê土地，是人間樂園。田園m-nā是故鄉，田園是kiáⁿ孫會當永
久倚起ê幸福國度，che是詩人ê向望。M-koh kàu 21世紀ê今仔日，2014年3月
lán台灣chiah tú發生史上siōng大ê學生運動，抗議台灣政府kap中國簽訂損壞
台灣利益ê經濟條約，2014年4月底林義雄禁食kap lán台灣人反核大遊行，抗
議台灣政府無寶惜土地ê核能政策。

《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得獎人陳明仁專輯—陳明仁的文學旅
途》，頭頁有評審委員³寫ê〈獎詞〉，o-ló陳明仁ê台語歌詩：「用阿母ê語
言拚命寫詩，走揣流浪ê台灣：『流浪』kap『台灣』是阿仁歌詩內底重要ê
主題。流浪ê終點，是beh轉來台灣ê原鄉。」方耀乾tī 2012年發表《台語文學
史暨書目彙編》，i mā指出陳明仁創作ê主題「主要是對台灣人的根和精神
原鄉的追尋」。（方耀乾2012：188）

島嶼總是無欠坎坷ê身世，詩人tī家已ê家鄉變chiáⁿ異鄉ê浪子，流浪ê詩
人m̄知tang時chiah會當遊子回鄉？

3. 土地有坎坷ê苦悶

Nah會tiàm家已ê家鄉變chiáⁿ異鄉ê浪子？Tang時chiah thang回鄉leh？Beh瞭

³ 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ê評審委員是：莊柏林、黃勁連、李勤岸、方耀乾。

解詩人思鄉ê心悶，就ài來理解chit ê島嶼坎坷ê運命。陳明仁tī〈風颱雨〉chit首詩內底án-ni質疑：

風颱是ùi toh-ūi來
Ná會tiāⁿ-tiāⁿ空襲台灣
島嶼ê風氣苦悶生成
抑是上帝食飽siuⁿ êng

敢講台灣天生pháiⁿ命？Tī〈Koh tú tiòh選舉〉陳明仁mā怨嘆：「台灣人ê苦悶無toeh消／選舉期親像無政府」，選舉時ê活動變做台灣人苦悶消tháuê機會，tī〈走揣流浪ê台灣〉內底，陳明仁用「原罪ê十字架」、「原罪ê運命」來描寫台灣流浪ê運命，詩人流落m̄甘、m̄甘願ê目屎，猶原向望會當「走揣歷史ê笑容」。《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得獎人陳明仁專輯—陳明仁的文學旅途》，頭評審委員寫ê〈獎詞〉指出陳明仁ê台語詩「有十足ê歷史感」，o-ló i ê台語歌詩本身就是chit部「台灣野史」。⁴ M-koh，台灣ê歷史變做拍賣場ê古物，隨在人喝價：

Chit對舊枕頭
睏過大東亞戰爭
睏過二二八事件
孤枕難眠ê目屎
緊張驚惶ê歲月
睏過台灣ê歡喜kap心酸

陳明仁ê〈拍賣老台灣——東門町記事〉寫出台灣苦悶ê運命，台灣ê歡喜kap心酸由在人出價，無自由、無自主，「血kap目屎ê台灣」（陳明仁〈檳榔〉）chit款卑微ê運命，詩人愈想愈m̄願，kâng-sî，因為無才調改變島

⁴ Chit ê〈獎詞〉khng tiàm《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得獎人陳明仁專輯—陳明仁的文學旅途》ê頭頁，內底án-ni講：「詩人透過台灣歷史、風土、人情ê描述kap感懷，表現台灣土地人民ê面容kap聲嗽。」

嶼悲情ê運命，詩人不得不繼續流浪。

思想起血kap目屎流bōe離ê島嶼，lán就想起1947年發生tī台灣ê 228大屠殺。陳明仁寫組詩〈1947寒冷ê春天〉（陳明仁1996：31-38）來哀祭bōe赴哭ê土地，chit首組詩包含〈序：228紀念碑〉、〈頭：227 ê銃聲〉、〈中：228 ê菜鴨〉、〈尾：Bē赴哭ê土地〉，chit組史詩寫描寫228大屠殺ê前因後果，用「菜鴨」來譬喻台灣人，hō lán想起祖先留落來ê台灣俗語：「七月半鴨á，m̄知死活。」陳明仁用哀嘆m̄甘m̄願ê心情，描寫「起青狂」ê台灣人竹篙tàu菜刀，khà鑼拚中國人ê大砲，台灣悲情ê命運連天公伯á mā看bōe過心，「kan-taⁿ目屎一直流／兩kap血lām teh流／車頭流kàu港口」。悲情ê島嶼到底beh按怎chiah會當重生？Tī〈序：228紀念碑〉，詩人án-ni講：

Chit-ê碑m̄是記念仇恨
也m̄是鎮壓枉死ê冤魂
I代表代價
違反和平tiòh付出ê代價

Chit-ê碑bē-sái代表公義
也bē-sái消除歷史ê污跡
I代表原罪
違反正義tiòh負擔ê原罪

用chit-ê碑埋葬歷史
用chit-ê碑開創歷史

1989年台灣頭chit ê 228紀念碑tī嘉義市設立，1996年台北市市長陳水扁kā 2月28號訂做台北市ê假日，tī 228大屠殺重要地點ê台北新公園改名做228和平紀念公園，koh設置228和平紀念碑。2001年陳明仁tī〈E-po tī 228公園〉⁵ chit首詩án-ni講：

⁵ 〈E-poo tī 228公園〉發表tī 2001年《台文罔報》第53期，原本篇名ê羅馬字是用台語白話字寫ê：〈E-po tī 二二八公園〉。

Mài tī我面頭前流目屎

我無hit款心chiâⁿ

目屎ē-tàng清洗歷史

Bē-tàng消tháu

心肝頭ê血跡

Kàu 2014年ê今仔日，228成做台灣ê國定假日幾á tang，台灣人慣勢tī chit工放假，m̄-koh，屠殺ê過去猶原m̄是逐人攏清楚ê歷史，中國國民黨ê統治者kā台灣人洗腦，講過去就予i過去就好，台灣人愛看未來chiah是。M̄-koh，歷史不明不白，是beh按怎過去leh？Tī〈在地異鄉人e詩情—論陳明仁《流浪記事》以後e詩作〉，廖瑞銘用「歷史ê清算」chit ê角度來探討陳明仁有關228 ê台語歌詩。（廖瑞銘2005：414-423）陳明仁tī〈E-po tī 228公園〉chit首詩也bat án-ni khau洗歷史課本：

Mài講古hō下chit代(tē)聽

歷史無寫tī課本

Kan-taⁿ樹葉á kui塗kha

葉á頂ê紋路

E-mail lán ê哀愁

Àn「Lán平靜ê哭聲」寫起，詩人tī tiâu底ê「歷史ê青苔(tī)」內底，「看thàng烏暗ê驚惶」，長暝無詩ê年代「恬靜ê悲哀」是hiah-nih-á寂寞。落尾，詩人用「chit-tīn gín-á ê笑聲」來化解chit款oh得消tháu ê哀愁，kā向望khng tiàm台灣gín-á。

Gín-á 是台灣ê向望，路寒袖tī〈阿媽ê白頭髮〉chit首詩落尾mā是án-ni寄望。Àn阿媽ê白頭髮，詩人chhōa lán看見台灣坎坷ê歷史，路寒袖tī chit首詩內底指出：台灣會一直改朝換代，攏是查埔人惹出來ê麻煩代，害無辜ê阿媽綴leh拖磨艱苦chit世人。雖然運命是chiah-nih坎坷，阿媽猶原無放棄i ê向望：

心中只chit ê夢
Kiáⁿ孫大漢會輕鬆
阿媽ê白頭髮
教阮清白在人間
阿媽ê白頭髮
輕輕綁tiòh i ê夢

阿媽向望kiáⁿ孫mài koh hiah-nih pháⁿ命，希望kiáⁿ孫會當出頭天；kâng-sî，阿媽教示kiáⁿ孫，ài清白老實做人，mài想khang想phāng烏白舞。Gin-á是阿媽ê美夢，阿媽ê美夢是對島嶼未來ê向望。

M̄-koh，聽阿媽教示，清白做人ê台灣kiáⁿ，tī 1947年ê 228大屠殺hit時，soah死kui phiàn。詩人路寒袖為che艱苦心，2002年i寫〈耳空內ê蟲聲〉chit首詩，來消tháu悲哀ê心chiáⁿ：

有chit款痛
親像暗暝ê蟲聲
就是汝m̄甲聽
猶原tī耳孔內唱悲歌

有chit款驚
明知日頭赤焰焰
風若是chit下吹
四邊飛來飛去全鬼影

Ah！痛駕m̄知通好痛
Ah！驚甲無想beh koh驚

有chit款名
安份清白台灣kiáⁿ

M̄過ah！是按恁
恁ê身世族譜用血寫

Ah！恁ê名
恁ê名已經叫出聲
叫出聲ê島嶼ah！
白色ê歷史濛霧散

用疼kap驚來寫228枉死ê鬼影kap血跡，安份清白ê台灣青年，為tiòh反抗中國國民黨政府ê惡政暴力，血流落土地，死揣無屍體，為義來冤屈枉死。一直kàu 1987年2月，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所串連成立ê 228和平日促進會，tī hit年2月28號tiàm台北市，舉辦頭pái公開祭拜228大屠殺死難者ê儀式，歷史已經行過40 ê寒冬。台灣人開始知bat民主自由ê寶貴，中國國民黨已經無法度繼續am-khàm「228」ê血跡，詩人路寒袖寫〈耳空內ê蟲聲〉弔祭亡魂，安慰in講：「恁ê名已經叫出聲／叫出聲ê島嶼ah／白色ê歷史濛霧散」。

M̄-koh，台灣ê歷史其實猶原chit-phiàn暗眠摸，台灣人ê目矚kan-na是愈來愈濛愈霧。2014年，中華民國ê教育部tī 2月初10公告名為「微調」實際上是「危調」ê高中公民與社會、地理、國文、歷史科ê課程綱要，koh一再公告澄清教育部一切合法。其實，重點m是有合法無，因為土匪政權根本就無需要kap台灣人講道理，何況chit-má chit ê總統本成就是chit ê政見一直跳票ê白賊七。台灣人ê悲哀是：Chit-ê白賊七是台灣人家已投票選出來ê。莫怪台灣主體意識會hông phiaⁿ tiàm塗kha蹣蹣chhit-thô。

4. 島嶼有純真ê熱愛

鬱鬱居常恐負名
祇緣羞作馬牛生
世間未許權存在
勇士當為義鬥爭

Che是lán台灣前輩賴和tī 1924年寫ê〈吾人〉chit首內底ê詩句，賴和講lán人活tiàm chit ê人世間應該ài為公理正義來拍拚，lán人ê反抗m̄是ài beh出名，lán人會kap強權者來鬥爭，是因為lán bōe-sái親像精牲án-ni無尊嚴hông奴役來活leh，lán人看tiòh有權勢ê人leh欺負弱勢者，弱勢ê人hông當做精牲án-ni躑躅，lán是勇敢ê台灣人，lán ài為義來鬥爭，佛祖mā講眾生平等，lán人m̄願眾生ti不公不義ê台灣受盡苦楚，因為lán對島嶼有純真ê熱愛。

2006年陳明仁得著「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tī〈詩星該敗——陳明仁ê得獎感言〉i講《流浪記事》chit本冊內底ê「詩人記事」hit幾首詩，用「刺lōa-lōa」ê話來「挑戰社會kap性命」，做chit ê詩人，i「用chit款文字來武裝家己，mā安慰心內ê稀微」。（榮後文化基金會編2006：4-5）詩人ê稀微kap心酸窮實是因為對島嶼純真ê熱愛，因為chin愛所以chià疼。

2014年3月18號暗暝，lán台灣ê少年gín-á衝入去失去公義ê中華民國立法院，發動台灣有史以來上大ê學生運動「太陽花（日頭花）學運」，3月30號khor óa 50萬台灣人kàu中華民國總統府hia ê街頭靜坐。Hit時，bat寫《台灣人四百年史》、已經96歲ê台灣前輩史明（1918--），mā tiàm中華民國立法院hia參與太陽花學運。Àn史明身上，lán mā看tiòh台灣前輩對島嶼純真ê熱愛。1995年陳明仁發表詩集《流浪記事》，內底有詩〈池袋常在leh落雨——記史明先生〉，描寫tiòh史明所代表ê台灣人ê純情：

人講你是
荒野ê chit pha孤燈
Ûi台灣、中國到日本
熱情ê光kap火
風 吹bē hoa
雨 沃bē sit
親像海角ê燈塔
tiām-tiām chhāi tī hia
用哀愁ê光
指點船隻
返鄉ê航路
可惜揣無家己ê故鄉

史明tī 1952年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hit年i亡命日本，成做中華民國ê「烏名單」，中華民國政府m准i koh轉來台灣，所以陳明仁哀嘆史明揣無家己ê故鄉。1962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tī東京出版，1980年出版華語版，chit本冊教育kap鼓舞bōe-chió ê台灣青年。⁶ 台灣民主化了後，hông稱做「最後chit ê烏名單」ê史明，tī 1993年轉來台灣，繼續推sak台灣獨立ê政治理念kap運動。已經年老ê史明tī 2014年ê春天，猶原用i熱情ê火kap光鼓舞參加太陽花學運ê台灣gin-á。

中華民國ê「烏名單」bōe-tàng阻擋台灣人tùi島嶼ê熱愛，陳明仁tī〈昨暝關á嶺teh落雨〉án-ni描寫chit款純真ê熱愛：

Chit隻台灣pit-lô-á
衝過重重ê烏名單
Üi米國轉--來
昨暝 約tī關á嶺相會
講i流浪ê故事
講海外子弟奉獻ê心聲
Hō人感受tióh風kap雲
tī台灣頂面流轉
無人流目屎 m-koh
關á嶺teh落雨

因為beh獻身hō台灣ê意志，衝破「烏名單」限制ê台灣人，志氣滿滿，hō台灣頂頭風雲絞滾，hō lán chiáⁿ做堅強ê台灣人。Chit款ê骨氣，hō天地感動kah目屎流，mā hō詩人陳明仁思考〈台灣人ê條件〉：「台灣人ê存在價值／富裕m是唯一--ê／台灣人開始／路見不平管閒事／堅持誠實kap正義」，「Khah重要ê是／尊重家己」。Chit首詩收tī 1995年出版ê《流浪記事》內

⁶ 獨立台灣會、史明教育基金會、南天書局tī 2014年8月31號聯合主辦「《台灣人四百年史》2014新校版簽書會」，地點tī台大校友會館，全套三大冊，宣傳單頂頭án-ni寫：「史明一生第一次！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過去禁書，今日必讀經典！」「全新校訂、編排、裝幀，絲光棉書封，燙日製金箔，永世典藏版。」

底，teh來套tiàm 2014年ê太陽花學運猶原chin sù-phòe。陳明仁tī〈台灣人ê條件〉落尾án-ni宣示：

實在ê台灣國
Góan無beh期待
Góan beh迎接

台灣人是台灣國家ê主人，台灣獨立建國ê kha步一直向前行來，詩人陳明仁講i無beh kan-na khiā tiàm piⁿ-á giàn，無ài kan-na siâu-siūⁿ、期待、夢想，詩人beh khiā出來參與，做伙迎接台灣國建立hit chit工。

2000年5月20號，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就任中華民國第2任全民直選ê總統、副總統，tī台灣執政55 tang ê中國國民黨總算變chiáⁿ在野黨。路寒袖tī 1999年替陳水扁寫競選歌〈少年台灣〉，chit條歌詩展現台灣人堅心做家己島嶼ê主人ê意志：

已經行到二十一世紀
敢講烏雲抑bōe-tàng變青天
時代已經強beh飛起來
M-thang恬恬hō人騙m知
少年台灣新ê風帆
駛向未來lán ê向望

路寒袖寫出台灣人beh拍破悲情烏暗ê運命ê決心，宣示新時代已經來kàu，台灣人bōe-sái koh繼續吞忍，mā bōe-tàng繼續恬恬m出聲。延續chit款ê氣魄，2002年路寒袖寫〈大船開入港〉，做為民進黨參選人謝長廷參選高雄市長ê競選歌，猶原強調chit-má已經是新世紀，lán bōe-sái「志氣雙手放」，ài「合手揣將來」、「大家快樂出航去」。Hit年謝長廷當選，kā中國國民黨ê候選人ián--倒，hō高雄市展開美麗ê改變，chiáⁿ做世界有名ê觀光大都市。

2003年路寒袖寫〈相信台灣〉，做為民進黨ê陳水扁、呂秀蓮競選總統、副總統ê歌曲，chit條歌寫出台灣人tùi土地ê熱愛，描寫台灣人互相疼惜ê感情，叫醒台灣人為美麗島拍拚ê純情：

海湧若夯頭
海水綴咧走
春風叫醒lán心肝
滿地翠青好做伴
意志堅定親像山
拍開未來向前看
台灣lán ê名
台灣lán ê名
為i來打拼

歌詞描寫台灣有海有山，滿地翠青，chit ê美麗島需要台灣人做伙來拍拚。路寒袖ê歌詩精確掌握tióh台灣人ê精神特質kap台灣特殊ê地理特色，成功叫醒台灣魂，kā台灣人chhōa出悲情ê運命，hō台灣人脫離烏暗ê苦悶，台灣人ē-tàng歡喜唸歌詩，手牽手迎接新時代。

筆者bat tī〈路寒袖台語歌詩的台灣意象探討〉⁷探討i ê台語歌詩受歡迎ê原因：「路寒袖有bōe-chió ê台語歌詩chin受歡迎，mā鼓舞chōe-chōe ê台灣人ê意志，安慰tióh台灣人ê心悶kap孤單，che kap i chin熟手就kā台灣意象寫入去歌詩內底，應該有chin大的關係。」（丁鳳珍2013b：31）

台灣人tùi土地純真ê熱愛，連迫害台灣人chin久長ê中國國民黨mā知影ài利用。2008年中國國民黨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i ê競選口號是：「台灣向前行！台灣一定贏！」2012年馬英九連任總統，競選口號是：「台灣繼續向前行！台灣一定會再贏！」結果是，馬總統一心一意óa向中國，無

⁷ 〈路寒袖台語歌詩的台灣意象探討〉chit篇論文原本發表tī台中市ê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主辦ê「2013楊逵、路寒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3月）。後來發表tī《海翁台語文學雜誌月刊》第140期（2013年8月）。

寶惜台灣ê利益kap將來，kàu 2014年3月引起台灣史上上大ê學生運動。

5. 結語：島嶼天光

詩人為啥物beh用台語來寫歌詩leh？陳明仁kap路寒袖lóng不三時hō人án-ni問。2013年廖瑞銘發表《舌尖與筆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i tī〈第七章結論——台灣母語文學的前景〉指出「母語文學的精神是一種普世價值」，koh強調：

透過文學作品才能夠將這種語言美學展現出來，並且做有機的繁衍，真正具有「本土性」與「主體性」的文化，也才會有自信地落實釘根在自己的土地。（廖瑞銘2013：201-208）

台灣因為特殊ê運命，一直hōng殖民ê歷史，致使母語書寫、台灣書寫、台灣主體意識ê建造kap台灣獨立建國，總是割bōe離koh結sio連。身為對台灣有熱愛ê台語詩人陳明仁、路寒袖，也無法度閃避台灣人應正面迎戰ê運命，你、我、in、lán，mā無法度走閃kap tìⁿ-chhiⁿ。

1987年4月16號，台灣猶bōe解除戒嚴時期，鄭南榕（1947-1989）tī台北市演講時公開主張台灣獨立，i宣示講：「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1988年12月初10國際人權日，鄭南榕tī i所發行ê《自由時代週刊》刊登《臺灣新憲法草案》全文，hit年12月底《自由時代週刊》因為主張分裂國土去hō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查禁，鄭南榕也犯tióh「涉嫌叛亂罪」，1989年鄭南榕tī〈獨立，是臺灣的唯一活路——鄭南榕談臺灣新憲法涉嫌叛亂案〉chit篇文章內底公開宣佈：

若不建立臺灣國，臺灣無法達成真正的民主化。臺灣須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必須依據公民投票決定臺灣的獨立。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因為反抗政府ê逮捕，自焚身亡。時間行kàu 2014

年，已經渡過25 tang ê春天，2014年3月18號 kàu 4月初10，佔領中華民國立法院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為廷、魏揚kap chōe-chōe ê參與學生，in公開宣示：Lán是台灣人，lán主張台灣獨立。Chit tīn勇敢ê台灣gín-á，in對台灣純真ê熱愛hō島嶼天光，鼓舞chōe-chōe已經矢志、nng-chiá" chiá"久ê老人。台灣獨立chit粒種子，落塗了後，開出koh-khah豔麗ê花蕊。

詩人陳明仁kap路寒袖tī 2014年3月25號kap筆者做伙tī台中高鐵站相會，hit時學生猶繼續佔領立法院，長期關心台灣運命kap未來ê兩位詩人，講tióh學生運動lóng感覺chin光彩chiá"歡喜。流浪ê詩人離家已ê家鄉愈來愈近，回鄉ê路途bōe koh寂寞，坎坷ê島嶼猶原有chōe-chōe不公不義ê代誌發生，m̄-koh詩人bat kā lán講過，ài lán相信台灣，準備起身迎接台灣獨立ê hit chit-kang。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tenghongtin@gmail.com，丁鳳珍收。



參考冊目

- 丁鳳珍2013a〈路寒袖台語歌詩的台灣意象探討〉，《海翁台語文學雜誌月刊》，第140期，頁4-33。
- 丁鳳珍2013b〈走揣拋荒的田庄價值觀——做伙來讀咱彰化作家陳明仁《拋荒的故事》〉，《半線文化》季刊，第13期，頁21-23。
- 方耀乾2012《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高雄市：台灣文薈。
- 施俊州2012《台語文學導論》。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
- 陳明仁1992《走找流浪的台灣》。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 陳明仁1995《流浪記事》。台北市：台笠出版社。
- 陳明仁1996《陳明仁台語歌詩》。台北市：台笠出版社。
- 陳明仁2001〈E-po tī 二二八公園〉，《台文罔報》第53期。
- 陳明仁2002《陳明仁台語文學選》。台南市：真平企業有限公司。
- 教育部2006〈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終身教育司－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680&Page=16921&Index=6&WID=c5ad5187-55ef-4811-8219-e946fe04f725>>，2014.8.11參考。
- 教育部2007-2009〈台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終身教育司－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682&Page=16935&Index=6&WID=c5ad5187-55ef-4811-8219-e946fe04f725>>，2014.8.11參考。
- 教育部2011《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正式版，終身教育司－第四科：閱讀及語文教育科，<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2014.8.11參考。
- 路寒袖1995《春天个花蕊》。台北縣：皇冠出版社。
- 路寒袖2002《路寒袖台語詩選》。台南市：真平企業有限公司。
- 路寒袖2006〈明誠中學_路寒袖_繆思誤點的小孩〉，高雄市立圖書館影片專區，2007.4.10，<<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40F8BB12F6A90CF3>>，2014.8.11參考。

路寒袖2010賴芳伶編《台灣詩人選集64：路寒袖集》。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

榮後文化基金會編2006《第十五屆榮後台灣詩人獎得獎人陳明仁專輯—陳明仁的文學旅途》。台南：榮後文化基金會。

廖瑞銘2005〈在地異鄉人e詩情—論陳明仁《流浪記事》以後e詩作〉，
《2005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09-442。

廖瑞銘2013《舌尖與筆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





Japanese Loanwords in Taiwanese Koa-a-chheh of the 1930s

Giok-pheng TIU^a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urveyed the Japanese loanwords that occurred in the Taiwanese Koa-a-chheh published in the 1930s.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educated in Jap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from 1895 until 1945.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contact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were very common while Japanese was widely spoken. Koa-a-chheh, literally means ‘Song books’, were popularly imported from Qing Empire to Taiwa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beginning, the themes of most books were related to traditional folktales in China. However, they gradually changed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and reached a climax in the 1930s. Many local Taiwanese writers and publishers were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s of Koa-a-chheh. Japanese loanwords, such as ‘Jitensha,’ ‘untenshu,’ ‘shashin,’ ‘chumon’ gradually occurred in the texts. It was very a distinctive feature from those published in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loanwords, Koa-a-chheh, Taiwanese, language contacts, Taiwanese literature

1930年代台灣歌仔冊內底ê日語借詞

張玉萍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

摘要

日治時期因為實施日語教育，台灣人加減有學日本話。Tng tong日語lú來lú普遍，台語kap日語ê語言接觸現象mā lú來lú顯目。早前歌仔冊差不多tī 19世紀尾ù清國傳來台灣，tī民間非常流行。傳入ê初期，故事ê主題大多數攏是講中國ê傳統民間故事，一直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有轉變。1930年代是台灣在地作者kap出版商參與台語歌仔冊創作ê siōng高峰。Hit當陣，台語歌仔冊，mā有出現一寡ù日語借過來ê外來詞，親像是「自轉車」、「運轉手」、「見本」、「寫真」、「注文」等等。Chit款展現出日語外來詞ê書寫現象，會使算是歌仔冊ù中國傳入台灣以後，台灣在地發展、有區別性ê重要特色。本文ng-bāng透過整理kap分析1930年代台灣本地出版ê歌仔冊內底所出現ê日語借詞，進一步觀察伊所呈現ê語言接觸ê情形kap意義。

關鍵詞：日語借詞、歌仔冊、台語、語言接觸、台灣文學

收件日期2014.5.6/修訂日期2014.7.11/接受日期/2014.7.25

1. 前言

根據王育德ê研究，「歌仔」通常是指以七言或者是五言ê形式，攏總有三百句到四百句相連ê韻文。Chit三、四百句收錄tī四張八頁左右薄薄ê細本冊，就是歌仔冊（王育德2000：185）。歌仔冊差不多tī清朝尾期ê時陣傳來台灣，tī民間非常流行，傳入ê初期，故事ê主題大多數攏是講中國ê傳統民間故事，親像《陳三五娘》、《孟姜女》，一直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有轉變（王順隆1993：113）。特別是，1932年中國因為發生「一二八上海事變」，禁止物資運來台灣，造成中國歌仔冊貨源ê斷絕（陳兆南1994：45）。因為按呢，台灣本地ê出版商積極投入來出版，koh加上台灣在地創作者ê加入，歌仔冊除了一部分猶原是ùi原底流行ê故事來改編，mā táuh-táuh-á出現kap社會情境有關係ê文本，親像新聞事件、常民生活、流行風潮等等ê書寫內容。Koh加上台灣民間語言ê活跳運用，受到下kha階層常民ê恰意kap歡迎，tī 1930年代達到流行ê高峰。

日治時期因為日本殖民政權kap日語教育ê推sak，會當講是台灣台語kap日語ê語言接觸程度siōng懸ê時陣。Hit當陣，用台語成做書寫語言，tī民間流行ê台灣歌仔冊，mā有出現一寡ùi日語借過來ê外來詞，親像是「自轉車」、「運轉手」、「見本」、「寫真」、「注文」等等。王育德kap杜建坊teh討論台灣歌仔冊ê時陣，攏有講著chit款文本透濫日語外來語ê現象（王育德2000：203-204；杜建坊2008：30-32）；甚至，臧汀生koh較認為chit款含納外來語ê現象，tī中國ê歌仔冊真少看著，會使講是台灣民間歌謠真特殊ê特色（1980：190）。因為按呢，台灣歌仔冊文本展現出日語外來詞ê書寫現象，會使算是歌仔冊ùi中國傳入台灣以後，台灣在地發展、有區別性ê重要特色，值得咱進一步來研究。

另外一方面，林虹瑛認為台日混編ê台灣歌仔冊，是台灣民間文學所留落來ê台日語言接觸siōng忠實而且珍貴ê資料（2007：8），提醒台灣歌仔冊是台語kap日語語言接觸紀錄ê重要文本。另外，陳麗君teh討論台灣日語借用ê意義ê時陣，mā特別強調外來語基礎詞彙調查ê重要性（2000：59）。Ùi chia看來，針對台灣歌仔冊內底所呈現ê日語借詞，進一步來收集，甚至建立一個基礎ê資料庫，會使講是非常有意義ê khang-khòe。

因為按呢，筆者想欲透過日治時期1930年代台灣本地出版ê台灣歌仔冊，去收集文本當中所出現ê日語借詞，希望會當透過整理kap分類ê基礎工課，進一步去觀察其中所呈現ê語言接觸ê情形kap意義。

2. 研究範圍kap研究方法

根據陳兆南ê分類，歌仔冊tī台灣ê發展會當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是明清到日本統治台灣進前；第二期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第三是戰後至1980年代（陳兆南1994：44-46）。其中，日本統治台灣ê時期，自然是台語kap日語產生語言接觸siōng密切ê時陣。特別是，1930年代是台灣在地參與歌仔冊創作ê siōng高峰，因為所描寫ê題材較倚近彼當時ê社會生活，mā較會當呈現出台灣在地ê語言特色。Koh加上，一般來講，語言之間ê接觸需要一段時間才有可能產生較明顯ê影響。若是ùi日本tī台灣推sak日語教育ê時程來看，日本自1896年開始tī台灣推sak日語教育，1898年設立公學校成做推廣日語siōng主要ê機構，1925年鼓勵台灣民間設立國語練習會，一直到1930 tī台灣各地積極強化推sak日語，日語教育kap日本政權攏已經有一段時間（黃宣範2004）。因為按呢，透過1930年代台灣出版ê台灣歌仔冊，會當提供咱去觀察tī政權kap日語教育實施一段時間了後，所反映出來ê語言接觸現象。

台灣目前會當看著ê歌仔冊，主要分散tī幾個公家單位kap私人ê收藏。其中，公家單位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為代表，收藏閩南歌仔冊大約有394種，部分文本目前mā收入《俗文學叢刊》（362-366冊），由新文豐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是一般研究者接觸、閱讀siōng利便ê歌仔冊資料。另外，日治時期tòh開始收集通俗文物ê楊雲萍教授，過身以後bat將470 gōa本ê歌仔冊捐予台大圖書館，目前收藏tī台大特別設立ê「楊雲萍文庫」內面（洪淑苓2006：146）。根據筆者ê觀察，相對傅斯年ê歌仔冊文本，楊雲萍文庫所收藏ê歌仔冊大部分攏是日治時期所出版ê歌仔冊，親像黃塗活版所、捷發kap玉珍ê版本，是特別珍貴ê文獻！所以，筆者主要是以楊雲萍文庫所典藏ê歌仔冊，以1930年代tī台灣本地出版，而且主題kap台灣相關ê歌仔冊做重點，揀50本來做收集語料ê範圍。其中，《日台會話新歌》（1932）kap《國語白話新歌》（1934）因為較屬tī教台灣人日語ê教科書

性質，並m̄是創作者自然借用日語ê創作行為，所以，無包括tī本文ê收集範圍內底。

Tī筆者收集語料ê過程當中，除了以片假名呈現ê日語詞以外，全款用漢字表示ê日語借詞tōh真歹判斷。M̄-koh根據洪惟仁ê紹介，由小川尚義主編，tī 1931、1932年出版ê《台日大辭典》，除了編修過程有包括語源ê調查，專門用語ê稽考mā有專家參與。其中，日語對譯ê準確是有史以來上詳細ê口語辭典，特別是，若按照凡例所舉，若是來自日語ê台語詞會特別用（國）來注明（1993：20）。林俊育mā指出其中ê「國」tōh是代表hit當時ê日語。因為按呢，筆者收集語料ê方法是，一開始先整理有收集日語借詞ê相關研究，koh參考教育部主編ê《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ê外來語附錄，來成做認定日語借詞ê參考。若是tī相關歌仔冊文本發現，才koh對照《台日大辭典》ê內容，確定辭典內底有註明（國）以後，才收入語料庫內底。另外一方面，若是收集過程當中，感覺語詞有可能是日語借詞，mā透過對照辭典ê內容來確認。除了chia以外，若是會當確認是日本原底著有ê詞彙，親像：「大正」、「橫濱」、「川田」tōh會直接收入語料庫。

另外一方面，針對1930年代台灣歌仔冊ê文本當中，日語詞或者是日語ê書寫文字tia̍-tia̍出現tī歌仔冊書面ê文本內底，hō人產生台語、日語透濫使用ê現象，像講：「恁兄煞穿セビロ」¹（邱清壽1936a：1b）、「煞買五台自動車」（宋文和1935b：4a）等等，咱會使借用語言學相關ê理論進一步來思考。根據蔣為文ê研究，tī多語言ê社會內底，有多語言能力ê作者ê書寫有可能單語，mā有可能有2種以上語言ê透濫使用現象。Chit款透濫使用是作者主、客觀ê「語言選擇」（language choice）行為。其中，語言選擇通常koh分作「語碼切換」（code switching）kap「語碼lām用」（code mixing）2種現象。一般來講，語碼切換是相對較大規模語言kap語言之間ê話語切換；語碼lām用是相對較細ê話語單位ê切換，親像「語詞」（words）、「詞組」（phrases）、「語句」（sentences）等。其中，kan-na一寡語詞ê切換，會使講是「語詞借用」（Lexical borrowing）ê現象（2011：391-393）。若用頂面ê論點來思考，歌仔冊文本內底台語kap日語ê透濫，主要是語詞ê切換，除了

¹ 烏色底線是代表日語借詞，底線是筆者加ê，原文無，論文後壁mā攏全款。

是「語碼lām用」(code mixing)，mā是「語詞借用」(Lexical borrowing) ê呈現。因為按呢，筆者主要會參考Winford (1953) 所提出來ê「Lexical borrowing」ê概念，來分類收集著ê語料，進一步觀察歌仔冊文本內底借詞ê特色kap現象。

Soà落來，本文ê研究主要會分做三部分，第一部份是tī相關歌仔冊文本當中收集日語借詞。第二部分參考Winford (1953) 所提出來ê「借詞」(Lexical borrowing) 分類，kā資料庫所收錄ê語料分類，來觀察借詞ê特色kap現象。最後一部分是討論語料所呈現出來ê特色，思考tī語言接觸頂面所展現ê意義。

3. 借用日語詞ê情形kap分類

Winford (1953) 所提出來ê「Lexical borrowing」ê概念(2003: 45)，包括對donor language (hông借ê語言) 某一部分ê模仿kap創新，chit款創新完全是本地ê，kap donor language (hông借ê語言) 完全無全款。因為按呢，伊將借詞ê現象分做兩個較闊ê種類，第一類是「Loanwords」，表示全部或者是部分ê詞彙是ùi donor language ê外觀借來ê。第二類是「Loanshift」，表示至少一部份ê語意是ùi donor language借來ê，但是詞彙成分完全是本地ê借詞。其中，Loanwords koh分做「pure loanwords」kap「loanblends」兩ê細類。Pure loanwords是將donor language (hō人借ê語言) 完整ê詞彙借入來，但是語音經過本地音韻系統ê調整，有無全程度ê變化；「loanblends」是指部分是外來ê借用、部分是本地ê產生，所結合ê詞。筆者目前所收集ê語料當中，並無出現Loanshift ê類型，大多數是屬tī Loanwords ê範圍內底ê pure loanwords chit類。

一般來講，歌仔冊ê文本除了有書面ê冊，mā有歌仔仙唱唸ê有聲資料(錄音帶或者是錄影帶)。因為本論文主要是以書面ê歌仔冊成做研究ê文本，所收集ê是屬tī「書面」所呈現ê日語借詞，所以，除了語音kap語意以外，借詞ê討論mā ài包括著書寫ê文字符號。一般來講，1930年代台灣民間流行ê歌仔冊主要是以「漢字」來成做表現台語語境ê書寫文字。另外一方面，日治政府所使用ê語言日語，會使全時使用「漢字」kap「hiragana (平假名)」或者是「katakana (片假名)」3種ê書寫文字。Chit款ê現象若是kap

主要使用羅馬字、書寫文字kan-na 1種ê西方國家比起來，tī討論書面語ê借詞ê時陣會ke較複雜。譬論講，tī歌仔冊文本內底日語詞借用ê呈現，至少出現下面4種情形，請看圖表1：

圖表1. 歌仔冊文本內底日語借詞ê呈現舉例

日語原詞	文本內底日語借詞	文本原文
足袋/たび/タビ	タビ	看人致笠穿タビ（邱清壽1936a：4b）
月給/げつきゅう	月給	每月月給十六千（宋文和1935a：1b）
上等/じょうとう	尿刀	比伊瑞成恰尿刀（戴三奇1935：1b）
煩い/うるさい	朽ル屎	姊夫你真朽ル屎（邱清壽1932a：3a）

因為按呢，Winford所提出ê Loanwords、pure loanwords ê概念tī歌仔冊日語借詞ê討論頂面siuⁿ過簡單，為著koh 較幼路來呈現歌仔冊文本內底真濟無全款ê日語借詞方式，筆者tòh以Winford pure loanwords ê概念做基礎，koh進一步以「借語義」、「借文字外形」、「借語音」3个思考角度來判斷，kā文本內底屬tī pure loanwords 範圍ê日語借詞分做3大類來討論。

Tī進入討論進前，先說明相關ê定義kap分類ê方式。本文所講ê「借語義」是指歌仔冊文本內底ê日語借詞kā日語（donor language）ê語義借入來，iā就是一定ài用原底日語詞ê意思來解讀，才會當符合文本beh表達ê意境。親像張坤縵ê歌仔冊《一女配三婿歌》內底講著「王氏金釵成勉強 亦讀大學甲中庸」（1937：1b）是teh呵佬王金釵讀冊真認真，其中「勉強」tiòh ài 用日語「勉強/べんきょう」表示真用功ê意思來解讀。既然會hông認定是日語借詞，基本上攏是有kā 日語ê語義借入來，歌仔冊文本內底ê日語借詞mā無例外。

另外，「文字外形」是指歌仔冊日語借詞當中，直接借用日語原底ê文字書寫方式來呈現，tī目前ê語詞內底主要是借日語漢字kap日語katakana 2種文字外形，譬論講：「看人致笠穿タビ」（邱清壽1936a：4b）、「每月月給十六千」（宋文和1935a：1b），其中，「タビ」、「月給」就是kā日語詞ê書寫方式完整借入來，tī後壁ê討論會簡稱「借外形」。

「借語音」是指歌仔冊ê日語借詞當中，日語借詞是以原底ê日語詞語音來發音，親像文本當中「看人致笠穿タビ」（邱清壽1936a：4b）會直接

讀做「khoàⁿ lāng tī leh chhēng ta bi」，其中，「夕匕」就是直接借用日語ê語音。Tī歌仔冊文本內底，若是以katakana ê外形借入來ê日語借詞，攏是有借語音ê情形，m̄-koh若是借日語漢字外形ê日語借詞就ài進一步思考ah。一般來講，日語ê漢字是用日語來發音，親像日語「月給/げつきゅう」讀做「gezukyu」、日語「見本/みほん」讀做「mihong」、日語「手形/てがた」讀做「tegata」。另外一方面，台語漢字tī漢字文化圈ê語境內底，受著漢字文化圈ê影響，漢字經過長期ê發展koh在地化ê情形之下mā形成一套台語漢字ê發音規則。因為按呢，有台語漢字語感ê人，若kan-na看著頂面所舉例ê日語詞漢字出現tī歌仔冊文本ê時陣，會自動kā「月給」讀做「goéh-kip」、「見本」讀做「kiàn-pún」、「手形」讀做「chhiú-hēng」。Koh加上，歌仔冊ê內容配合唱唸ê節奏，大多數攏是一chōa 7字、7個音節ê方式來呈現，親像《新編棍門棍歌（上）》ê內容「看卜現金野手形」（無具名a 1936: 3b）會讀做「khoàⁿ beh hiān kim iā chhiú hēng」7個音節，若是讀做「khoàⁿ beh hiān kim iā te ga ta」8個音節就無siáⁿ符合歌仔冊ê唱唸慣勢。Ùi 頂面ê討論來看，歌仔冊文本內底，若是借日語漢字來呈現ê日語借詞，tī語音ê部份就m̄是用日語原底ê發音，顛倒是照台語漢字ê規則來發音。因為按呢，針對借日語漢字來呈現ê日語借詞，就袂khng tī有借日語語音ê分類內底。

綜合來講，筆者就是先以「借語義」、「借外形」、「借語音」3個角度來判斷日語借詞ê分類，了後chiah koh照各別ê無仝分做小類來討論。Tī目前ê分類內底，第1大類是「借意思、借外形、借語音」3項攏有ê日語借詞，主要是以katakana ê文字來呈現ê日語借詞，其中koh包括kā katakana完整借入來、簡省kap表示錯誤3個小類。第2大類是「借意思、借外形」ê日語借詞，主要是借日語漢字ê日語借詞，其中mā koh分做完全借用日語漢字、簡省kap部分修改3個小類。Siōng尾，第3大類是「借意思、借語音」ê日語借詞。相關ê分類，請參考下面ê圖表2、圖表3，另外，關係所有ê日語借詞分類表請參考附表。

圖表2. 日語借詞分類簡表A

	大類	小類	日語借詞	日語原詞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語音	katakana完整借入來	タビ	足袋/たび/タビ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語音	katakana ê簡省	ストップ	ストップ
1.3	借意思、借外形、借語音	katakana表示錯誤	パス	バス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日語漢字	月給	月給/げつきゅう
2.2	借意思、借外形	日語漢字ê簡省	出所	派出所/はしゅつじょ
2.3	借意思、借外形	日語漢字ê部分修改	出業	卒業/そつぎょう
3	借意思、借語音		尿刀 朽ル尿	上等/じょうとう 煩い/うるさい

圖表3. 日語借詞分類簡表B

	借意思	借外形	借語音
第1大類	+	+	+
第2大類	+	+	+
第3大類	+	-	+

3.1. 第1大類：借意思、借外形、借語音ê日語借詞

按照頂面ê分類規則，以katakana ê文字來呈現ê日語借詞，有借意思、借文字外形mā有借語音，會使算是歌仔冊文本內底借用日語詞siōng完整、siōng單純ê 1類。Chit款類型ê日語借詞攏總有19个，差不多佔全部ê 17%，koh會當分做kā katakana完整借入來、簡省kap表示錯誤3个小類。其中，完整呈現katakana ê日語借詞有9个，請看圖表4：

圖表4. 完整呈現katakana ê日語借詞

日語借詞	日語原詞	歌仔冊文本
アルミ	アルミ	アルミ甲你箭白銅（燕子飛1933：3a）
カシ	菓子/カシ	來去餅店買カシ（麥國安1934a：4a）
クワ	鍬/クワ	クワ一人夯一枝（麥國安1934a：1b）
スシ	スシ	有人去買スシ飯（無具名b 1934：4a）
セビロ	セビロ	通煞去做セビロ（宋文和1932：1b）
セル	セル	寒天共阮做セル（無具名a 1931：3a）
ネクタイ	ネクタイ	一條ネクタイ帶後平（無具名c 1936：2b）
タビ	足袋/タビ	靴一個人穿タビ（邱清壽1936b：1a）
マルマ	マルマ	運送我配マルマ（無具名b 1936：1b）

若是以出現tī無全部歌仔冊ê詞頻來看，其中，「セル」（毛織品）出現4擺、「セビロ」出現3擺，是chit類內底相對較濟歌仔冊創作者有使用著ê日語借詞。Chit款相對較懸ê使用頻率，除了kap歌仔冊主題相關，某種程度mā反映出創作者對語詞ê熟似度。照目前收集ê日語借詞來看，若是日語原詞有常用漢字ê書寫方式，歌仔冊內底ê日語借詞大多數擺會照原詞漢字來呈現，但是，日語原詞「鍬/クワ」、「菓子/カシ」kap「足袋/タビ」除了katakana mā有常用漢字ê寫法，chit個時陣歌仔冊創作者ê文字選擇就值得進一步來觀察。Tī筆者收集ê語料內底，借日語詞「鍬/クワ」ê日語借詞kanna出現過1擺。若是ù頂面ê例句看來，歌仔冊創作者麥國安tī「クワ一人夯一枝」chit句當中無選擇漢字「鍬」，選擇用「クワ」，應該是配合歌仔冊內容1 choa 7個音節ê慣勢。另外，借日語詞「足袋/タビ」ê日語借詞出現過2擺，擺是用「タビ」來呈現。咱會當ù文本前後文來觀察：

手提脚巾穿タビクワ一人夯一枝（麥國安1934a：1b）

看人致笠穿タビ脚踏家器蔡蕃薯（邱清壽1936a：4b）

日語詞「足袋/タビ」是日本式短ê布boē仔ê意思，伊ê漢字書寫若是用台語發音會讀做「chiok-tē」kap日語發音「タビ」有真大ê精差，tī語音頂面較無法度聯想，所以，麥國安kap邱清壽有可能因為按呢來選擇語音較boē走

精ê「タビ」來表示。不過，若ù頂面ê引文來看，相對漢字「足袋（chiok-tē）」，借用「タビ」ê發音chiah有符合歌仔冊韻kha tàu句ê傳統，親像：「ビ（bi）、枝（ki）、薯（chî）」，所以，為著符合韻kha tàu句，mā有可能是歌仔冊創作者選擇「タビ」ê理由。

另外，借日語原詞「菓子/カシ」ê日語借詞，除了麥國安tī chia以「カシ」來呈現以外，歌仔冊創作者梁松林tī《特編烟花女配夫(下)》內底是選擇用漢字「菓子」來呈現：「也配菓子過內地 自己開店做頭家」（1935：2b）。若是照頂面討論ê方式來看「菓子/カシ」chit个例，「菓子（koé-chí）」kap「カシ」攏是押「i」ê韻kha，用tó一个對押韻攏無影響，所以，押韻tī chia應該m是歌仔冊作者選用ê原因。Tī梁松林ê相關創作內底，日語借詞ê書寫文字攏是漢字，所以，伊用漢字「菓子」來呈現ê表現，應該是本身就較倚向用漢字來書寫ê語言態度，這mā kap大多數歌仔冊作者ê借詞慣勢sio全，顛倒是麥國安選擇用「カシ」來呈現ê現象較特殊。歸納可能ê原因大概有兩個：第一就是用漢字驚會kap台語產生語意ê誤解，親像日語「カシ/菓子」是一種點心，但是「菓子」ê台語發音「koé-chí」較會hō人想做果子ê意思。第二、用漢字驚會kap語音較無法度聯想，漢字「菓子」ê台語發音是「koé-chí」，用「カシ」來呈現語音較倚近原底日語詞。另外一方面，tī收集ê日語借詞內底，麥國安是相對較會借用katakana外形ê歌仔冊作者，換一句話來講，有可能伊較會當接受漢字以外ê文字來成做書寫ê文字符號，koh加上語音ê倚近、意思較袂走精，所以選用「カシ」來表示。

Soà來，beh紹介ê是借用katakana來呈現，但是出現簡省ê日語借詞，其中包括kā長音簡省kap促音ê làu-kau 2種情形，攏總有6个，請看下面ê表：

圖表5. katakana簡省kap促音 làu-kau ê日語借詞

文本日本借詞	日本原詞	說明	文本
コンクリト	コンクリート	省略長音ー	コンクリト專鉄枝（麥國安1934d：3b）
オバ	オーバー	省略長音ー	寒到着煞做オバ（無具名a 1933：2b）
タクシ	タクシー	省略長音ー	ト做二台タクシ（王賢德1935：4b）
アリガト	アリガトウ	省略長音ウ	アリガト汝真好（麥國安1934b：3a）
サヨナラ	サヨウナラ	省略長音ウ	サヨラ來迺迺（麥國安1934b：3a）
ストプ	ストップ	省略促音ッ	烏狗就叱ストプ（宋文和1932：2a）

Tī日語ê音韻體系當中，kā某音節元音延長發音ê現象，號做「長音」，發音ê時間大約是普通音節ê兩倍，長音ê表示方法幾仔種。其中，う段長音用「う」表示，お段長音用「う」或「お」表示；另外，若是用katakana書寫，長音ê音節用線「一」表示（余君卓1983：15-16）。但是，相對來講，台語ê音韻系統內底並無長音，也就是講長音tī台語內底並無分辨意義ê作用。因為按呢，咱會當看著歌仔冊文本當中呈現ê「オバ」、「タクシ」、「コンクリト」是「一」ê簡省；以及「アリガト」、「サヨナラ」はお段長音「う」ê簡省，攏是kā日語詞ê長音簡省ê情形。另外，tī日語內底，促音原則上是出現tī單詞內底ê清音か、さ、た、ぱ行音節ê頭前，時間上做一个停止或者是延續（余君卓1983：15）。Tī台語ê音韻系統內底，khng tī韻尾ê p、t、k、h kap促音雖然真類似，但是tī單音節內底ê位置無全款，可能是因為按呢，咱會當看著「ストップ」ê促音並無留落來。

若照第二語言習得ê角度來看，學習者teh學第二語言ê時陣會受著第一語言影響，特別是以第一語言ê語言基礎來學習新ê語言，因為按呢通常出現學習錯誤ê，往往是第一語言本身無ê。Ûi chia看來，日語借詞出現kā日語長音簡省kap促音ê làu-kau ê情形，會使講是歌仔冊創作者學習日語所出現ê第二語言習得ê現象。另外，學者Winford討論著Loanword ê時陣，有講著tī接受外來語詞ê過程當中，借入來ê Loanword有可能會發生簡省（clipping）ê現象，而且chit款現象會幫助借入來ê發音簡單化kap促進in ê整合（2003：44）。因為按呢，chit類借用katakana來呈現，但是出現簡省ê日語借詞，m̄-nā展現台語借用日語詞ê過程當中，經過台語音韻系統調整ê特色，mā表現出借詞簡單化ê傾向，確實是表現出台語kap日語產生語言接觸重要ê紀錄kap痕跡。

落尾是借用katakana來呈現，但是透過前後文ê稽考，發現katakana錯誤ê日語借詞，攏總有4个，請看下面ê表：

圖表6. katakana呈現錯誤ê日語借詞

文本日本借詞	日本原詞	意思	文本
シトク	ストップ	停止	我謹皆靴シトク（宋阿食1932b：1b）
スパン	ズボン	褲	スパン穿來白靛靛（麥國安1934d：4a）
パス	バス	公車	パス自動ト起行（宋文和1932：2a）
オパ	オーバー	外衫	オパ甲你箭兩伴（燕子飛1933：2b）

Tī目前收集ê日語借詞中，差不多有70%以上ê比例攏是借用日語漢字ê書寫方式來呈現，kan-na少數有借用katakana，親像麥國安、宋文和（宋阿食）、王賢德、燕子飛kap邱清壽ê歌仔冊創作。其中，除了邱清壽以外，其他歌仔冊作者攏有出現katakana呈現錯誤ê現象，確實顯示出部分歌仔冊創作者對日語katakana ê掌握能力無真好，嚴格來講bē-tàng算是日語能力真懸ê雙語者。Üi chia看來，雖然因為殖民統治ê語言政策關係，台灣有可能變做日語kap台語ê雙語社會（diglossia），但是透過歌仔冊所反映ê，台灣民間iah是無夠Bilingoalism ê程度，mā反映出hit當時台灣民間日語kap台語tī語言接觸頂面iah koh是一種相對無穩定ê狀態。

3.2. 第2大類：借意思、借外形ê日語借詞

一般來講，1930年代台灣歌仔冊ê創作者本來tòh慣勢用漢字來書寫，所以，用漢字來借用日語詞，甚至完全借用日語詞原底漢字ê現象非常普遍。Tī目前收集ê語料內底，完全借用漢字ê日語借詞就有81個，進一步「簡省」ê日語借詞有2個，修改原底漢字ê日語借詞mā有2個，攏總佔全部日語借詞ê 77%，會使講是真懸ê比例。其中，「完全借用漢字」tòh是完全kā日語詞ê漢字借入來台語，然後按照台語ê音韻規則來發音，親像「月給」（kā日語げつきゅう讀做goéh-kip）、「水道」（kā日語すいどう讀做chúi-tō）、「見本」（kā日語みほん讀做kiàn-pún）kap「手形」（kā日語てがた讀做chhiú-hêng）等等ê方式，是文本當中siōng chiáp出現ê借詞形式。

日語漢字ê書寫文字tī發展ê過程當中，特別是近代漢字筆畫有傾向簡省ê現象，親像現代日語內底勞動是寫做「労働」（陳伯陶2004：1939），m-koh tī 1930年代ê《台日大辭典》所呈現ê是漢字「労働」，就展現出日語

漢字書寫ê精差。因為歌仔冊文本主要是以1930年代出版為主，所以若進一步觀察會當發現，文本內底日語借詞ê漢字書寫大部分攏kap《台日大辭典》相仝，親像麥國安《嘉義行進相褒歌(上本)》「呆命流落勞働界 身苦病痛省人知」（1934c：1a）就是寫做「勞働」。其他，親像「自轉車」、「萬年筆」kap「辨當」mā是kap現代日語寫法無仝，但是kap《台日大辭典》相仝。另外，mā有真少數日語借詞，親像「体育」（邱清壽1936b：2a）顛倒是kap現代日語sio仝。因為個別漢字ê書寫精差mā是本文beh討論ê重點，所以，針對日語借詞ê漢字書寫，本文是採用較khoah ê方式，只要漢字書寫符合《台日大辭典》或者是現代日語ê寫法，攏算是完全借用日語漢字書寫方式ê類型。

若是針對完全借用漢字ê日語借詞，tī無仝歌仔冊出現ê次數來算詞頻，會當發現有7个詞出現5擺以上，請看下面ê表：

圖表7. 完全借用漢字ê日語借詞ê詞頻（5擺以上）

日語借詞	日語原詞	詞頻
注文/注文	注文/ちゅうもん	7
新聞	新聞/しんぶん	7
町	町/まち	5
住所	住所/じゅうしょ	5
改札	改札/かいさつ	5
會社	會社/がいしゃ	5
敷島	敷島/しきしま	5

Tī詞頻ê統計當中，因為日語借詞「注文」ê漢字書寫有列tī現代日語ê非常用漢字（陳伯陶2004:1093），所以mā算tī完全借用日語漢字ê類型，做伙算tī「注文/ちゅうもん」ê詞頻內底。「注文」tī歌仔冊文本kan-na出現過1擺，就是宋文和ê歌仔冊《特編烟花女配夫(下)》：「恨我無工通好寫 不時注文真加蝶」（1935：4b）。但是，實際上宋文和mā有用過「注文」ê寫法，親像《勸世理化人生必讀歌》內底：「列位看了有路用 那卜注文對玉珍」（1934b：4b）。Ûi chia來看，「注文」tī歌仔冊內底是相對較普遍ê漢字寫法。另外，chit 7个詞當中，除了「敷島」以外，對台灣目前使用台語

ê語言社群 (speech community) 來講，攏iah koh是真熟似ê台語詞。不過，「敷島」(しきしま) 是日本tī明治期間推出ê一種hun ê牌子，而且是hit當時日本國產ê高級貨。若koh ùi「敷島」chit个詞出現tī無全文本，而且文本時間ùi 1931到1936年攏有ê情形來看，親像：「煞舉敷島倒請伊」(無具名b 1931:4a)、「那門呆猴上無準 着愛白了敷島煙」(王賢德1936: 2b)、「敷島請伊講無愛 講伊全食双砲台」(無具名c 1936:3a)，chit款高級牌子ê hun tī hit當時ê台灣社會應該是受著民眾非常歡迎，有可能是戰後無koh出產，所以「敷島」chit个詞chit-má已經真少人知影ah。

除了「完全借用漢字」ê日語借詞以外，進一步簡省然後全款用漢字呈現ê日語借詞，歌仔冊文本有出現2个，請看下面ê表：

圖表8. 簡省ê日語借詞

文本日本借詞	日本原詞	文本
味素	味の素/あじのもと	也拴猪油甲味素 (無具名1932: 3a) 味素參小湯未甜 (無具名b 1931: 4a)
出所	派出所/はしゅつじょ	招我着去見出所 (無具名a 1934: 4a) 警吏出所設街頂 (麥國安1934c: 4a)

「味の素/あじのもと」是日本出產調味料ê一个牌子，文本當中kā「の」簡省變做「味素」，用台語讀做「bī-sò」，成分加較簡單、較好記。若ùi歌仔冊文本ê內容來看，應該是1930年代台灣民間煮食ê時就普遍teh使用ê調味料。另外，kā日語詞「派出所/はしゅつじょ」簡省做「出所」，用台語讀做「chhut-só」mā是簡單化所形成ê現象。另外，若對照《台日大辭典》ê內容，除了有收「味素 (bī-sò)」(小川尚義1931~1932: 644)以外，「出所」(chhut-só) (1931~1932: 353) kap「派出所」(phài-chhut-só) (小川尚義1931~1932: 582) 攏有收tī《台日大辭典》內底，其中「出所」(chhut-só) 有註明是新語，表示是日本時代ê台灣chiah產生ê語詞，特別是，tī chia「出所」kap現代日語「出所/しゅつじょ」有完全無全款ê語意 (陳伯陶2004: 766)。Ùi chia看來，一方面chit 2个語詞ê簡省m̄是歌仔冊作者個人ê創造，是hit當時台灣民間實際上普遍使用ê台語詞；一方面，會使講是台語、日語進行語言接觸ê過程當中，留落來真有在地化特色ê日語借

詞。

另外，kap日語詞ê漢字無全，會使講是進一步修改漢字ê日語借詞，mā有2个例，請看下面ê表：

圖表9. 修改原底漢字ê日語借詞

文本日本借詞	日本原詞	文本
代座敷	貸座敷/かしごしき	貧人烟花錢大株 未大就落代座敷 (無具名d 1936:1b)
出業	卒業/そつぎょう	父母生我查某子 出業不識四處行 (宋文和1935a:1a)

Tī借用日語漢字ê日語借詞當中，大多數攏照原底ê日語漢字來呈現，kan-na少數使用無全款ê漢字。其中，tī日本時代有妓女戶意思ê「貸座敷」，歌仔冊文本有出現1擺「貸座敷」，另外「代座敷」mā出現1擺。頭前ê「貸座敷」寫法kap《台日大辭典》完全全款，但是，「代座敷」就是歌仔冊創作者家已修改ê寫法。若是以台語ê語音來看，「貸」kap「代」ê發音全款攏是tāi，m̄管歌仔冊文本寫tó一字，透過歌仔仙唱唸，聽起來攏是「tāi-chō-hu」，所以文本用「貸」iā是「代」來呈現攏bē去影響著beh表達ê意思。這有可能是歌仔冊創作者tī注重聲音ê考慮之下，較無稽考漢字寫法所造成ê現象。

Koh來，針對日語借詞「出業」(chhut-giáp)ê部分，tī歌仔冊文本內底出現2擺，攏是tī宋文和ê歌仔冊創作出現。Kap《台日大辭典》寫法sio全ê「卒業」(chut-giáp)mā出現2擺：「臺灣電科卒業來」(無具名b 1933:1b)、「格甲親像卒業生」(無具名a 1936:2b)。「出業」(chhut-giáp)kap「卒業」(chut-giáp)攏是借日語畢業ê意思，tī漢字上有精差，tī台語語音上mā有sió-khoá-á無全。Tī其他歌仔冊作者完全借用日語詞漢字ê時陣，宋文和選用「出業」(chhut-giáp)ê考慮值得進一步思考。若是ùi 1931~1932年編輯ê《台日大辭典》無收「出業」chit个詞，但是近代教育部ê《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收「出業」，顛倒kā「卒業」列做異用字ê情形來看，有可能台灣1932年以前是「卒業」較普遍，但是到現代是「出業」較常用，換一句話，會使講台語、日語語言接觸了，一開始借用ê是「卒

業」，後來「卒業」、「出業」攏有人使用，落尾留落來ê是「出業」。這是語言接觸過程真趣味ê動態現象，敢會是tī語音方面「出業」（chhut-giáp）ê音相對「卒業」（chut-giáp）加較好發？加較簡單？這需要借用語言學ê觀點進一步來印證，chiah會當chhoē著問題ê答案。

3.3. 第3大類：借意思、借語音ê日語借詞

Tī姚榮松討論外來語（alien word）定義ê過程當中，有提起張清源認為所謂「借音」ê詞是kā原詞ê語音形式經過漢化保留落來，也著是「音譯詞」，有真明顯ê外來色彩（1992：330）。Tī歌仔冊文本內底kan-na借意思、借語音ê日語借詞，會使講是展現chhiū款「借音」現象siōng直接ê語料。相關ê語詞攏總有5个，佔全部日語借詞ê4%，請看下面ê表：

圖表10. 借意思、借語音ê日語借詞

日語借詞	日語原詞	歌仔冊文本
送	さん	伊是姓陳水螺送（無具名b 1936：1b） 有人廣伊烏狗送（邱清壽1936b:4a）
尿刀	上等じょうとう	話屎到者準門好 比伊瑞成恰尿刀（戴三奇1935：1b） 姊夫布汝剪這號 乎我看着真尿刀（邱清壽1932b：4a）
尿多	上等じょうとう	只宮整理真尿多（宋文和1935b：1a）
偶刀	上等じょうとう	自動車來行恰好 行過左側恰偶刀（麥國安1934c：3b）
朽ル屎	煩いうるさい	姊夫你真朽ル屎（邱清壽1932a：3a）

Ùi頂面ê表內底，會當發現歌仔冊文本內底借意思、借語音ê日語借詞tú好展現出3種無全款ê類型。第1類是日語詞本底無漢字，歌仔冊創作者家己chhoē語音倚近ê台語漢字來呈現，親像用台語「送」（sàng）來表示日語「さん」ê意思。第2類是日語詞本底有漢字，但是伊ê漢字若照台語來發音，kap日語詞ê語音精差siuⁿ大，所以，歌仔冊創作者mā是家己chhoē語音倚近ê漢字來表示，親像「尿刀」、「尿多」kap「偶刀」攏是為著欲借日語語音「じょうとう」所創造ê台語詞。有可能是原底漢字「上等」台語讀做siōng-téng，kap「じょうとう」tī語音上較無法度聯想，無親像台語出張（chhut-tiuⁿ）kap日語（出張しゅつちょう）語音比較較倚，所以，歌

仔冊創作者無借日語詞ê外形，家已使用其他ê漢字來表示。M̄-koh mā因為無仝作者個別chhoê用字，產生借詞用字無一致ê情形。第3類是歌仔冊創作者用漢字tàu katakana直接擬日語詞ê語音，所形成ê日語借詞，親像「朽ル屎」，頭前kap後壁用漢字「朽」、「屎」，中央「ル」是保留原底日語詞ê「る」。

Chit 3類ê日語借詞有2个共通點，mā是所有ê日語借詞內底非常特殊ê所在。代先，就是伊所欲承載ê語意kap字面完全無關係，mā因為無借日語詞ê外形，無法度ù字面看出有借用日語詞ê情形。若是以「尿刀」、「尿多」kap「偶刀」ê例來講，kan-na ù字面並無法度理解歌仔冊文本相關ê內容，一定ài用日語詞「上等じょうとう」承載ê高級、很好、優秀ê意思來解說chiah讀會通。Soà來，另外1个共通點就是chit類ê日語借詞，tī語音ê呈現上是以siōng接近日語詞原底ê語音為主，也就是借用漢字ê語音來擬日語詞ê語音，親像借「尿刀」、「尿多」kap「偶刀」ê發音來表示日語詞「じょうとう」。實際上，「尿刀」kap「尿多」用台語讀做「jiō to或者是liō to」、「偶刀」讀做「gió to」²，雖然語音kap日語詞「じょうとう」真倚，但是會出現無仝組ê漢字用字。換一句話來講，tī chit類ê日語借詞內底，歌仔仙siōng主要考量是用siōng會當展現日語詞語音ê方式來借用日語詞，通好呈現所欲表達ê意思。因為按呢，台語漢字tī chia失去原底所承載ê語意，kan-na chhun純粹借音ê功能。Koh加上「朽ル屎」chit个詞ê出現，台語漢字已經變做用來擬音ê符號niā-niā，這就是王育德所講ê台灣歌仔冊大膽突破傳統漢字強調表意功能ê重要特色：漢字表音化（2000：209-210）。Chit款ê現象，除了反映出歌仔冊創作者因為較注重聲音ê書寫考慮，顛倒無受漢字束縛ê書寫態度，另外一方面mā顯示用漢字純粹來借音真容易出現用字無一致ê情形。

Tī日語內底ê「敬語」有1个真大ê系統，所使用ê形容詞、動詞kap句型攏會因為講話對象kap使用場合無仝款產生變化。其中，tī名詞頭前、後壁分別接「接頭語」kap「接尾語」，會當用來表示對人ê尊敬（趙福全1993：1-31）。譬論講，「様/さま」接tī人名稱落尾表示敬意，親像日語「山田

² Tī《台語大辭典》內底，「偶」有「gió」kap「ngó」2个音，tī chia採用kap日語詞じょうとう較近ê音。

樣」、「お客樣」、「お子樣」；「さん」mā是接尾語，表示對人的尊稱；「君/くん」mā是接尾語，通常用tī同輩或晚輩之間ê稱呼，以男性用語為主。其中，特別是敬語接尾詞ê運用，歌仔冊創作者mā透過模仿運用tī文本當中，親像文本內底除了「送」（sàng）以外，mā有出現「君」（借日語君/くん）kap「樣」。其中，「君」（借日語君/くん）ê部分，親像宋文和《好笑秦王姜女祭祀郎新歌》內底「男性住所彰化郡 姓林名叫戴明君」（1934a：4b）用法kap日語全款，tī本文是khng tī「借外形、借意思」ê類別。但是，「樣」到底是借日語「樣/さま」，iā是借日語「さん」就ài進一步koh討論。

歌仔冊文本內底出現用「樣」來做接尾語ê日語借詞，目前chhoē著ê例攏總有4个。因為歌仔冊ê內容有韻kha tàù句ê特色，會當透過韻kha tàù句ê角度來推論「樣」ê台語發音。不過，歌仔冊通常雖然4句1 pha，有4句攏押韻，mā有第3句無押韻ê例，所以，除了押韻以外，mā ài koh考慮著語意kap歌仔冊創作者ê用字慣勢。若是先ùi韻kha tàù句ê角度來推論「樣」ê台語發音，頭2个例若照押韻來看ài讀做「樣（sàng）」，因為所表達ê語意、呈現ê語音kap日語詞さん非常接近，所以應該是借日語詞さん來ê：

無編歌仔想別項 顧作事業無閑工 真多好善社會樣 寫批問甲臭耳濃
（林達標1935：4b）

烏貓卜走尋無隙 塊顧又閣者多人 今去害着烏狗樣 戶伊來等者多工
（宋文和1932：3a）

另外，第3个例是tī戴三奇《金快運河記新歌》內底出現ê日語借詞：「來甲開字相問路 吳樣即助銀五圓（1935：1a）」，其中，「吳樣」因為mā是出現tī韻kha，所以無法度sùi確定語音是「Gô--iūⁿ」iā是「Gô--sàng」。M̄-koh若是ùi內容來看，「吳樣」是吳先生ê意思，kap「錢着陳送上界有」（無具名b 1936:3a）ê「陳送」用法sio全，應該是讀做「Gô--sàng」。所以，「吳樣」ê「樣」tī chia 應該mā是借日語詞さん所形成ê。

Siōng尾第4个例，是出現tī《故事流行戒世驚某歌》內底：「郝氏廿粟為會長 卞氏副个鬪主張 黑枋寫着會員樣 原在王府做會場」（麥田1932：4a）。其中，「會員樣」ê「樣」若照4句攏有押韻ê前提來推論，就應該讀做iūⁿ ê台語發音。若是讀做「樣（iūⁿ）」，按呢tī語音上kap漢字「樣」ê台

語發音sio全，有可能是歌仔冊作者想欲借日語詞「様/さま」ê語意，所以參考原底日語詞漢字書寫ê外形所形成ê。不過，因為這個例出現tī第3句，若照第3句會使無押韻ê慣勢來看，koh加上頭前有3本歌仔冊攏是用「様」這個字來借日語詞さん，所以，「會員様」ê「様」tī chia mā有可能m是讀做iūⁿ，顛倒是讀做sàng ah！Tui chia咱會使發現tī無唱唸聲音通好對照，kan-na會當用書面資料推論ê情形之下，全款一个字「様」，有可能全部攏是借日語詞さん所形成ê日語借詞，mā有可能是借無全款ê日語詞（さんiā是さま）來產生無全ê台語發音（sàng iā是iūⁿ）。另外，雖然全款一个日語詞さん有可能是用漢字「様」，mā有可能是用漢字「送」來呈現。Chit款sió-khoá複雜ê現象，除了反映出歌仔冊創作者ê借詞方式無一致，mā表現出語言接觸過程當中借詞混亂、無穩定ê情形。

透過頂面3部分ê討論，咱會當發現tī大量ê日語借詞當中，借用日語詞原底漢字ê外形來呈現，是慣勢用漢字書寫ê歌仔冊作者普遍ê借詞方式。Chit款借詞方式kap相對少數用katakana呈現ê日語借詞全款，因為有固定日語詞文字書寫通好參照，展現出chiāⁿ穩定ê日語借詞。M̄-koh tī其他類型ê借詞方式猶原有出現khah混亂ê現象，親像少數ê日語借詞因為用漢字純粹借音產生用字混亂、無一致，或者是因為歌仔冊作者個人借詞方式ê無全，產生較複雜ê借詞情形。Koh加上，部分歌仔冊作者ê katakana書寫出現錯誤，呈現出歌仔冊文本內底ê日語借詞大部分穩定，但是全時存在sió-khoá混亂kap錯誤ê現象，會使講是反映出語言接觸tng-leh進行、siōng真實ê動態過程。

另外，透過台語、日語ê語言接觸，漢字以外ê書寫文字katakana mā出現tī歌仔冊文本當中，甚至除了日語借詞，mā有用來寫台語ê特殊情形，親像：「改札車單加一キ」（宋阿食1932a：3b），「キ」是代表台語khih ê意思；「脚腿有先我呈ル」（邱清壽1936c：4a），「ル」是代表台語lù ê意思。這是歌仔冊創作者透濫漢字以外ê文字來編寫歌仔冊ê自主選擇，對有漢字書寫傳統ê歌仔冊來講，除了是語言態度非常重要ê轉變，mā拍破歌仔冊文本完全以漢字來書寫ê傳統。值得注意ê是，katakana kap hiragana攏是日語書寫文字ê形式，但是，tī歌仔冊文本當中攏是以katakana來呈現，並無出現hiragana ê例，chit款特殊ê現象值得咱進一步探討。

4. 「katakana」ê文字呈現

一般來講，日語內底主要是用katakana來書寫外來語，所以，親像「アルミ」、「ネクタイ」tī日語原底就以katakana表現ê語詞，會以全款ê形式呈現tī歌仔冊文本，是真sù-siông ê代誌。M̄-koh tī歌仔冊文本當中，m̄管是真常用ê日語詞或者是借來表示台語ê例，攏是用katakana來呈現，親像：「アリガト汝真好 サヨナラ來迺迺」（麥國安1934：3a）、「姉夫你真朽ル屎」（邱清壽1932a：3a）kap「改札車單加一キ」（宋阿食1932a：3b）等等，攏無出現hiragana ê文字。Üi chia看來，歌仔冊文本kan-na用katakana、無用hiragana來書寫ê情形非常普遍，應該m̄是歌仔冊作者個人ê選擇。若是üi chit款情形m̄出現tī《日台會話新歌歌》（1932）、《國語白話新歌》（1934）chit兩本日語教學性質真懸ê歌仔冊內底，而且歌仔冊最後一頁koh特別khng katakana ê五十音提供民眾學習ê情形來看，有可能kap日語普及、日語教學有關。

根據蔡錦堂ê研究，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編輯ê《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tī 1901-1903年陸續出版，一直用到1913年。Chit套教科書攏總12冊，提供六個學年使用，頭前三冊完全是用katakana來編寫，第四冊以後開始教hiragana，第五冊以後，課文就以兩種混合ê方式編寫（吳文星2003：45）。Koh加上，tī 1913年出版，使用到1923年，攏總12冊ê《公民學校國民讀本》，頭四冊完全用katakana，第五冊開始教hiragana（吳文星2003：52），攏展現出tī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ê日語教學，有先教katakana，落尾chiah教hiragana ê設計。因為按呢，咱會看著昭和年間留落來ê一本無具名ê教科書《公民學校國語教本》（第一期），內底完全是用katakana編寫，應該就是受著chit款教學設計ê影響。

雖然1898年公學校成做推sak日語教育ê主要機構，但是，因為推行效果真無理想，1915年開始透過獎勵，鼓勵民間設立各種推動日語ê「國語練習會」，以及1930年代要求市庄設立「國語講習所」ê方式，來pang-chān日語ê普及（黃宣範2004：94）。目前看著ê，《國語普及教本（新化郡）》（昭和13年）、《公民孰國語教本（北港郡）》（昭和12年）相對公學校課本份量較少，應該是tī國語講習所使用ê教材。其中，chit兩本教材全款是以

katakana來編寫，課本siōng尾mā有khng katakana ê五十音，教材內容主要是一般生活用語ê教學kap日本節日ê紹介。

1932年所出版ê《國語普及及研究發表要項》，內容主要是北門郡轄內國語講習所經營情形ê報告，包括開設ê期數、參加ê學員人數、課程ê安排，以及經營效果ê檢討kap感想（上田四郎代表1932）。譬論講，「漚汪國語講習所」就提出經營上產生「虎頭蛇尾」ê檢討，iah koh有說明講習所是安排二年ê學習時間，第一期教單語kap簡單ê會話，文字用katakana；第二期教簡單ê日常會話，簡單ê數字加減以及教hiragana，第三期增加閱讀ê指導等等（上田四郎代表1932：1-8）。Ui以上ê相關資料看來，實際上公學校以及國語講習所ê日語教學攏有先教katakana落尾教hiragana ê設計，特別是簡單ê日常會話主要攏是配合katakana來教學，展現出kā katakana khng tī日語初學者學習階段ê教學規劃。

另外一方面，《國語普及及研究發表要項》內底ê「學甲國語講習會」有呈現出完成修業學員ê相關數據，親像入會進前ê學習狀況有「無學習者」、「漢文學習者」、「公學校半途退學」以及「公學校卒業」等，其中是以「無學習者」佔八成、「公學校半途退學」佔一成半，是學習者較濟ê 2種類型；職業包括「牛番」、「農耕」、「商店雇」、「自營業」kap「不定」（上田四郎代表1932：118）。Ui頂面ê資料，咱會當知影雖然日本政府tī台灣大力推sak日語普及教育，但是，對較下kha階層ê常民大眾來講，m̄管是公學校ia是有補救性質ê國語講習會tī日語教育推sak ê成效攏chiâⁿ有限，有可能造成大部分ê人ê日語程度攏停留tī初學者學習階段，形成kan-na會曉katakana，或者是katakana比hiragana較gâu ê學習結果。

台灣歌仔冊是以一般常民大眾成做主要ê表演對象、歌仔冊買賣ê人客，民眾除了欣賞歌仔先唱唸ê表演，mā會kā歌仔冊買tng去厝lìn家己讀。所以，歌仔冊文本日語詞ê採用、透濫kap運用，除了是歌仔冊創作者個人日語能力ê反映，mā是對常民大眾ê一種考驗。因為按呢，咱會當推論台灣歌仔冊內底有借用katakana、無借用hiragana ê情形，有可能是考慮著一般常民大眾較初階ê日語能力。Koh加上部分歌仔冊作者借用katakana出現錯誤ê現象，mā反映出歌仔冊作者全款是日語katakana ê初學者。所以，tī日語教學設計ê影響之下，m̄管是歌仔冊創作者ia是閱讀者攏停留tī初階日語能力ê時

陣，文本借用katakana、無借用hiragana ê情形，除了是一個真自然ê選擇，mā是語言接觸過程受第二語言習得ê影響。換一個角度來看，歌仔冊借用katakana ê方式就親像國語講習所ê教材全款，會當pang-chān一般常民大眾來學習日語，對hit當時日語ê普及mā有發揮作用（王育德2000：203）。

5. 結論

雖然台灣社會tī晚清ê時期就有接觸西方ê機會，但是一直到日本時代受日本現代化ê統治，台灣chiah算是真正進入文明ê時代，真濟新ê思維、觀念tī原底傳統、封建ê社會當中thoàⁿ開，台灣人mā tī文明風氣ê洗禮當中，開始體驗著kap以前完全無全款ê生活（陳柔縉2005）。Koh加上日語透過國家ê推動，kap台灣話產生強烈ê語言接觸，tī chit款時代背景內底ê台灣歌仔冊會產生大量ê日語借詞，是真自然ê代誌。但是，歌仔冊創作者tī商業市場ê互相競爭之下，不斷推出多元、流行ê主題kap內容，mā是歌仔冊文本出現日語借詞ê重要因素。實際上，透過歌仔冊文本日語借詞ê內容來看，kap日常生活有關係ê語詞佔42%；kap日本年號、姓、行政區域相關ê語詞佔30%；交通佔16%、休閒娛樂佔15%、職業佔14%、商業佔11%、通信新聞佔8%、教育醫療衛生佔6%，攏呈現出歌仔冊文本日語借詞類別ê多方面。Chit款多方面日語借詞ê現象，除了反映出台灣人hit當時ê生活情境，mā顯示出大量日語透過借詞ê方式進入台灣一般常民大眾日常生活ê領域。

王育德bat講著台灣歌仔冊用表音化ê漢字來寫歌仔冊ê大膽行為，有可能是受著日語表音文字假名ê啟發（2000：210）。透過歌仔冊文本ê日語借詞方式，會使看著雖然大多數ê日語借詞是完全借用漢字，mā已經有少數ê歌仔冊創作者直接kā katakana借入來文本，甚至有用katakana來書寫台語ê情形，顯示出有可能想beh用katakana來取代部分表音化漢字ê試驗。Ùi進前ê討論當中，會當知影表音化ê漢字雖然已經是真大ê突破，但是，因為漢字本身是「詞素-音節」（morphosyllabic）（DeFrancis 1990），kap katakana chit款音節文字比起來，無法度準確來表示語音，mā真容易出現用字混亂ê情形。因為按呢，用katakana來書寫台語、透濫 tī文本當中確實是真好ê試驗。1930年代台灣文化界發生台灣話文ê論戰，「台灣話文」ê提出主要是beh以普羅

大眾所理解ê台灣話，來釘根鄉土文學，達成啟迪民智ê重要目標（方耀乾2005:11-12）。M̄-koh後來tī「中國」意識型態強大kap大多數「台文」支持者抱著「漢字中心主義」ê情形之下，因為無法度跳脫傳統漢字ê迷思，「台灣話文」tòh停tī實驗ê階段，並無具體ê創作成果³（呂興昌1998:292）。因為按呢，歌仔冊透lām katakana來書寫台語，ē-sái講是類似現代台語漢羅書寫ê方式，是真好ê書寫參考。真可惜chit款書寫方式並無變做歌仔冊文本書寫ê主流，若無hoān-sè會當提供hit當時台灣話文書寫困境ê一个真好ê出路。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giokpheng@gmail.com，張玉萍收。



³ 有關漢字ê迷思，請參考蔣為文2007〈漢字迷思kap對台灣文學、文化發展ê影響〉，
《語言、文學kap台灣國家再想像》，頁232-257。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參考冊目

DeFrancis, John. 1990.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Taiwan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New York: Blackwell.

小川尚義1931-1932《台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發行。

上田四郎代表1932《國語普及及研究發表要項》。台南：新盛文印刷所，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

王順隆1993〈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台灣風物》，43卷3期，頁109-131。

王賢德1935《狐狸株劍仙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王賢德1936《哀情薄命妓女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方耀乾2005《台語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台南：方耀乾出版。

余君卓1983《現代日語語法概要》。台北：五南。

呂興昌1998〈論鄭坤五的「台灣國風」〉，《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

吳文星等編2003《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台北：南天。

宋文和1932《烏貓扒壁新歌》。台中：秀明堂，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宋文和1934a《好笑秦王姜女祭祀郎新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宋文和1934b《勸世理化人生必讀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宋文和1935a《自動車相褒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宋文和1935b《現代流行撞球相褒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宋阿食1932a《出外風俗歌(上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宋阿食1932b《出外風俗歌(下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杜建坊2008《歌仔冊起鼓：語言、文學與文化》。台北：台灣書房。
- 林俊育2005〈《台日大辭典》初探〉，〈<http://taigi.fhl.net/classic/classic11.html>〉。
- 林虹瑛2007〈日治時代日語混編歌仔冊臺灣話所帶來的影響〉，《台灣語言學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紀念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2007.9.8-9.9張貼組，頁1-8。
- 林達標1935《婚姻制度改良歌》。台中：瑞成冊局，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邱清壽1932a《最新探親結緣新歌(第一集)》。台北：廣榮社，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邱清壽1932b《最新探親結緣新歌第二集》。台北：廣榮社，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邱清壽1936a《尪某看博覽會新歌(第一集)》。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邱清壽1936b《尪某看博覽會新歌(第三集)》。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姚榮松1992〈臺灣現行外來語的問題〉，《師大學報》，第37期，頁329-362。
- 洪惟仁1993〈日據時代的台語辭典編纂〉，《台日大辭典》（上卷）。台北：武陵。
- 洪淑苓2006〈孟姜女故事形塑的女性文化及其在歌仔冊文本的呈現〉，《俗文學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頁143-172。
- 張坤縵1937《一女配三婿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梁松林1935《特編烟花女配夫(下)》。台北：周協隆書店，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陳兆南1994〈台灣歌冊綜錄〉，《逢甲大學中文學報》，第2期，頁44-46。
- 陳伯陶2004《新時代日漢辭典》，第1版第6刷。台北：大新書局。
- 陳麗君2000〈臺灣日語借用語之意義與使用的考察〉，《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第2期，頁39-65。
- 陳柔縉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
- 麥田1932《故事流行戒世驚某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麥國安1934a《農場相褒歌(上)》。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麥國安1934b《農場相褒歌(下)》。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麥國安1934c《嘉義行進相褒歌(上本)》。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麥國安1934d《嘉義行進相褒歌(中本)》。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昭和年間)《公民學校國語教本》(第一期)。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
- 無具名1932《最新病子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1938《公民孰國語教本》。加土印刷工廠，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
- 無具名a1931《文明勸改歌(上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b1931《天作良緣歌(下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a1933《包食用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b1933《警世覺醒自由戀愛新歌》。台中：瑞成冊局，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a1934《憑憚覽濫相格歌(厚萬業不就)》。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b1934《臺灣故事風俗歌》。台中：瑞成冊局，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a1936《新編棍門棍歌(上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b1936《新編棍門棍歌(下本)》。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c1936《新編勸改修身歌(第一集)》。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無具名d1936《新編勸改修身歌(第三集)》。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黃宣範2004《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新化郡1937《國語普及教本》。台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
- 臧汀生1980《臺灣閩南語歌謠研究》。台北：臺灣商務。
- 趙福全1993《基礎日本語敬語》。台北：笛藤。
- 蔣為文2007〈漢字迷思kap對台灣文學、文化發展ê影響〉，《語言、文學kap台灣國家再想像》，頁232-257。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11〈中介語iah是透濫新生語？--論鄉土文學作品ê語言文字使用現象〉，《民族、母語kap音素文字》，頁380-400。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燕子飛1933《鐵齒銅牙曹新歌》。嘉義：捷發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 戴三奇1932《金快運河記新歌》。嘉義：玉珍漢書部，台大楊雲萍文庫典藏。

附表：日語借詞分類表

大類型	借音借形借意思	小分類	文本語詞	日語原詞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マルマ	マルマ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アルミ	アルミ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スシ	スシ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セビロ	セビロ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セル	セル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ネクタイ	ネクタイ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タビ	足袋/タビ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カシ	菓子/カシ
1.1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クワ	鍬/クワ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長音	コンクリト	コンクリート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長音	アリガト	アリガトウ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長音	オバ	オーバー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長音	サヨナラ	サヨウナラ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長音	タクシ	タクシー
1.2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 省略_促音	ストブ	ストップ
1.3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_錯誤	シトク	ストップ
1.3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_錯誤	スパン	ズボン
1.3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_錯誤	パス	バス
1.3	借意思、借外形、借音	katakana_錯誤	オバ	オーバー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君	君/く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小包	小包/こづつみ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大正	大正/たいし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川田	川田/かわた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仁丹	仁丹/じんだ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公學校	公學校/こうがっこ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手形	手形/てがた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月給	月給/げつきゅう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水道	水道/すいど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代金引換	代金引換/だいきんひきかえ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出張	出張/しゅつちよ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出勤	出勤/しゅつき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田中	田中/たなか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瓦斯	瓦斯/ガス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自動車	自動車/じどうしゃ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自轉車	自轉車/じてんしゃ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体育	體育/たいい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住所	住所/じゅうしょ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巡查補	巡查補/じゅんさほ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妨害	妨害/ぼうが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改札	改札/かいさつ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町	町/まち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見本	見本/みほ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車掌	車掌/しゃし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卒業	卒業/そつぎ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東京	東京/とうき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注文	注文/ちゅうも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注射	注射/ちゅうしゃ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注意	注意/ちゅう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便所	便所/べんじょ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信號	信號/しんご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勉強	勉強/べんき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急行	急行/きゅうこ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看板	看板/かんば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約束	約束/やくそ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時計	時計/とけ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料理	料理/りょうり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旅館	旅館/りょか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病院	病院/びょうい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神戸	神戸/こうべ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神社	神社/じんじゃ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酌婦	酌婦/しゃくふ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高等	高等/こうと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宿泊	宿泊/しゅくは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紹介	紹介/しょうか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組合	組合/くみあ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販賣	販賣/はんばい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勞働	勞働/ろうど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無料	無料/むりょ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番地	番地/ばんち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番號	番號/ばんご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菓子	菓子/カシ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貸座敷	貸座敷/かしざしき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郵便	郵便/ゆうび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郵便局	郵便局/ゆうびんきょ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新聞	新聞/しんぶ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會社	會社/かいしゃ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萬年筆	萬年筆/まんねんひつ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資本	資本/しほ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運河	運河/うんが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運送	運送/うんそ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運搬	運搬/うんぱ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運轉	運轉/うんて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運轉手	運轉手/うんてんしゅ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電力	電力/でんりょ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電話	電話/でん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蓄音機	蓄音機/ちくおんき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輕便	輕便/けいべ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廣告	廣告/こうこく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寫真	寫真/しゃし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敷島	敷島/しきしま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衛生	衛生/えいせい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橫濱	橫濱/よこはま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辨當	辨當/べんと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警察署	警察署/けいさつしょ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鐵道	鐵道/てつど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顧問	顧問/こも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鑑札	鑑札/かんさつ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驛頭	驛頭/えきとう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注文	注文/ちゅうもん
2.1	借意思、借外形	完全借用漢字	電池	電池/でんち
2.2	借意思、借外形	借用漢字_簡省	出所	派出所/はしゅつじょ
2.2	借意思、借外形	借用漢字_簡省	味素	味の素/あじのもと
2.3	借意思、借外形	借用漢字_修改	出業	卒業/そつぎょう
2.3	借意思、借外形	借用漢字_修改	代座敷	貸座敷/かしざしき
3	借意思、借音	漢字擬音	送	さん
3	借意思、借音	漢字擬音	尿刀	上等/じょうとう
3	借意思、借音	漢字擬音	尿多	上等/じょうとう
3	借意思、借音	漢字擬音	偶刀	上等/じょうとう
3	借意思、借音	漢字 tau katakana 擬音	朽ル屎	煩い/うるさい
4	其他		様	様/さま/さん

* 表格內日語原詞ê漢字是參照《台日大辭典》ê寫法來呈現，kap現代日語ê漢字寫法無仝。

Ùi Hok-kiàn-gí choán-chò Hôa-gí? Má-lâi poàn-tó pak-pō Hok-kiàn-lâng āu-tāi Ná-tok-kong sîn-bêng-kham iōng-jī ê tē-lí piàn-chhian

Pê-tek KHNG

Kok-lip Tong-hôa Tâi-hák Tâi-oân Bûn-hòa Hák-hē

Tiah-iàu

Chit phiⁿ bûn-chiuⁿ thó-lûn Má-lâi-se-a Ná-tok-kong sîn-bêng-kham iōng-jī ùi Hok-kiàn-gí (Lán-lâng-ōe) choán-chò Hôa-gí ê tē-lí piàn-chhian. Ná-tok-kong sîn-bêng-kham iōng-jī thong-siōng ē piáu-hiān chhut Hok-kiàn-gí ê kháu-gí iōng-hoat, jī-chhiáⁿ ē-sái iōng-lâi chò khu-piát tong-chho ùi Tng-soaⁿ sóa-lâi Má-lâi poàn-tó ê Hok-kiàn-lâng āu-tāi, kah Kheh-lâng iah-sī Kng-tang-lâng āu-tāi bîn-chòk sek-piát ê àn-lē, Sui-bóng 20 sè-kí í-lâi ê tōa Tiong-kok bîn-chòk-chú-gī ūn-tōng í-keng hō kóng Hok-kiàn-gí ê lâng chhái-iōng Hôa-gí chò in ê kiōng-tōng gí, m̄-koh Lô-má pheng-im ê Hok-kiàn-gí iū-koh iōng tī seng-lí khan-páng téng-bīn, jī-chhiáⁿ téng-bīn kóng ê chong-kàu lêng-hèk lâi-bīn mā iū-koh pó-chhī Hok-kiàn-gí ê sú-iōng. Tiòh sng kóng án-ne, chit kui chap tang lâi chiap-siū tōa-liōng chè-chō ê sîn-chú-pái kah sîn-bêng-kham ê chiu-piⁿ siōng-phín liáu-āu, Hok-kiàn-gí sú-iōng-jîn ê Ná-tok-kong siá-hoat í-keng chiām-chiām ùi Hok-kiàn-gí phian-hiōng Hôa-gí. Chit-phiⁿ lūn-bûn thau-kòe kiám-giām Má-lâi-se-a pak-pō Hok-kiàn-gí ùi chú tē-khu Ná-tok-kong sîn-bêng-kham ê pài-pián, pō-tiâu-á, sîn-chú-pái kah liân-tūi, hoat-hiān Ná-tok-kong sîn-bêng-kham tī chhī-khu seng-lí khu kah sin khai-hoat ê kau-khu ùi Hok-kiàn-gí choán-chò Hôa-gí ê tē-lí piàn-chhian, siáng-sī kè-siók ùi-chhī Hok-kiàn-gí iōng-hoat ê àn-lē, nā-m̄-sī chè-pài kui-bô khah tōa, tiòh-sī hām piⁿ-á ê biō-sī ū koan-hē. Chia-ê hiān-siōng tãi-piáu in hoat-tián ê lèk-sú khah-kú, mā-ū khah-chē liam-hiuⁿ ê.

Koan-kiàn-sú: Hok-kiàn-gí, Lán-lâng-ōe, Ná-tok-kong, Má-lâi poàn-tó pak-pō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Deity of Na Tuk Kong Among the Hokkien Descendants of the Northern Malay Peninsula

Peter KANG

Dep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shrine of Na Tuk Kong, a popular deity in Malaysia, from Hokkien, or Lan-lang-oe, to Mandarin. The written scripts used on the deity tablets of Na Tuk Kong usually show an inclination toward colloquial expressions from the Hokkien language, and have been shown to be a well-illustrated example of an ethnic marker that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Hokkien speakers from other immigrants from China, such as the Hakka and Canto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pan-Chi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as led the Hokkien speakers to adopt Mandarin as their lingua franca but Hokkien expressions, especially in Romanized spelling, have persisted in some areas such as on commercial signboards, while Hokkien linguistic expressions in the aforementioned religious field have also been retained. Nevertheless, the acceptance of the mass manufactured deity tablet and other appurtenances in the recent decades have demonstrated a tendency of the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Na Tuk Kong shrine to move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among Hokkien speakers. By examining the written scripts on sign boards, banners, tablets, and couplets of the Na Tuk Kong shrine in the Hokkien dominated area of Northern Malaysia, the study reveals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Na Tuk Kong shrine from Hokkien to Mandarin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and newly-developed suburban distric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ignage with a stronger indicator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tend to be either larger in size or related to the temples nearby, a characteristic of a longe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more followers.

Keywords: Hokkien, Lan-lang-oe, Na Tuk Kong, Northern Malay Peninsula

收件日期2014.4.28/修訂日期2014.6.4/接受日期/2014.6.24

1. Introduction

Datuk Keramat or Na Tuk Kong (Nadugong) is a popular local guardian spirit in Malaysia (Tan 2000a: 61), as well as in Singapore and parts of Indonesia. The Malay word Datuk means ‘grandfather’ and is used as a sign of honor, and similarly the Chinese word Kong is also used to convey a sense of honor (DeBernardi 2004: 22). Some Malaysian Chinese¹ believe that Na Tuk Kong is similar to the gods Earth God or Tek Choo Kong (地主公), which is considered a localized form in the worship of the spirit of the land.²

The Na Tuk Kong may be represented in various forms. It could be an idol thought to resemble him, a tablet or a prayer flag with the scripts bearing his title, or a rock or a termite mound considered to possess supernatural powers (Neoh 2013: 30-31). Nowadays in Malaysia, a lot of shrines of Na Tuk Kong are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painted products of standardized size, with a tablet of the same color bearing his title placed inside, which are usually venerated by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In Malaysia, the worship of Na Tuk Kong is shared by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and their descendants without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ir diversified ethno-linguistic backgrounds. Nevertheless, the employment of written scripts for Na Tuk Kong may reveal the divergence of ethno-linguistic background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Malaysians of Hokkien ancestry.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will explore the issue of written script usage as the ethnic markers for Malaysians of Hokkien ancestry among those of different ancestries from the

¹ This paper uses the term Malaysian Chinese to represent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Malaysia since the usage is popularly accepted in Malaysia. Therefore, the term Malaysian Chinese does not mean a Chinese person with Malaysian ethnic background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term Asian Americans implies an American individual with Asian backgr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² Although Datuk Keramat is mostly treated as a deity of Malay origin, in the areas near Thailand such as Penang, Kedah and Perlis, there are Datuk Keramat that are perceived as having a Thai identity. In some areas such as Kuala Kurau, Perak, the Hokkien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lso have developed Datuk Keramat of their own identity by calling them *Teng-lang* (i.e., *Tng-lâng* in *Péh-ōe-jī*) *Da-tok* (Tan 2000b: 289-290).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change of written scripts in the Hokkien-dominated areas in the northwestern Peninsular Malaysia in the contemporary Malaysian Chinese context.³

2. The Written Scripts as Ethnic Markers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ized usage in the academic world, nowadays in Malaysia Na Tuk Kong is usually written in newspapers or inscribed on deity tablets using the characters 拿督公. Nevertheless, we can observe two other variations of Na Tuk Kong, 哪啲公 and 藍卓公, among Hokkien or *Lán-lâng-ōe* speakers.⁴

These characters 哪啲公 are pronounced *ná-toh-kong* in Hokkien, which does not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pronunciation of 拿督, *ná-tok-kong*.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Hokkien speakers to use the characters 哪啲 rather than 拿督 could be to avoid linguistic confusion, since the character 拿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théh* in Hokkien, which means *to take*. Most Hokkien speakers would probably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éh* rather than *ná* since the former is a popular colloquial sound called *péh-ōe-im* (白話音) whereas the latter is used mostly in written scripts by the literati and called *thák-chheh-im* (讀冊音). Although the alternativ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 哪 is *lô*, as in that of the popular deity *lô-chhia* (哪吒), it seems that the character 哪 would cause less linguistic confusion than the character 拿 since the Hokkien-speaking peopl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hose to

³ Most of the merchants in the early days were Hokkien, originated from Amoy, with 5 great Hokkien clans dominating the commercial heart of Penang (Turnbull 2009: 35, 45), while a lot of presidents and vice-presidents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were of Hokkien background (Virunha 2009: 120). In addition to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during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which supported the dominance of Hokkien people in the area, Hokkien was also observed as the main lingua franca for the Penang Chinese community (DeBernardi 2004: 244n4).

⁴ The section is mostly from the author's article, "Hybrid Localization and Ethnic Mark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Hokkien Written Inscription of Stele and Deity Tablets around Taiping, Malaysia" with minor modification (Kang 2012: 73-77).

use it. Nevertheless, the characters 哪啲 are pronounced *naa⁴-coek⁴* in Cantonese and *nǎ-zhuó* in Mandarin,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a Tuk, and therefore makes less sense to either Cantonese or Mandarin-speaking peoples.⁵

The characters 藍卓 are pronounced *nâ-toh* in Hokkien but it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ounterparts are pronounced *laam⁴-coek⁴* and *lán-zhuō* respectively. As such, it would be even more arduous for either Cantonese or Mandarin speakers to identify *laam⁴-coek⁴* or *lán-zhuō* as Na Tuk.

In short, to Hokkien speakers, the pronunciation of 拿督, 哪啲, and 藍卓 are quite similar. Plosive finals (velar *tok* vs. glottal *toh*) are the only linguistic markers that could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first one (拿督) and the last two (哪啲 and 藍卓), whereas 藍卓 bears one more linguistic marker, the intonation (high falling *ná* vs. low rising *nâ*), in contrast to 拿督. Althoug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拿督 and 哪啲 are quite similar, the Hokkien speakers would likely not confuse the latter with the commonly used uttering of 拿 as *théh*. In other words, using the characters 哪啲 would gain more popularity among Hokkien speakers than that of 拿督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character 拿. As for the characters 藍卓, this shows strong evidence of the Hokkien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Na Tuk because it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a Tuk. *Table 1* displays the pronunciations of different written scripts in Hokkie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for Na Tuk Kong.

⁵ Although both Chinese Mandarin and Hokkien would use the character 拿 to mean *to take*, Cantonese simply use the character 攞 as a substitute for 拿 to mean *to take*. The character 攞 is pronounced *lo²* in Cantonese. By doing so, Cantonese speakers avoid the confusion generated by one character with two pronunciations as its Hokkien counterpart suffers in the case of *théh* and *ná* for 拿.

Table 1. The Pronunciation of Written Scripts of Na Tuk Kong

Written Scripts	Hokkien	Mandarin	Cantonese	Hokkien Marker Degrees
拿	<i>thèh, ná</i>	<i>ná</i>	<i>naa⁴</i>	
嗒	<i>(ná)</i>	<i>ná</i>	<i>naa⁴</i>	
那	<i>ná</i>	<i>nà</i>	<i>naa⁵</i>	+
哪	<i>lô, ná</i>	<i>nǎ</i>	<i>naa⁴</i>	+
藍	<i>lâm, nâ</i>	<i>lán</i>	<i>laam⁴</i>	++
籃	<i>lâm, nâ</i>	<i>lán</i>	<i>laam⁴</i>	++
督	<i>tok</i>	<i>dū</i>	<i>duk¹</i>	
[口督]	<i>(tòk)</i>	<i>dū</i>		
卓	<i>toh</i>	<i>zhuō</i>	<i>coek³</i>	++
啗	<i>(toh)</i>	<i>zhuó</i>		++

Note for spellings: Hokkien - Church romanization or *Pêh-ōe-jī*.
 Mandarin - Pinyin system or *Hanyu Pinyin*.
 Cantonese - Jyutping romanization or *Jyut jyu ping jam*.

As for the deity tablets of Na Tuk Kong, the unique use of characters such as 哪啗 and 藍卓 rather than the popular usage of 拿督 also reveals a preference for colloquial expression among Hokkien speakers. In addition, this vari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ritical ethnic marker for Hokkien speakers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 immigrants from China.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dea of an “ethnic marker” might not have been one of the intentions of Hokkien speakers when they chose these specific characters (Kang 2012: 73-77).

3. The Written Scripts of Na Tuk Kong on the Shrines

Although the title of Na Tuk Kong in scripts may appear in various parts or places of the worship site, for the current paper, we classify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shrines where the title of Na Tuk Kong may appear in 4 different parts: the signboard, the banner, the tablet, and the couplet.

The signboard is usually on top of the entrance of the shrine, and it functions as the sign to define what the deity of the shrine is. The banner is a piece of cloth

or a prayer flag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It is generally displayed inside the shrine and on top of the deity. The banner and the sign board mostly function complementarily to define the title of the deity, although in some cases they both may appear together. The tablet is a small stele inscription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It functions complementarily with the personified idol as the focal object for worship, but both may emerge together in some cases. The couplet is a pair of lines of characters in poetry that rhyme and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e couplet is usually on both sides of the entrance to the shrine, and the title of the deity, which is normally abbreviated into two characters, is displayed on the top of the two lines or one line. Normally not all of the shrines dedicated to Na Tuk Kong would possess all the aforementioned 4 components. Conversely, in some cases a shrine may have more than one banner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The paper chooses George Town (檳城 *Pin-siâⁿ*), Tanjong Tokong (檳榔嶼海珠嶼 *Pin-nîg-sū Hái-chu-sū*), Sungai Pinang (檳榔嶼雙溪港口 *Pin-nîg-sū Siang-khe-káng-kháu*), Bukit Mertajam (大山腳 *Tōa-soaⁿ-kha*), Kulim (居林 *Ku-lîm*), Taiping (太平 *Thài-phêng*), and Nibong Tebal (高淵 *Ko-ian*) as the studied areas (*Map 1*), where the selected 7 sites are coded with ciphers A, B, C, D, E, F, G, respectively (*Map 2*). *Table 2* is the list of various written scripts of 38 Na Tuk Kong shrines on the 4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our studied areas where the Malaysians of Hokkien ancestry dominate. The coding number of each site in *Table 2* follows the alphabetic coding of geographical grouping from A to G in *Maps 1 & 2*, and the numerical numbers after the alphabetic coding serve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Na Tuk Kong shrines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grouping.



Map 1. Sampling Sites in Names



Map 2. Sampling Sites in Codes

Table 2. List of Various Written Scripts of Na Tuk Kong

No.	Sign Board	Banner	Tablet	Couplet	Site Remark
A1		哪啲(red)	拿督(m)		孟蘭勝會(江沙路+鄭景路的巷子)
A2		哪啲(yellow)			Jalan Cheong Fatt Tze 香港巷
A3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拿督	晉江會館旁 parking
A4		哪啲(red)	那卓(木)	嗱督(制式小廟屋) ōng-lái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街巷內
A5				拿督(制式小廟屋) blank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街巷內
A6	嗱督(制式小廟屋)		那卓(石)	嗱督(制式小廟屋) ōng-lái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街巷內
A7	拿督(制式小廟屋)	哪吒三太子 [prayer flag]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街巷內
A8			嗱[口督](m)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招財進寶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街巷內
A9	籃啲	那督亞里 (yellow)、哪督啊 里(red)、籃啲亞 里(red 八仙綵)、 哪啲[lantern]		籃啲	Gat Lebuh Noordin 檳城土尾橋
	Bulletin: 籃啲亞里、籃卓亞里		Media: 籃啲、哪卓		

--to be continued

--continued

A10		哪啲亞里 (green)			Gat Lebuu Noordin 附近
A11				拿督(制式小廟屋) ōng-lâi	In the Heliconia hotel, 18 Lorong Kinta
A12	哪啲公劉財見	哪啲		哪啲 chiòh-sai	Chew Jetty 姓周橋
A13		嗶啲(yellow)			Near the Chung Keng Quee Memorial 鄭景貴墓旁
A14		哪啲(red)			Near the Chung Keng Quee Memorial 鄭景貴墓旁
A15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拿督	Near the Chung Keng Quee Memorial 鄭景貴墓旁
B1		拿督(green), Muslim pattern on the side wall			檳榔嶼海珠嶼大伯公廟 Thai Pak Koong 外/本頭公嶼拿督公 旗
B2		嗶啲公(red)			檳榔嶼海珠嶼大伯公廟路旁
C1		哪啲公(red) outside +拿督公 伯旺(red) inside			檳榔雙溪港口(港脚)路口
C2		嗶[口督]公 (red)	拿督(m)		private worship, near the foot of the bridge
C3					
C4					
C5	嗶督公 (yellow)	嗶[口督]公 (red)middle 哪啲公(red) inside		籃啲:R: 公恩庇佑 萬民安; L: 籃啲 威靈千秋盛	near the end of the road to the ocean
D1		哪啲(red) outside [口籃]啲(yellow) inside			Bukit Martajam 大山脚蔗芭石 靈宮旁
D2			嗶[口督](m)		Bukit Martajam 店家內
D3			拿督(m)		Bukit Martajam 巷內
D4	拿督		嗶[口督](m) ōng-lâi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招財進寶	Bukit Martajam 巷內
D5	嗶督		拿督(m)	拿督(制式小廟屋) ōng-lâi	Bukit Martajam 巷內
D6			嗶[口督](m) 哪督公料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招財進寶	Bukit Martajam 日新中學內

--to be continued

--continued

E	[口籃]啤		[口籃]啤(木)		居林 (Kulim) 廣福宮旁
F1			嗶督(木)		太平布各亞三新村玄天上帝 (Hean Thean Seong Tay) 旁
F2			拿督(m)		福建公家建物旁
F3			哪啤(木)		福建公家內
F4	嗶督			拿督(制式小廟屋) 財源廣進	福建公家內
F5	那啤			拿督(制式小廟屋)	福建公家內
F6			哪啤(石)		福建公家內
G1	嗶督			拿督(制式小廟屋) 財源廣進	高淵八寶公主附近
G2	嗶督			拿督(制式小廟屋) 財源廣進	高淵八寶公主法會場所旁
G3			嗶[口督](制 式木)(m)	拿督(制式小廟屋) 招財進寶	高淵八寶公主法會場所內

- Notes: 1. Those in *italics* stand for the shrines with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e.g., A3, G3 etc.
2. For the column of the banner, those in parentheses stand for color, e.g., red, yellow, green etc., those in brackets the objects other than the banner, e.g., prayer flag, lantern etc.
3. For the column of the tablet, the "m" in parentheses stands for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木 for woodcut and 石 for stone-carving.

4.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cripts

Although the written scripts for Na Tuk Kong may have a variety of combinations, ranging from 拿督, 拿卓, 那督, 那卓, to 籃 (藍) 督, and 籃 (藍) 卓, if we treat those characters either with or without the mouth radical as the same one, the data in *Table 2* demonstrates no usage for 籃 (藍) 督 from our collected written expressions. *Table 3* shows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cripts on the 4 components of the shrine.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cripts

	Sign Board	Banner	Tablet	Couplet	Total	%	Hokkien Marker
拿督	10	5	11	15	41	60	
拿卓	0	1	0	0	1	2	++
那督	0	2	0	0	2	3	+
那卓	2	10	4	1	17	25	+++
籃 (藍) 督	0	0	0	0	0	0	++
籃 (藍) 卓	2	2	1	2	7	10	+++
Total	14	20	16	18	68	100	

Notes: 1. The total number of shrines displaying banners is 14 while four shrines (A9, C1, C5, D1 in Table 1) contains more than one non-identical banner.

2. The calculation of Hokkien marker degree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able 1.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cripts for Na Tuk Kong,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拿督 numbers 60% of the total, followed by that of 那卓, 25% of the total, and then that of 籃 (藍) 卓, 10% of the total. The rest of the combinations prove to be minimal and trivial. It also reveals that about 35% of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Na Tuk Kong in scripts is either 那卓 or 籃 (藍) 卓, a strong indicator of a Hokkien ethnic marker. Nevertheless, how has the inscription 拿督, gained such a popular foothold in the Hokkien-dominated area? Is it related to the wide acceptance of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Or it is simply a result of the autonomous linguistic transition from Hokkien to either Mandarin or Cantonese when the local people inscribe the title of the worshipped deity?

If we look at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dicators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among all the said four components of a shrine, the banner displays a relatively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said markers. It is also the banner that exhibits the most varieties of written expressions, e.g., 拿卓, 那督, while the other 3 components do not. Since the banner is the only one of the 4 components that i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ducts created in local communities tend to be more heterogeneous than that of mass-produced factory products. Then to what extent is the impact of the factory-

manufactured products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5. Factory-Manufactured Tablets and Shrines

Among the 4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Na Tuk Kong shrines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in scripts, the sign board, the tablet, and the couplet may relate to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of which the red-colored wood tablets of Na Tuk Kong are available in shops specializing in religious merchandise (*Photo 1*), whereas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of standardized size may carry the sign board and the couplet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Photo 2*).



Photo 1

Photo 2

Among the 38 Na Tuk Kong shrines studied in *Table 2*, 19 are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of standardized size (*A3-A8, A11, A15, D2-D6, F4-F6, G1-G3*), in which their sign boards and couplets are part of the manufactured features of the shrines. All of the 19 factory-manufactured shrines use the characters 拿督, either with or without the mouth radical, except the one in the Hokkien cemetery (*F5*), where the sign board displays 那啫 instead.

As for the tablets, 16 out of the 38 Na Tuk Kong shrines studied have tablets, and among them 10 tablets are manufactured wood products that all

bear the characters 拿督, either with or without the mouth radical (**A1**, *A8*, **C2**, *D2-D6*, **F2**, *G3*). The remaining 6 tablets are either individual products made of wood (*A4*, **E**, **F1**, **F3**) or of stone (*A6*, *F6*), and only one (**F1**) of them uses the characters 拿督 whereas the other 5 are 哪啲, 那卓 or [口籃]啲.

In contrast, the 19 Na Tuk Kong shrines that are not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A1-A2**, **A9-A10**, **A12-A14**, **B1-B2**, **C1-C5**, **D1**, **E**, **F1-F3**) all contain characters other than that of 拿督, either with or without the mouth radical, at least on one of the 4 components of the shrines, except for 4 shrines (**B1**, **C2**, **F1**, **F2**). Nevertheless, except for the aforementioned case of the Hokkien cemetery (**F2**), which only displays a factory-manufactured wood tablet bearing the title of the deity, only 3 cases (**B1**, **C2**, **F1**) out of the 19 do not show the scripts indicating the sign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In other words, if we exclude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Na Tuk Kong shrines, then most of the shrines would reveal a tendency toward a strong Hokkien indicator.

6. Geography of Hokkien and Non-Hokkien Ethnic Markers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features concerning the geography of some Na Tuk Kong shrines bearing the indicator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the relatively larger scale of the worship sites and association with a nearby temple.

Table 2 shows that there are 17 shrines bearing the characters of 那, 卓 or 籃, either with or without the mouth radical, on at least one of the said four components of a shrine (**A1-A2**, *A4*, *A6*, **A9**, **A10**, **A12-A14**, **B2**, **C1**, **C5**, **D1**, **E**, **F3**, *F5-F6*). Among these 4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however, their Hokkien ethnic marker appears on either the banner or on the tablet, except for the one in the Hokkien cemetery (*F5*) where the sign board displays 那啲 rather than 拿督, the common feature of a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 Among the remaining 13 shrines, 5 are relatively larger in size (**A9**, **A10**, **A12**, **C5**, **D1**), and demonstrate a stronger indicator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by leaving very few or no sign of the characters 拿督. The relatively larger scale

of a shrine means more followers and a longe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worship site. For instance, the case of **A9** in Gat Lebu Noordin (土尾橋 *Thó-bé-kiô*) of Penang even possesses a kiosk decorated with lanterns and banners of the Eight Immortals (*pat-sian-chhái* 八仙綵). In addition, it also owns a separate bulletin board nearby both to issue announcements to its followers and to display news of media coverage (*Photo 3*). None of these are done in the characters 拿督. The most unique part of the said case is that it possesses a stone censer bearing the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19th year of the Shōwa reign (昭和十九年) of Japan (*Photo 4*), which implies that the worship site has a history not later than the year of 1944.



Photo 3

Photo 4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non-factory-manufactured 13 shrines bearing the Hokkien indicators, 3 are associated with temples situated next to them (**D1**, **E**, **F1**): The case of **D1** in Bukit Kecil (蔗芭 *Chià-pa*) of Bukit Martajam is next to the temple of the Stone Spirit 石靈宮, the case of **E** in Kulim *Kóng-hok-kiong* (廣福宮), and the case of **F1** in Pokok Assam (布各亞三新村) in Taiping's (太平) temple of Boo Tong San Hean Thean Seong Tay (武當山玄天上帝 *Bú-tong-san Hiân-thian-siōng-tè*) or the Supreme Emperor of the Dark Heavens.⁶ Except for the case in Pokok Assam, the other 2 show no sign of the characters 拿督.

Table 4 crosschecks the aforementioned cases with the top 2 stronger

⁶ The same deity is also called *Siōng-tè-kong* (上帝公) in Taiwan.

indicators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in *Table 3* (籃卓 and 那卓). Those ranked as the strongest indicators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i.e., 籃卓, are all either associated with temples or larger in size, while the case of **D1** in Bukit Kecil of Bukit Martajam possesses both of these features. Furthermore, all of the Na Tuk Kong shrines bearing at least one of the 2 aforementioned geographical features exhibit the first (++ ++) or the second degree (+ ++)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except for the case of **F1** in Taiping's Pokok Assam.

Table 4.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Stronger Hokkien Markers

	籃卓	那卓	拿督	Total
	++ ++	+ ++		
Temple-related	D1	E	F1	3
Larger size	A9, A12, C5, D1	A10		5
		A1-A2, A4, A6, A14, C1, F3, F5-F6		9
Total	4	11	1	16

Notes: The case of **D1** is both temple-related and larger scale in size, so the total number of all the cases in this table is 16, rather than 17, as added by column 4.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 Tuk Kong shrines bearing no indication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 are neither large-scale nor geographically close to a temple nearby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case in Pokok Assam, i.e., **F1**). Nevertheles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which show no sign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areas. The shrines next to Chin Kang Hoay Kuan, Penang (晉江會館) (*A3*), in the Heliconia Hotel (*A11*)

of Penang, or in the Jit Sin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日新獨立中學) of Bukit Martajam (D6), are either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areas or inside an urban or suburban institution, whereas those in Jalan Pintal Tali (打索巷 *Phah-soh-hāng*) of Penang (A4-A8), in th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of Bukit Martajam (D2-D5) or of Nibong Tebal (G1-G3) are in residential areas. This implies that most of the said shrines have a relatively limited number of followers due to their smaller scale, and thei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s much shorter since most of the residential areas with the factory-manufactured red-colored metal shrines came to be in the newly developed urban commercial or suburban districts only within recent decades.

7. Discussion and Summary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decreasing usage of Hokkien in Malaysia is that it is mostly due to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attitudes, beliefs and ideologies held by the majority of Malaysians of Hokkien ancestry,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usage among th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Sim 2012: 60-92). Take the case of Singapore as an example; before the launch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Hokkien as a colloquial language was used as a tool for electoral politics (Goh 2009: 62). Now Hokkien is seen as un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value of language learning (Chew 2007: 86-87). In Malaysia, the coali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had been sponsoring a parallel campaign (DeBernardi 2004: 172-173). In addition, the image of Hokkien-speakers are stereotyped in films as being crass, self-centered, materialistic, and money-hungry yet poor at managing their finances (Tan 2009: 131, 137), and the use of Hokkien is crude, uncouth, bawdy and intentionally "low-class", which affects the language

attitudes of people toward Hokkien-speaking.⁷

The currently study also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usage of the Hokkien language; however, we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Hokkien as a spoken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sociolinguistics but more to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Hokkien as an ethnic marker in the ritual contex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se of Hokkien expression in the naming of Na Tuk Kong has probably persisted longer in the Hokkien-dominated areas than the daily use of the language itself. Hokkien and other languages originated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such as Cantonese and Teochew, which have no formal written form, are made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in whatever language into which they are transcribed (Holden 2009: 21).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cripts, as demonstrated in *Table 3*, reveal the various degree of Hokkien ethnic markers in the Hokkien-dominated are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which enjoys a widely accepted formal written form. The study discloses that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s on Na Tuk Kong shrines face the threat of Mandarinization in terms of language use, of which the most powerful menace is from factory-manufactured mass products, whose written expression is predominately, and to some extent exclusively, Mandarin in nature.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discernibl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ity of Na Tuk Kong with a strong indication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and those without. The former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either the temples next to them or possesses a larger scale in size, whereas the latter located more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and suburban districts, while those with a stronger indication of the Hokkien ethnic marker show a longe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more followers.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ritten scripts for the deity of Na Tuk Kong signifies the intrusion of Mandarinization, backed by the more

⁷ Nevertheless, an updated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Hokkien in films produced in Singapore and Taiwan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Singaporean film, those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would use English, Mandarin and Hokkien interchangeably, while thei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tend to be monolingual, exclusively Mandarin users (Pan 2013: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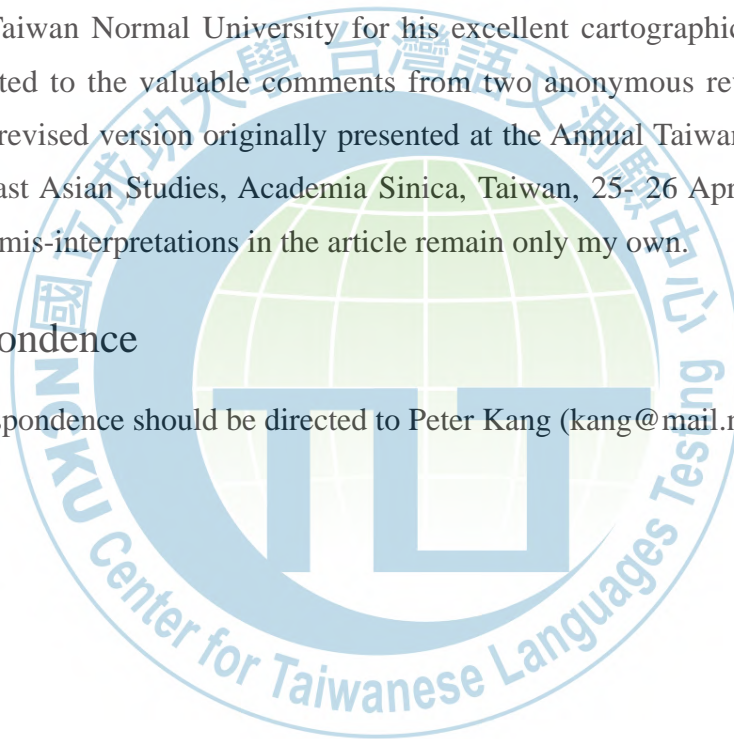
standardized factory-manufactured products in the urban and newly-developed suburban districts, where the local residents prefer the mass-produced products for their deity. Their relatively shorter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lso somewhat reflects the result of the Mandarin-speaking Campaign over the past decades.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Pek Wee Chuen of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his excellent cartographic work. I am also indebted to the valuable comments from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The paper is a revised version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Taiwan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5- 26 April 2014. Any error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article remain only my own.

Correspondence

Any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Peter Kang (kang@mail.ndhu.edu.tw).



References

- Chew, Phyllis Ghim-Lian. 2007. "Remaking Singapore: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 Amy B. M. Tsui, James W. Tollefson (eds.), *Language Polic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sian Contex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 73-93.
- Chua Beng Huat. 2003. "Taiwan's Future/Singapore's Past: Hokkien Films in Between," in *Life is not Complete without Shopping: Consumption Cultur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 156-173.
- DeBernardi, Jean. 2004.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h, Daniel P.S. 2009. "Eyes Turned towards China: Postcolonial Mimicry, Transcultural Elitism and Singapore Chineseness," in Daniel P.S. Goh, Matilda Gabrielpillai, Philip Holden and Gaik Cheng Khoo (eds.), *Race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pp. 53-69.
- Holden, Philip. 2009. "A Literary History of Race: Reading Singapore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a Historical Frame," in Daniel P.S. Goh, Matilda Gabrielpillai, Philip Holden and Gaik Cheng Khoo (eds.), *Race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pp. 19-35.
- Kang, Peter. 2012. "Hybrid Localization and Ethnic Marker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Hokkien Written Inscription of Stele and Deity Tablets around Taiping, Malaysia,"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4(2): 64-83.
- Nathan, Julius Ernest. 1921.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d Protected States of Johore, Kedah, Perlis, Kelantan, Trengganu, and Brunei, 1921*. London: Waterlow & Sons.

- Neoh Kok-Boon. 2013. "Termites and human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th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the Netherlands 66: 30-31.
- Pan Hui-hua. 2013, "Language Use Phenomena in Southern Min Language Films Produced in Taiwan and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Din Tao: Leader of the Parade and I not Stupid*," *Monumenta Taiwanica* 8: 59-107. (in Chinese)
- Sim Tze-wei. 2012, "Why are the Native Languages of the Chinese Malaysians in Decline?"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4(1): 60-92.
- Tan Chee-Beng. 2000a. "Socio-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Identities,"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70.
- _____. 2000b. "Th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2-315.
- Tan, Kenneth Paul. 2009. "Racial Stereotypes in Singapore Films: Commercial Value and Critical Possibilities," in Daniel P.S. Goh, Matilda Gabrielpillai, Philip Holden and Gaik Cheng Khoo (eds.), *Race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pp. 124-140.
- Turnbull, Constance Mary. 2009, "Penang's Changing Rol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 - 1946," in Yeoh Seng Guan, Loh Wei Leng, Khoo Salma Nasution & Neil Khor (eds.). 2009, *Penang and Its Region: the story of an Asian Entrepôt*.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 30-53.
- Virunha, Chuleeporn. 2009. "From Regional Entrepôt to Malayan Port: Penang's Trade and Trading Communities, 1890 - 1940," in Yeoh Seng Guan, Loh Wei Leng, Khoo Salma Nasution & Neil Khor (eds.). 2009, *Penang and Its Region: the story of an Asian Entrepôt*.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 103-130.

Yeoh Seng Guan, Loh Wei Leng, Khoo Salma Nasution & Neil Khor (eds.).
2009. *Penang and Its Region: the story of an Asian Entrepôt*.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ppendix A: Place Name Conversion Table

English/Malaysian	Pèh-ōe-jī	Characters
Bukit Kecil	<i>Chià-pa</i>	蔗芭
Bukit Mertajam	<i>Tōa-soaⁿ-kha</i>	大山腳
Gat Lebuh Noordin	<i>Thó-bé-kiô</i>	土尾橋
George Town	<i>Pin-siâⁿ</i>	檳城
Jalan Pintal Tali	<i>Phah-soh-hāng</i>	打索巷
Kulim	<i>Ku-lim</i>	居林
Nibong Tebal	<i>Ko-ian</i>	高淵
Pokok Assam	<i>Pò-koh-a-sam</i>	布各亞三
Sungai Pinang	<i>Pin-nîg-sū Siang-khe-kháu</i>	檳嶼雙溪港口
Taiping	<i>Thài-phêng</i>	太平
Tanjong Tokong	<i>Pin-nîg-sū Hái-chu-sū</i>	檳榔嶼海珠嶼

Appendix B: Malaysian-Hokkien and their English Equivalents

Malaysian Hokkien	Pèh-ōe-jī	Characters	English
Boo Tong San	<i>Bú-tong-san</i>	武當山	Mountain Boo Tong
Chin Kang Hoay Kuan	<i>Chin-kang hōe-koán</i>	晉江會館	Hostel for fellow-countrymen from Chin Kang
Hean Thean Seong Tay	<i>Hiân-thian-siōng-tè</i>	玄天上帝	The Supreme Emperor of the Dark Heavens (A Deity)
Jit Sin	<i>Jit-sin</i>	日新	Everyday New (Name of an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Tek Choo Kong	<i>Tē-chú kong</i>	地主公	Earth God
	<i>Chiòh-lêng-kiong</i>	石靈宮	Temple of Stone Spirit
	<i>Kóng-hok-kiong</i>	廣福宮	Temple of Extensive Happiness
	<i>pat-sian-chnái</i>	八仙綵	Lanterns and Banners of the Eight Immortals

Appendix C: Photos of Na Tuk Kong shrines in Table 2



Photo A1



Photo A2



Photo A3



Photo A4



Photo A5



Photo A6



Photo A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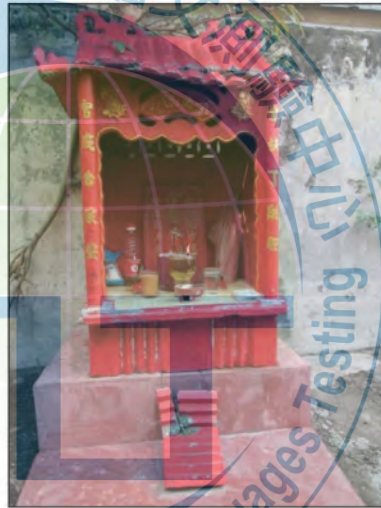


Photo A8



Photo A9



Photo A10



Photo A11



Photo A12



Photo A13



Photo A14



Photo A15



Photo B1



Photo B2



Photo C1



Photo C2



Photo C3



Photo C4



Photo C5



Photo D1



Photo D2



Photo D3



Photo D4



Photo D5



Photo D6



Photo E



Photo F1



Photo F2



Photo F3



Photo F4



Photo F5



Photo F6



Photo G1



Photo G2



Photo G3

Tâi-gí siaⁿ-tiâu ê siaⁿ-hák tèk-sèng: F0 tōng-thài biô-oē kap sî-kan-piau-chún-hoà

Khá-lē KOA

Ko-Hiông I-hák Tâi-hák Cheng-sîn-kho

Si-chong TĒⁿ

Ko-Hiông I-hák Tâi-hák Phoē-hu-kho

Tiah-iàu

Tâi-gí ū hók-chháp ê siaⁿ-tiâu kiát-kò. Goán chhái-iōng tiān-náu hú-chō siaⁿ-hák hun-sek lâi biô-oē tōe-tiōh sî-kan tōng-thài-sèng piàn-hòa ê seng-kàng siaⁿ-tiâu ê im-pîn. Chhú-tiōh Tâi-gí siaⁿ-tiâu ê goán-sú F0-over-time kiâⁿ-jiah liáu-āu, koh ēng thâu-boé II ê sî-kan sio-siāng-tiām lâi chò sî-kan-piau-chún-hòa ê F0-over-time, tit-tiōh kok siaⁿ-tiâu ê pêng-kun siaⁿ-hák chham-sò, siaⁿ-tiâu biâu-siá, kap tiâu-tat. Kiat-kó hián-sī Tâi-gí 7 ê siaⁿ-tiâu kiâⁿ-jiah ē-tit pun-chò 7 kûn chū-chíp. Kap kòe-khì chai--ê bô kâng--ê ū: (1) Tē-5-tiâu sī ùi tiong-ng kàng-koh-seng ê tōng-thài-sèng siaⁿ-tiâu, m̄-sī ùi kē chiūⁿ-khí--ê. (2) Jíp-siaⁿ té-tiâu sī pēⁿ-tiâu m̄-sī kàng-tiâu. (3) Té-tiâu pí-khí kî-tha siaⁿ-tiâu m̄-sī hoat-siaⁿ sî-kan siōng té--ê. Chóng-kóng, goán chhái-ēng F0 tōng-thài biô-oē kap sî-kan-piau-chún-hòa chit-2-hāng lâi piáu-hián Tâi-gí 7 ê siaⁿ-tiâu. Āu-pái thang kè-siok gián-kiù siaⁿ-tiâu hun-lūi, sèng-piat tui-pí, kap pēⁿ-lí siaⁿ-tiâu.

Koan-kiān-sū: Tâi-gí, siaⁿ-tiâu gí-giân, siaⁿ-hák, F0, hoat-siaⁿ sî-kan,
sî-kan-piau-chún-hoà

The Acoustic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ese Tones: F0 Profiles and Time-normalization

Chiao-Li Khale K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Kaohsiung Municipal Hsiao-Kang Hospital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Shih-Tsung CHENG*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Abstract

Few studies of Taiwanese tones, which have a complex tonal structure, used computer-assisted acoustic analysis to measure time-varying dynamic pitch patterns in contour tones. After acquiring raw F0-over-time traces of lexical tones, we calculated F0-over-normalized time data and plotted F0 profiles along 11 equidistant time axis. Mean acoustic parameters, individual tone descriptions, and tone numbers are described. Our data show that seven lexical tones are grouped into seven tightly clustered, but distinct patterns. However they differ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1) Tone-5 is a mid falling-rising, rather than low-rising tone. (2) Short tones are level tones but not falling tones. (3) Short tone (entering tone) is not shorter in duration than long tones (non-entering tone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presents F0-over-normalized time patterns and duration of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and provides time normalization as a robust model to study tone categorization, gender tone contrast and pathologic tones.

Key words: Taiwanese, tone language, acoustic, F0, duration, time normalization

收件日期2014.6.6/修訂日期2014.7.21/接受日期/2014.8.5

1. Introduction

In tone languages, specific and often brief intonation contours that are linked to the articulated segments of speech form the basis of word meaning (Crystal, 1997:174). A tone is a fixed underlying pitch pattern carried by one or more syllables or more that can distinguish words (lexical tone) or grammatical functions (prosodic tone). Speakers of tone language employ absolute pitch as a critical feature of speech and they refer to precise and stable absolute pitch templates (pitch height and contour) in enunciating words (Deutsch et al., 2004). However, the acoustic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tone, such as pitch contour shape or pitch height, have a range of acoustic variations across which the linguistic category remains invariant (Ross et al., 1992a).

The tone of the human voice is determined by how quickly the vocal cord oscillates to vibrate the air to make a sound wave. The relative height or lowness of a tone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of vibration of the vocal cord/air, which is manifested acoustically by F0 (or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indicating the lowest frequency counting from zero, measures the rate at which the largest pattern repeats in a sound wave. It is a highly variable acoustical parameter while the value of F0 measured at a particular instant indicates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speaker's vocal cord. The time-varying F0 contour carries abundant linguistic information and in tonal languages like Taiwanese and Thai, determines the meaning of a syllable.

Taiwanese is a tonal language with seven lexical tones: high-level (Tone-1), high-falling (Tone-2), low-falling (Tone-3), low-short (Tone-4), low-rising (Tone-5), mid-level (Tone-7), and mid-short (Tone-8) (Cheng, 1997). Tone-6 is missing and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merged with Tone-2 or Tone-7. There ar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escribe Taiwanese tones, and among them, five-scale numerical description of tone values and tone letters (iconic schematics of the pitch trace of the tone) were employed in most previous studies. Very few studies of computer-assisted acoustic analysis of Taiwanese tones, which have a complex

tonal structure, have been conducted to provide digitalized measurements of time-varying dynamic pitch patterns profiling in contour tones (Hsieh, 2006; Tseng, 1995). These studies described the measured tone profiles by using the pitch range, mean frequency, the beginning/ending of pitch, and du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Although these parameters can optimally depict level tones (Tone-1 and Tone-7), multipl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ime-varying dynamic pitch patterns such as up-/down-shift profiling in contour tones (Tone-2, Tone-3, Tone-5) can not be adequately described.

Chiung (Chiung, 2003) introduced a novel method of modeling the dynamics of F0 contour, the so-called tonal triangle analysis (MOTTA), which stemmed from the concept of slope of the pitch trajectory, to specify the contours of Taiwanese tones in 5 criteria of acoustic properties. Each monosyllabic contour was treated as a triangle, which was determined by the beginning point, the lowest point (inflection point), and the ending point of the F0. Then the curve of frequency became analytical data by transforming tonal triangle into five values, which are the beginning point, ending points, two angles, and the length ratio of two sides in the tonal triangle. MOTTA parameters represent the tone contour more accurately by evaluating up-shift and down-shift angles of tone curves and provide analytical data for statistical formulation. However, MOTTA has two shortcomings. 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contours in the plot of F0 as a function of time. In addition, only the Tone-5 contour, which approximates the hypothetical tone curve of MOTTA, can b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5 criteria of acoustic proper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F0 patterns of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with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ynamic of tone contours. The goal is achieved by obtaining complete F0-over-time data from word utterance by computer-assisted pitch analysis. The time-varying F0 data of each syllable is then time-normalized by the utterance duration so that each tone contour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can be aligned in similar normalized-

time plots. Time-normalized F0 data of different tone category can be a basis of statistical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for future Taiwanese tone studies.

2. Methods

Subjects

We carried out a normative speech study with 30 right-handed healthy native Taiwanese speakers residing in southern Taiwan, 15 males and 15 females who are between 20 and 58 years of age. (38.1+10.4).

Word-reading list

Pictured word-reading task with bi-syllabic words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seven lexical tones in order (Table 1). We used bi-syllabic words rather than monosyllabic words because bi-syllabic words are more greatly used in Taiwanese speech. Since the first syllable exhibits sandhi tone and the second syllable remains in base tone (citation form) in reading of bi-syllabic words (Cheng, 1968), only the recoding of second syllable was sampled for analysis. We also consider the co-articulatory phenomena involving lexical tones in Taiwanese (Peng, 1997; Wang, 2002). To minimize the co-articulatory effects between adjacent tones, the bi-syllabic wor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offset of the surface tone of the first syllable falls in the same region of tone space as the onset of the tone of the second syllable (Gandour et al., 1996) were used.

Table 1. Bisyllabic word-reading list

Toneal Category	Word	Surface tones	Meaning of word	Sample syllable
Tone-1	Hóe-chhia	hóe chhia	Train	Chhia
Tone-2	Tek-sún	tek sún	Bamboo shoots	Sún
Tone-3	Èng-chhài	èng chhài	Water spinach	Chhài
Tone-4	Ìn-sek	ìn sek	Inkpad	Sek
Tone-5	Sin-niū	sin niū	Bride	Niū
Tone-7	Ke-n̄ng	ke n̄ng	Egg	N̄ng
Tone-8	Kut-lát	kut lát	Industrious	Lát

Recording procedure & Computer-assisted acoustic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s

The task was explaine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before the recording session.

Seven tokens with four repetitions were managed to be recorded from all 30 subjects. Recording were made with a Sony IC Recorder (ICD-SX) with Digital Voice Editor V. 2.28. Then we used the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software Computerized Extraction of Components Intonation of Language (CECIL, JAARS, Waxhaw, NC) (Ross et al., 1986; Ross et al., 1992b) to sample the second syllables of 840 word-recordings and to analyze them.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which was determined by a program implemented in CECIL. was extracted every five millisecond (ms) and shown in semitone. Semitone, which is the best known psycho-acoustic scale in the case of pitch perception (Nolan, 2003), is the logarith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physical Hertz scale and an adequate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of pitch and pitch interval in speech. Duration

of each tone is calculated from the number of F0 data of each tone multiplied by 5 (ms).

The trace of each of 30 speakers per tone type was obtained by averaging F0 data of 4 utterances for each speaker per tone type.

Statistics

Every trace was time-normalized by computing the F0 at 11 equidistant points in time from beginning to offset of the tonal stretch defined above. Time normalization was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raw F0 curve to eleven equidistant points (p0, p10, p20, p30, p40, p50, p60, p70, p80, p90, p100, see normalized-time plots) along the time-axis, which affords adequate time resolution for the F0 contours. The F0 value of p0 is the start pitch and that of p100 the end pitch. The F0 value of second equidistant point (p10) is obtained by averaging all the F0 data within the p5-p15 time frame, and so on with p20, p30, p40, p50, p60, p70, p80, p90. The reduced F0 data was then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time axis of 11 equidistant points, along with raw F0 data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 time for 30 speakers per tone type. Mean F0 time-normalized data (N=30) for each of 7 tones were calculated and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 Mean F0 parameters for each of 7 tones, including pitch range, start and end pitch, and duration were also computed.

3. Results

F0 traces for 30 speakers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time (left panel) and normalized-time (right panel) are shown in Fig 1-4. F0 profiles of level tones (Tone-1 and Tone-7) are shown in Fig 1, those of falling tones (Tone-2 and Tone-3) in Fig 2,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 8) in Fig 3, rising tones (Tone-5) in Fig 4. To remove the speaker-individual variation, the mean F0 contours for each of the seven lexical tones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s are shown in Fig 5.

F0 profiles for each of 30 speakers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 time (left

panels, Fig 1-4) exhibit substantial variability or perturbation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the so-called “jitter”. Jitter is affected by the inadequate control of vocal cord vibration and can be observed in normal speakers and more severely in patients with voice pathology (Brockmann et al., 2011). Time-normalization of F0 data removes the jitter in the contour profiling, transforms “zig-zag” raw F0 traces into a “smooth-out” curves, and aligns the curves for each of 30 speakers along 11 equidistant time axis (right panel, Fig 1-4) in which F0 patterns of each tone (level or down-/up-shift) can be visually appreciated and qualitatively described. In addition, due to the equal numbers of F0 data on normalized-time scale of utterance per tone per patient, mean F0 contours for each of the seven tones can be obtained (N=30), shown in Fig 5. Furthermore, acoustic parameters crucial for tone description and tone value scale can be acquired. These time-normalized F0 data can also be useful in statistical formulation and modeling for future studies in Taiwanese phonetics.

Visual inspection of the data reveals that the seven lexical tones are clearly grouped into 7 distinct patterns. Tone-1 starts at the high pitch range, dips 1.5 semitone in average to the middle of the syllable, and rise slightly (0.4 semitone in averag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yllable (Fig 5 and Fig 1 upper panel). Tone-7 begins at the mid pitch range close to where Tone-5 starts, remains level, and rises slightly (0.4 semitones in average) at the end of the syllable (Fig 5 and Fig 1 lower panel). Tone-2 peaks around the onset of the syllable and then falls to the mid pitch range (high-falling, Fig 5 and Fig 2 upper panel). Tone-3 (low-falling, Fig 5 and Fig 2 lower panel) starts in the speakers’ low pitch range, dip toward the end of the syllable, and rise slightly at the end. Tone-2 drops more than Tone 3 (2.7 vs. 2.3 semitones dip in average). Tone-4 begins in the speakers’ mid pitch range and drops slightly toward the end (1.1 semitones dip in average) (mid-short, Fig 5 and Fig 3 upper panel). Tone-8 starts at the speakers’ high pitch range, rises even higher at the onset and remains level toward the end of the syllable (0.6 semitone rise in average) (high-short, Fig 5 and Fig 3 lower panel). The tone pattern of two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8, resembles that of the

level tone. Contour curve of Tone-5 is characterized as a symmetric concave upward, which starts at the mid pitch range, drops 2.4 semitones in average to the low pitch rang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yllable, then rises up to the end of the syllable at the mid pitch range where it starts.

Our data shows that the start and end points of all tones cluster at three distinct levels (Fig 5): Tone-2 starts at the highest pitch and end at where Tone-8 and Tone-1 end; Tone-1 and Tone-8 start and end at high range; Tone-4, Tone-5 and Tone-7 all start and end at mid-range; Tone-3 starts at the mid range slight lower to where Tone-4, Tone-5 and Tone-7 start; Tone-3 falls to the low range with Tone-5 during the first half and dip to the lowest pitch at the end, while Tone-5 rises to where Tone-7 and Tone-4 end. In general, the pitch range of three dynamic tones (Tone-2, Tone3, and Tone-5) is more than 2 semitones while that of two level tones and two short tones is less than 1.5 semitones. Both Tone-7 (mid-level) and Tone-8 (high-short) span within only 1 semitone in pitch range. Tone-1 (high-level) and Tone-4 (mid-short) are characterized by a 1.5 semitones and 1.37 semitones gradual-slope falling respectively.

The mean duration of seven tones (N=30) are plotted in Fig 6 and the data summarized in Table 2.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tones differ substantially in their duration. Rising tone (Tone-5) and level tones (Tone-1 and Tone-7) are longer than falling tones (Tone-2 and Tone-3) and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8). The rising tone is the longest tone, followed by the low-level tone (Tone-7) and high-level tone (Tone-1). Mid-short tone (Tone-4) is the shortest tone. Interestingly, mid-falling tone (Tone-3) is considerably shorter than mid-short tone (Tone-8). Tone-4 is the shortest tone of all.

Fig 1. The F0 profiles of level tones, Tone-1 (high-level) and Tone-7 (mid-level),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 time (left upper and lower panels) an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 (right upper and lower panels), uttered by 30 spea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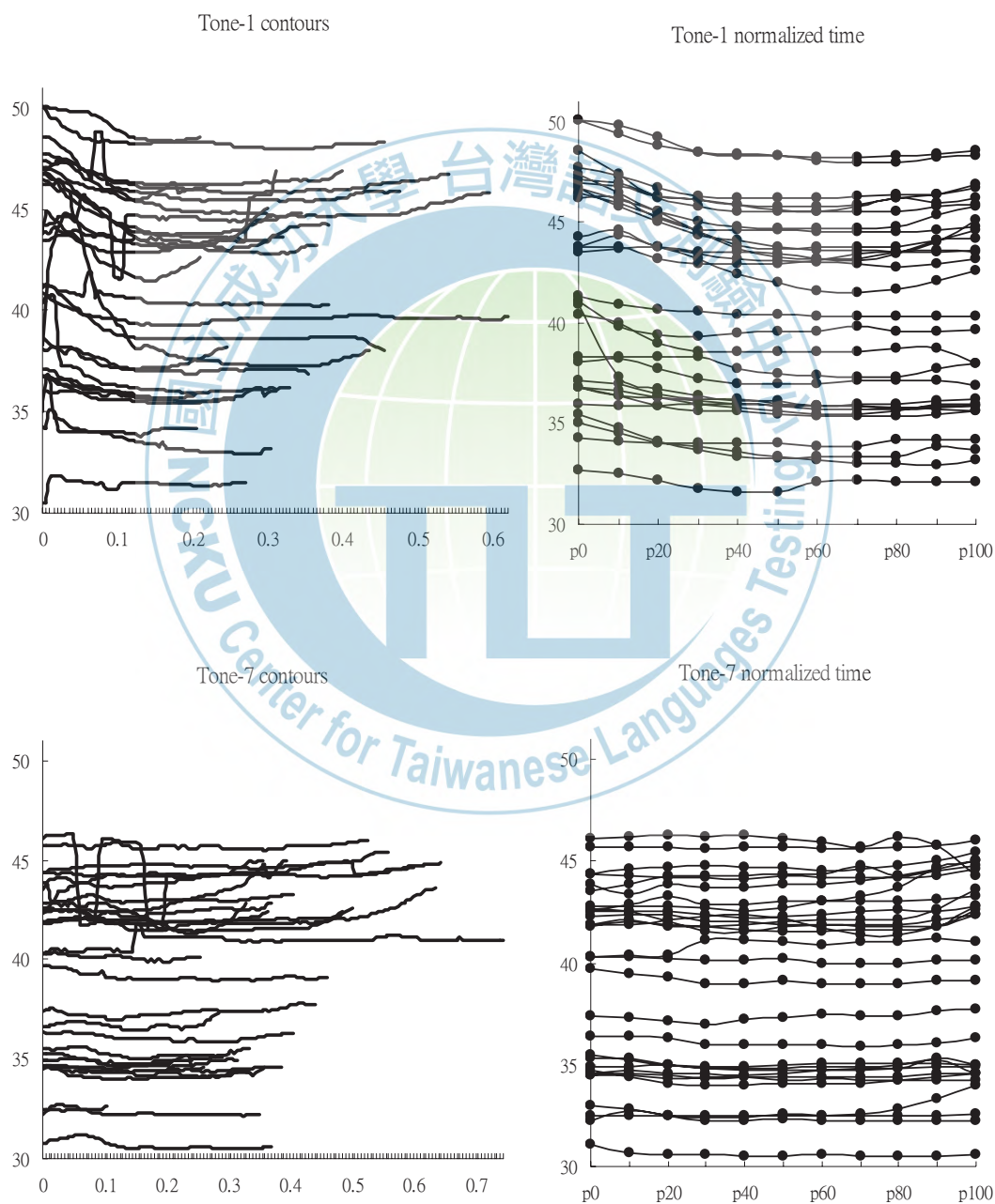


Fig 2. The F0 profiles of falling tones, Tone-2 (high-falling) and Tone-3 (mid-falling),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 time (left upper and lower panels) an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 (right upper and right lower), uttered by 30 spea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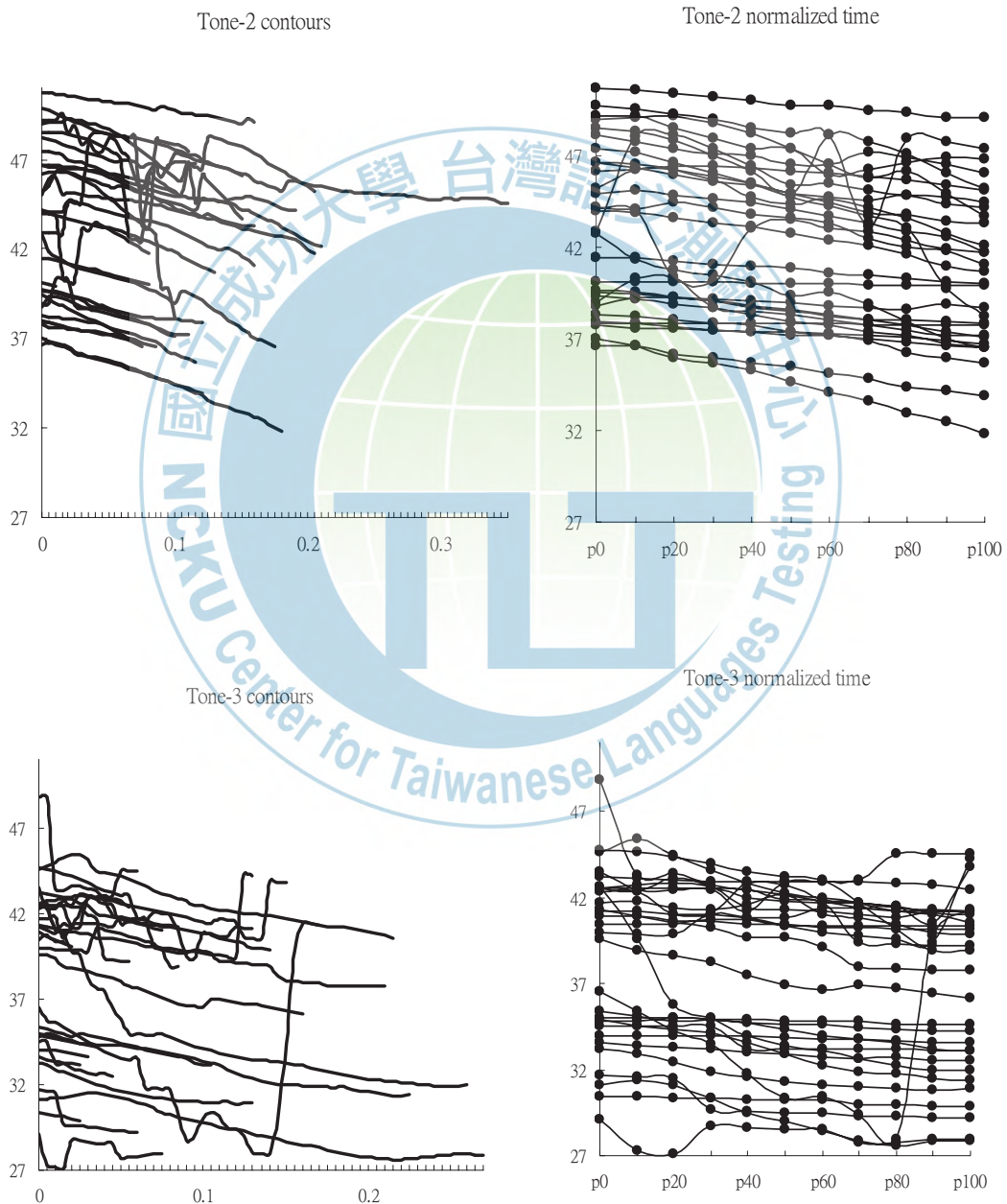


Fig 3. The F0 profiles of short tones, Tone-4 (mid-short) and Tone-8 (high-short),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Time (left upper and lower panels) an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time (right upper and lower panels), uttered by 30 spea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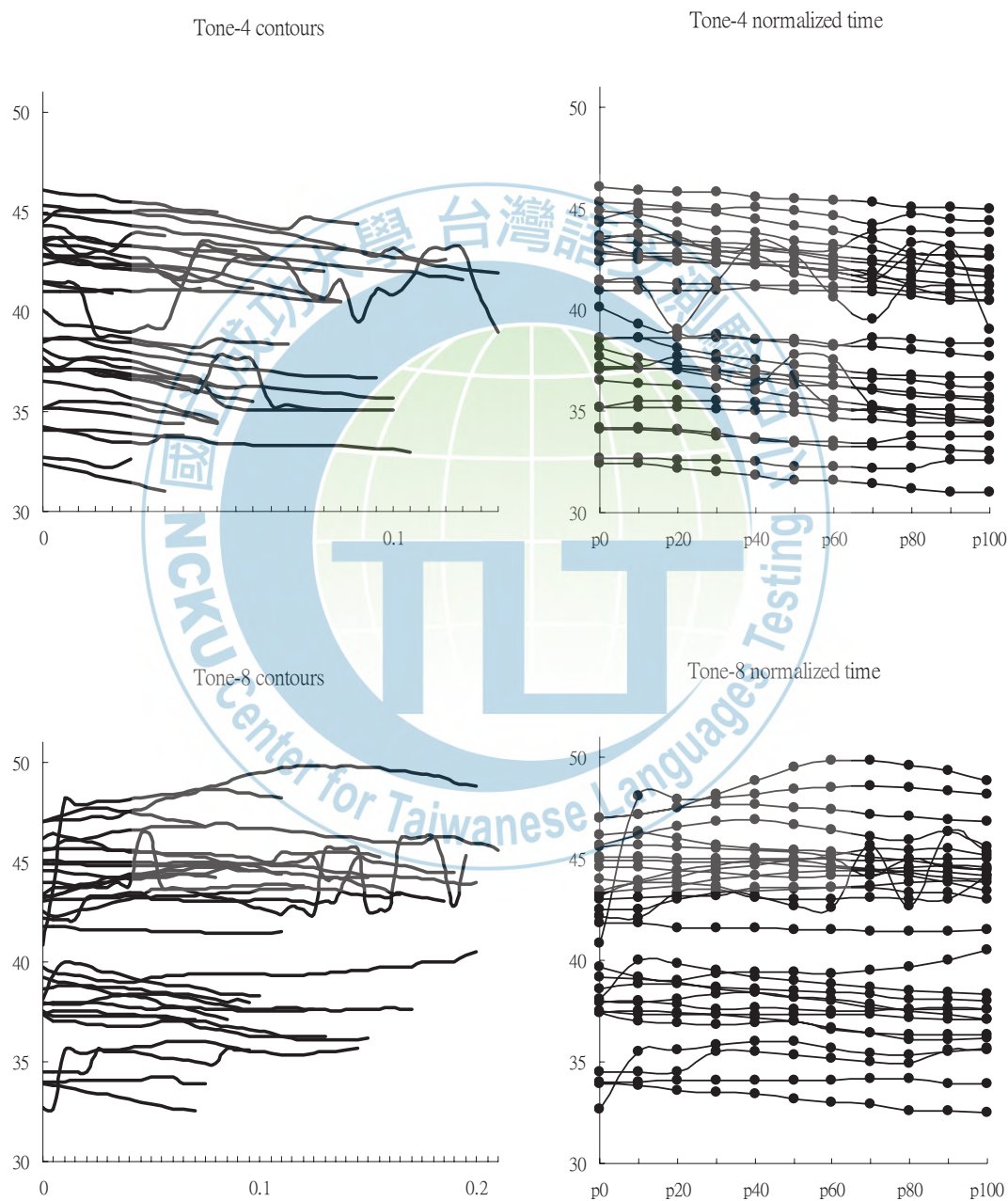


Fig 4. The F0 profiles of Tone-5 (mid-rising),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n-normalized time (left) an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time (right), uttered by 30 spea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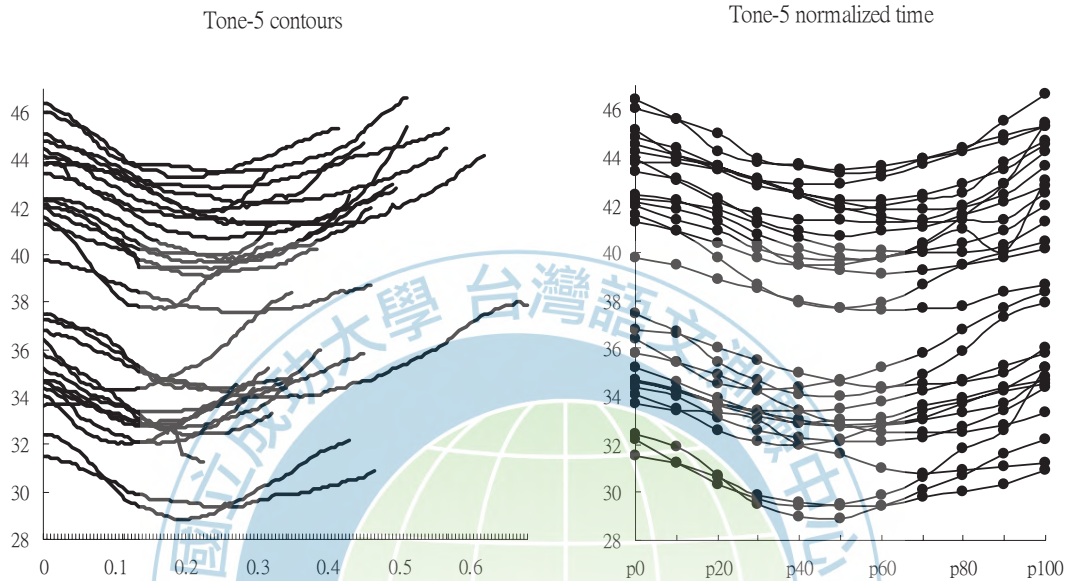


Fig 5. The mean F0 contours for seven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 (N=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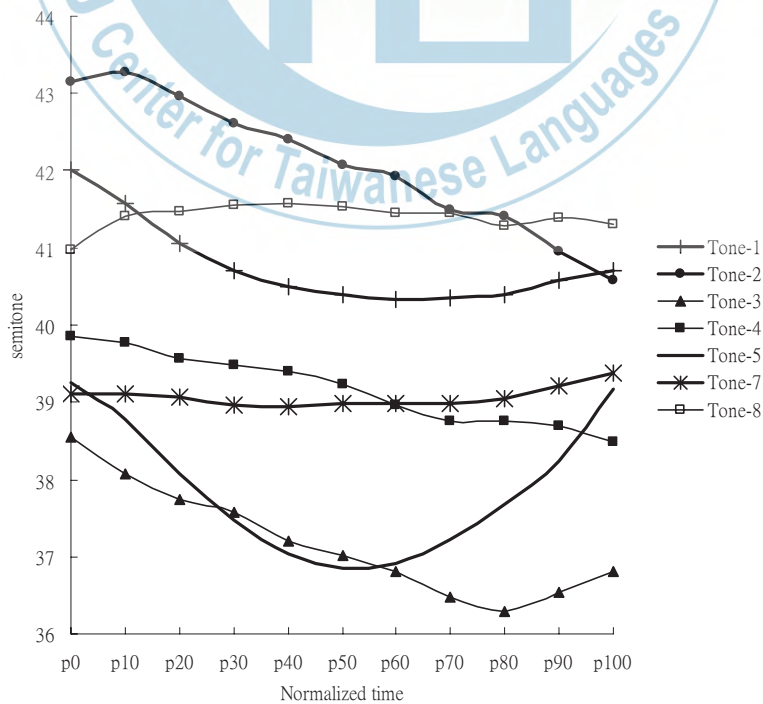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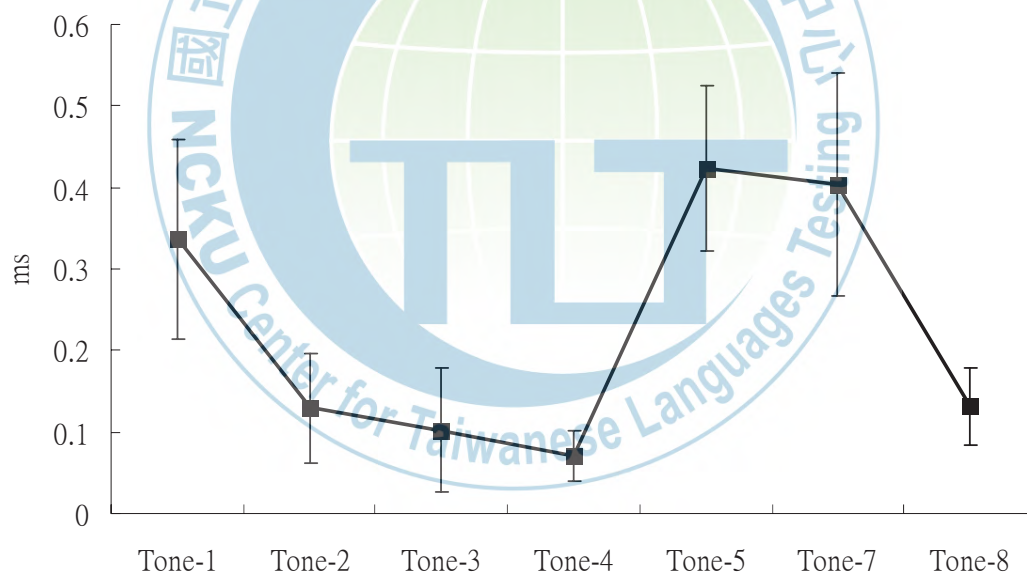


Table 2. The mean F0 parameters of Taiwanese 7 tones
 (Pitch range, Start and End pitch, and Duration) (N=30)

Categories	Pitch range	Start pitch	End pitch	Duration
Tone-1	1.69 (40.33-42.02)	42.02	40.71	0.337 ± 0.122
Tone-2	2.71 (40.57-43.28)	43.15	40.57	0.129 ± 0.067
Tone-3	2.25 (36.30-38.55)	38.55	36.80	0.103 ± 0.077
Tone-4	1.37 (38.48-39.85)	39.85	38.48	0.071 ± 0.031
Tone-5	2.40 (36.85-39.25)	39.25	39.17	0.423 ± 0.101
Tone-7	0.43 (38.95-39.38)	39.11	39.38	0.404 ± 0.137
Tone-8	0.61 (40.97-41.58)	40.97	41.30	0.131 ± 0.046

Fig 6. The mean duration (ms) of seven Taiwanese lexical tones (N=30)



4. Discussion

Our findings in the mean F0 profiles reveals that the average patterns of all but one tone closely correspond to what has been found in literature. We propose in this study, that th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Tone-1, Tone-2, Tone-3, Tone-4, Tone-7, and Tone-8 in citation form (Table 3) matches up with Cheng's report

(Cheng, 1997). The only exception is Tone-5, the tone contour of which shows a mid pitch range start, falling in the first half, inflecting at mid-time, and rising in the second half in F0 analysis, therefore it is described as mid-falling-rising, in contrast to Cheng's description as low-rising. Chiung in 2003 also reported the same tone change in Tone-5 in younger Taiwanese speakers and northern Taiwan speaker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change is diachronic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with the Mandarin spoken in Taiwan (Chiung, 2003). The results of F0 contour analysis of Tone-5 in our speakers from southern Taiwan (aged 38.1+10.4) confirm the finding of tone change in Tone-5. More speech data from speakers living in other areas should be collected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ynchronic change.

Chiung also reported merging of Tone-4 and Tone-8 in his informant and attributed the phenomena to age and area facto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0 traces of two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8, is succinct in our study. Both tones present as level pattern,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ne-4 and Tone-8 is around one semitone at the onset and more than two semitones at the offset. This two semitone differences in pitch height can be easily discriminated according to a tone perception study by Sun (Sun and Huang, 2012). Our result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Hsieh (Hsieh, 2006) since speakers of both studies are from southern Taiwan and of similar ages. Further statistical analysis can be performed to see if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Traditionally, Taiwanese tone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main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yllable endings with short tones (Tone-4 and Tone-8) that end in checked syllables (i.e. unreleased voiceless stops [p, t, k, ?]), and long tones, which includes level tones (Tone-1 and Tone-7); and contour tones (Tone-2 and Tone-3 as falling, and Tone-5 as rising), ending in all others types of syllables (i.e. free syllables) (Cheng, 1997; Chiung, 2003). Previous studies described short tones as falling tones with short duration and long tones as longer in dur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F0 profiles and duration in Taiwanese tone categorization are more complex than previously described. We found that Tone-8 (high-short) is overall a level tone with a pitch range of 0.62 semitones in average, in comparison with

Tone-1, a conventional high-level tone which has a pitch range of 1.69 semitones in average. Since pitch register can not readily distinguish Tone-1 and Tone-8, the discrimination may be dependent on duration (Tone-1 vs. Tone-8, 0.337 vs. 0.131) and in addition on the energy burst produced by the sudden closure of air by unreleased voiceless stops in short tones (Jian, 1998). The same argument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Tone-4 (mid-short) and Tone-7 (mid-level).

Since five-scale numerical tone values is a straightforward and instinctive way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 of the tones by many authors, we also propose a modified tone value according to the F0 data of this study. First, we obtain 6 equidistant pitch points between the highest pitch (43.28 semitones at P10 of time-normalized plot of Tone-2) and the lowest pitch (36.3 semitones at p80 of time-normalized plot of Tone-3) and divide the F0 axis of Fig 5 into 5 equal intervals, assigned as number 5, 4, 3, 2, 1, from top to bottom (see Fig 7a). Pitch range of each interval was 1.396 semitones. A two-number system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time-varied contour. If the F0 trace of one tone maintains in the top first interval, it is designated 55. If the F0 trace of another tone spans the second-to-bottom and the bottom interval, it is designated 21.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description are listed in Table 3. Due to the falling-rising nature of the F0 trace of Tone-5 in our study, a three-number designation is assigned, 313, different from Cheng,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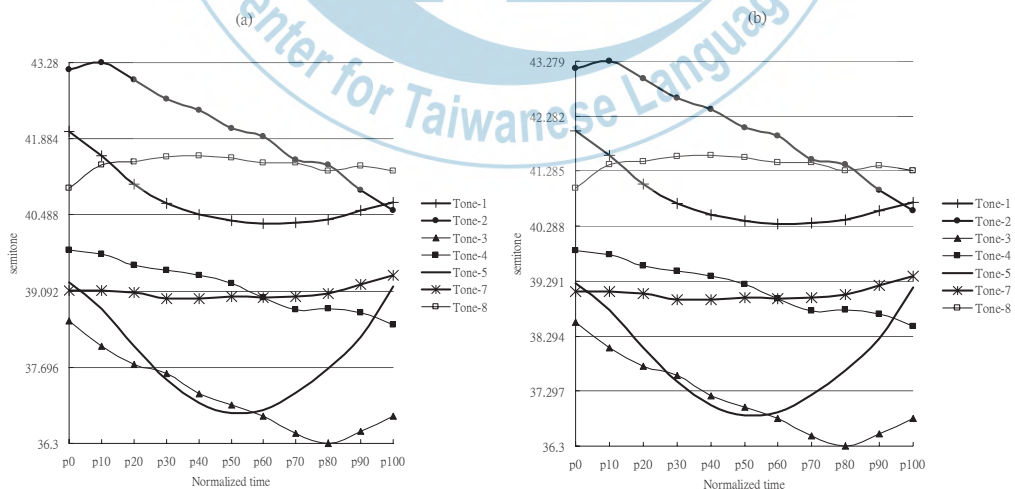
The five-scale numerical value system was devised by Chao to describe Mandarin, which has four distinct tones and a comparatively simple tonal structure than Taiwanese. In addition, Taiwanese tone space spans 7 semitones in pitch range (from 36.3 to 43.3 semitones), corresponding to between bass La to middle Mi of piano scales (i.e., A3, A#3, B3, C4, C#4, D4, D#4, E4), 7 semitones in total. Therefore we propose a novel 7-scale numerical tone value system to accurately designate Taiwanese tones by dividing the F0 axis into seven intervals. This reduces the pitch range of an interval to nearly one (0.997) semitones (Fig 7b). The result is also shown in Table 3.

Table 3. Modified tone description and tone values in comparison to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Categories	Tone-1	Tone-2	Tone-3	Tone-4	Tone-5	Tone-7	Tone-8
Description (Cheng 1997)	High-level	High-falling	Low-falling	Mid-short	Low-rising	Mid-level	High-short
Description (Ke et al. 2014)	High-level	High-falling	Low-falling	Mid-short	Mid-falling-rising	Mid-level	High-short
Numerical values (Cheng, 1997)	55	53	21	32	13	33	54
Numerical values (Ke et al. 2014)	44	53	21	32	313	33	44
Modified 7-scale values (Ke et al. 2014)	65	75	31	43	313	34	56

Fig 7. (a) F0 profiles of seven Taiwanese tones are plotted on the 5 scales of equidistant tone spans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pitch of Taiwanese tone range.

(b) F0 profiles of seven Taiwanese tones are plotted on the 7 scales of equidistant tone spans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pitch of Taiwanese tone range.



5. Conclusion

Our data provides a few suggestions about Taiwanese ton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First, Tone-5 uttered by native speakers from southern Taiwan is a mid falling-rising dynamic tone, rather than low-rising. Second, short tones are overall level tones rather than falling tones. Third, the so-called short tone is not necessary shorter than long tones (e.g. tone-8 is longer than Tone-2 and Tone-3). A novel 7-scale numerical system is also proposed to designate Taiwanese tones due to its complex tonal structure.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characterize all Taiwanese seven tones by computer-assisted acoustic analysis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in normalized time scale and tone duration. The procedure of time normalization reduces the raw “jittery” F0 trace to smooth tone run with F0 data as a function of normalized time. With these time-normalized data, mean F0 contour can be plotted and other acoustic parameters of each tone can be calculated in this study. In the future, we plan to apply adequate statistical formulation (such as MANOVA) or other statistical modeling to analyze acoustic difference in tone categorization, gender tones, and pathologic tones.

Acknowledgements

Thanks are due to Ms. Í Giok-ngô and Mr. Sím Kiàn-bêng for assistance with the experiments, to Prof. Chiung T. Wi-Vu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instruction on computer-assisted phonetic analysis, and to Prof. Yi-Hsin Yang, School of Pharmacy, College of Pharmac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assistance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grants from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93-KMUH-029).

Correspondence

Any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Shih-Tsung Cheng (tennsichong@gmail.com).

Reference

- Brockmann, Meike, Drinnan, Michael J., Storck, Claudio and Carding, Paul N.. 2011. Reliable Jitter and Shimmer Measurements in Voice Clinics: The Relevance of Vowel, Gender, Vocal Intensity, and Fundamental Frequency Effects in a Typical Clinical Task. [January]. *Journal of Voice*, 25.44-53.
- Cheng, Robert L. 1968.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41.18-42.
- . 1997. *Taiwanese and Mandarin Structure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aiwan*, Vol 1: Taiwanese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vol. 1. Taipei: Yuanliou.
- Chung, Wi-vun Taiffalo. 2003. Tone change in Taiwanese: Age and geographic factors. vol. 8. The 25th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43-5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Crystal, David. 1997:174. *The cambridge encyclopeid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Diana, Henthorn, Trevor and Dolson, Mark. 2004. Absolute pitch, speech, and tone language: Some experiments and a proposed framework. *Music Perception*, 21.339-56.
- Gandour, J., Potisuk, Siripong, Ponglorpisit, Suvit, Dechongkit, Sumalee, Khunadorn, Fuangfa and Boongird, Prasert. 1996. Tonal Coarticulation in Thai after Unilateral Brain Damage. *Brain and Language*, 52.505-35.
- Hsieh, Wei-chen. 2006. *The Acoustic Study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Southern Mi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Jian, Fran H. L. 1998. Classification of taiwanese tones based on pitch and energy movements. The 7th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pee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 Nolan, F. 2003. Intonational equivalence: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pitch sca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Barcelona.
- Peng, Shu Hui. 1997.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tones in different tonal and prosodic contexts. *Journal of Phonetics*, 25.371-400.
- Ross, E. D., Edmondson, J. A. and Seibert, G. B. 1986. The effect of affect on various acoustic measures of prosody in tone and non-tone languages: A comparison based on computer analysis of voice. *Journal of Phonetics*, 14.283-302.
- Ross, Elliott D., Edmondson, Jerold A., Seibert, G. Burton. and Chan, Jin Lieh. 1992a. Affective exploitation of tone in Taiwanese: an acoustical study of: tone latitude". *Journal of Phonetics*, 20.441-56.
- . 1992b. Affective exploitation of tone in Taiwanese: an acoustical study of "tone latitude". *Journal of Phonetics*, 20.441-56.
- Sun, Kuo-Chan and Huang, Tsan 2012.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Taiwanese tone perception by Taiwanese and English listener. *J East Asian Linguist*, 21.305-27.
- Tseng, Chin Chin. 1995. *Taiwanese Prosody: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Acoustic and Perceptual Data*,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 Wang, H. Samuel. 2002. The prosodic effects on Taiwan Min ton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839-52.

Work Report:

The Common Taiwanese Bible:

A Means of Seeking to Affirm the Selfhood and Integrity of Taiwanese and Their Language

Chùn-iók LĪM

Faith-Hope-Love website

English by Chheng-hun SIAU

The most commonly circulated and used in Bible in Taiwanese churches, the Romanized Taiwa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known as Barclay's Pêh-oē-jī Sèng-keng, has traversed through a long and treacherous journey.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3 as an “Amoy” vernacular language version.

Linguists tell us that there is at least 10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y and Taiwanese languages.

In the 1933 version, the proper names mostly follow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和合本) and pronounced in Amoy vernacular. As the results, they deviate further from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s. Not only does the Taiwanese language have its uniqueness, but that the language has also changed considerably. The Biblical scholarly research calls for new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expression to make the meaning more accurately understood. It is an opportune time to recuperate the selfhood and integrity of the mother tongue Taiwanese.

A new Chinese Version (現代中文譯本) was published in 1980 by the Bible Society to update the Union Version. A new Taiwanese Version 現代台語譯本 (New Testament with the Book of Psalms and Proverb since 2007) was also issued by the same. The new Taiw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retains some Amoy language, but also tends to adopt the accent (known as Choân-chiu accent) less

familiar to most of the Taiwane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makes the Bible appear to be in a “churchy-language” that exists in an isolated situation of common Taiwanese.

In 1973 a group of Rom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Biblical scholars did jointly attempt to translate a new Pêh-oē-jī Taiwa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ut it was confiscated by the KMT regime before it was circulate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political climate also demanded that Taiwanese language be totally replaced by Mandarin Chinese in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format. A 漢羅 (combined Chinese and Pêh-oē-jī) version was issued to help Taiwanese readers. However, problems also emerged 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word for “we/us” (我們) may be differently understood and said as “goán” or “lân” in Taiwanese. The readers are confused and puzzled.

In pursuit of knowing my mother tongue more intimately, I was impelled to join the Taiwanese Romanization Association (Tâi-oân Lô-má-jī Hiap-hōe). Under the tutorage and encouragement of Professor Lí Khîn-hoā^a (李勤岸) I endeavor to learn Lô-má-jī. As a rather new Taiwanese Christian, I yearn for a Bible that is close to my heart and mother tongue, which I can promote as well.

With the help of many experts, the existing Lô-má-jī computer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put to use. Furthermore, with the gracious consent by the owner of “Faith-Hope-Love” website, I was able to place different existing versions of Taiwanese Pêh-oē-jī Sèng-keng and many Romanized Taiwanese documents online.

With much encouragement and help from computer software experts and Biblical scholars who are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Taiwanese language, a group of volunteers and I were able to envision publishing a “Common Taiwanese Bible” based on Thomas Barcaly’s version. We hope to update the language to an easily understood without prior “church” experience.

We are convinced that Taiwanese language has its own uniqueness and integrity without being totally dependent on Chinese; therefore some of it can

only be expressed by using Lô-má-jī.

The Common Taiwanese Bible (CTB) follows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1. Converting the Barclay version of “Amoy” language into contemporary common Taiwanese.
2. Using Taiwanese syntax from Chinese as appeared in Chinese Union Version.
3. Instead of using verbatim direct translation, “functional equivalent” is applied.
4. William Campbell’s Dictionary (甘字典), Taiwanese Japanes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台日大辭典), and Taigi FHL Online Taiwanese-Chinese Dictionary (台華對應綜合大辭典), are used as the basis for defining the meaning, and the Online Common Taiwanese Dictionary (教育部常用詞辭典)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used to select the “preferred” and “common” accent.
5. Avoid using “feudalistic” terminology.
6. The proper names, when they appear in Pêh-oē-jī, are transliterated in Taiwanese phono-forma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known pronunciation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s. If they appear more than five times in the Bible, in the Chinese ideographic character edition, the commonly familiar Chinese terms are used, otherwise the new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terms will be used. A list of proper names in CTB along with original languages and variant of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hinese, Japanese, is attached as an “appendix” for the convenience of readers.
7. New transliterations are applied to all the terms of measurements. A list of their current equivalent will be attached as an appendix.
8. Footnotes are used when Old Testament verses are quoted or alluded to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CTB will appear in three different formats, a Pêh-oē-jī/Lô-má-jī, Hân-lô (漢羅), and Hân-lô Ruby (漢羅Ruby) ver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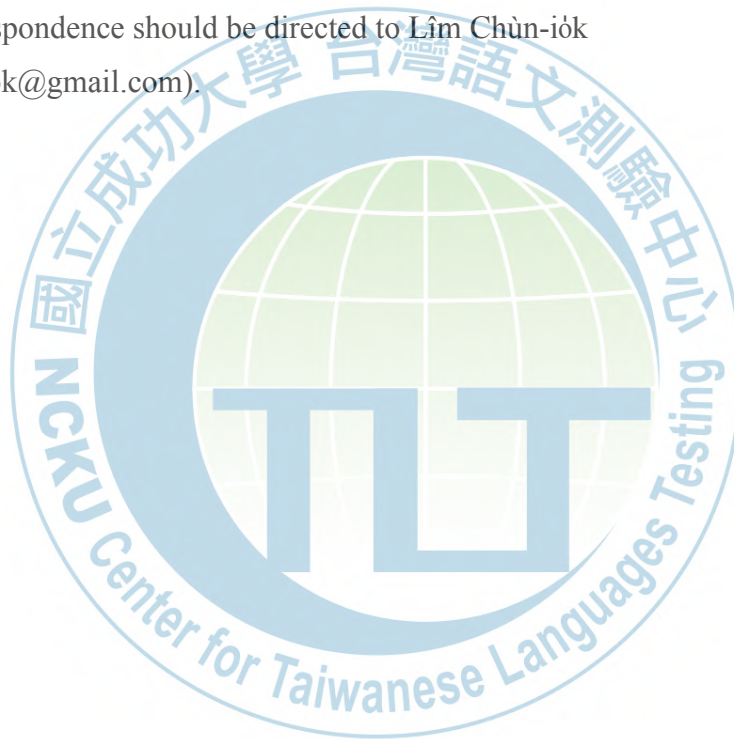
The task force team of CTB prays and hopes that it will be published in time

to dedicate it to the sesqui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The CTB wishes to show its deepest appreciation for the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of the project.

Correspondence

Any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Lîm Chùn-iòk
(limchuniok@gmail.com).



工作報告

tui-kiū ū tòi-gí-bùn chú-thé-sèng choân-bîn tòi-gí sèng-keng
追求有台語文主體性 ê 《全民台語聖經》

Lîm Chùn-iòk lîm chùn-iòk
林俊育

Faith-Hope-Love website

táh-ōe-thâu
1. 踏話頭

góa 33 hòe chiap-siū sé-lé liáu-āu chit nî tòi-pak-chhi siang-liân kàu-hōe
我 33 歲 接受 洗禮 了後 一 年 台北市 雙連 教會
hông soán chò chip-sū tiúⁿ-lô nî chit tiong-kan lêng-siū thak sèng-keng chú-jit
選 做 執事 長老 20 年 中間 靈修 讀 聖經 主日
chông-pài su-hōe ēng tòi-gí cheng hōe-iú bîn-chêng thak kang
崇拜 司會 用 台語 眾 會友 面前 讀 工

bók-su káng-tō ē sèng-keng cheh
牧師 講道 是 聖經 節。
Hit tong-si sui-jiân ū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m̄-koh góa hiáu
當時 雖然 有 《巴克禮 白話字 聖經》, 我 曉
pèh-ōe-jī hōa-gí pán ē 《hō-háp-pún sèng-keng sī bîn-kok í-chêng hōa-gí chin
白話字; 華語 版 是 《和合本》 聖經 是 民國 以前 是 華語, 真
oh thak kàu 1980 nî ū chhut-pán hiân-tái tiong-bûn êk-pún sèng-keng lán kóng
讀: 到 1980 年 有 出版 《現代 中文 譯本 聖經》, 人 講
ē-sái kā hōa-gí thak chò tòi-gí, m̄-koh tú-tiōh 「我們」 tòh m̄ chai thak lán
是「阮」? 這 是 我 做 基督徒 siōng 痛苦 是 尤其是 做
tiúⁿ-lô chip-sū bē hiáu thak tòi-gí sèng-keng sī chin kiàn-siáu ē tòi-chì。
長老、執事 曉 讀 台語 聖經 是 真 見笑 是 。

2001 nî ha-ba-t t'ai-hák khui tòi-gí khò lí khin-hōaⁿ kàu-siū lái kà m̄ lái
年 哈佛 大學 開 台語 課, 李勤岸 教授 來 教, 來 來
bo-su-tùn t'ai-oân ki-tok kàu-hōe ē sêng-jîn chú-jit-òh ká pèh-ōe-jī góa tam tiōh lán
波士頓 台灣 基督 教會 是 成人 主日學 教 白話字。我 咱 咱
bó-gí ē súi, chiū án-ne liáu lōh-khi múi jít chhim tòi-gí-bùn ūn-tōng tiong-kan,
母語 是 就 灑 落去, 每 日 浸 台語文 運動 中間,
jú lái jú kam-tiⁿ góa m̄ hā koat-sim beh ló-lèk lái gián-kiù hoat-tián ū
來 來 甘甜。我 下 決心 努力 來 研究 發展 有
chú-thé-sèng t'ai-oân bó-gí sèng-keng góa ū chit-ê bāng hoat-hêng chhut-pán lán-láng
主體性 是 台灣 母語 聖經。我 有 一個 夢: 發行 出版 人人
thak-ū koh ài-thak ē tòi-gí sèng-keng, hō lán ē kiáⁿ-kiáⁿ sun-sun ū lán ka-kī ē
讀有 愛讀 是 台語 聖經, 咱 咱 是 孫孫 有 咱 家已 是
bó-gí sèng-keng thang thak che m̄ sī lán chit t'ai t'ai-oân lán chhek-jim
母語 聖經 讀, 這 是 咱 代 台灣 人 是 責任。

tòi-gí sèng-keng chhám-tām sú
2. 台語聖經 是 慘淡史

góa tī lí khin-hōaⁿ kàu-siū ē chí-tō hā jîn-chin óh pèh-ōe-jī chham-ka hit
我 李勤岸 教授 是 指導 下 認真 學 白話字, 參加 讀

tong-sí i-keng sêng-lip 8 nî ê tái-oân lô-má-jī hiáp-hōe, jiát-sim chham-ú tái-gí-bùn
 當時 已經 成立 8 年 ê 台灣 羅馬字 協會， 熱心 參與 台語文
 ũn-tōng
 運動。

Hit sî, tân chheng-chùn tiúⁿ-lô ũ kā i ēng 6 nî pòⁿ chiah oân-sêng ê
 《ba-khu-lè pèh-ōe-jī sêng-keng》 tiān-chú tòng-àn hō góa, góa chiū ēng lāu kiát-gák
 sian-siⁿ khai-hoat ê TP (Taiwanese Package), kā kui pún sêng-keng ê sò-jī tiāu-hō
 先生 開發 先生 開發 ê TP (Taiwanese Package), kā kui 本 聖經 ê 數字 調號
 choán chò tiāu-hū tiāu-hō
 轉 做 調符 調號。

1933 nî chhut-pán ê 《ba-khu-lè pèh-ōe-jī sêng-keng》 sī ē-mng ōe pán-koân iáh
 bêng-bêng siá “Amoy Romanized Bible”, kah hiān-kim ê tái-gí iok bô
 kang-khoán tái-oân ki-tok tiúⁿ-lô kàu-hōe sin-giōng chó-sian khiok bián-kiōng kā i
 tòng-chò tái-gí lái ēng, ti-sú bók-chêng tái-oân kàu-hōe lái kah kàu-hōe gōa ê
 tái-gí ũ cheng chha
 明明 寫 “Amoy Romanized Bible”, kah 現今 ê 台語 約 10% 無
 全 款， 台灣 基督 長老 教會 ê 信仰 祖先 卻 勉強 kā 它
 當 做 台語 來 用， 致使 目前 台灣 教會 內 教會 外 ê
 台語 有 差。

1996 nî tái-oân sêng-keng kong-hōe koh kā i kái-siá chò tái-gí hàn-jī-pún
 bêng-bêng sī ē-mng ōe, ngē áu kóng sī tái-gí, chit tōⁿ tái-gí sêng-keng ê
 lèk-sú ũ kàu chhi-chhám chin bó sek-tòng hàn-jī, tian-tò tái-oân lāng
 歷史 有 夠 悽慘！), 真 chē 無 適當 ê 漢字， 顛倒 hō tái-oân lāng
 koh-khah thák bó só-í ũ lāng tái-gí hàn-jī-pún sêng-keng tēng-ūi chò
 tái-oân pèh-ōe-jī ê sat-chhiū
 「台灣 白話字 ê 殺手」。

1973 nî ũ thian-chú-kàu kah ki-tok-kàu háp-ek ê âng-phōe sêng-keng
 chhut-pán-siā tòh hō hit tong-sí tiōng-kok kok-bîn-tóng cheng-hú bûi-siu khi sio tiāu
 出版社 當時 ê 中國 國民黨 政府 沒收 去 燒掉。

Tùi chit hāng tái-chì, góa hoat-hiān chit-ê logic tēng-lùt gōa-lai cheng-koân só
 kim-chí sī hó mih-kiáⁿ pèh-ōe-jī sī lán tái-gí hó su-siá
 禁止 ê lóng 是 siōng 好 ê 物件。白話字 是 咱 台語 siōng 好 ê 書寫
 hē-thóng chin kín òh ē-hiáu lái thák siá iōng-ī chiap-siū kàu-iók
 系統， 真 緊 tòh 學 會 曉 來 讀 kah 寫， 容易 接受 教育。

2007 nî tái-oân sêng-keng kong-hōe chhut-pán hiān-tái tái-gí sin-iok sêng-keng ũ
 kā ē-mng ōe siu-kái chò tái-gí sī ián ēng kí sîp-koân choán-chiuⁿ
 khiuⁿ-tiāu in-iōng hiān-tái tái-gí êk-pún sin-iok sū chiū sī sú-iōng khah
 chíu lāng tái-oân pak-pō khiuⁿ hái-kháu khiuⁿ chin só-chāi hiān-tái tái-gí
 phó-phian khiuⁿ lám-pō khiuⁿ lái-pō khiuⁿ ũ lól-chha in-ūi pak-pō lāng bó
 腔 調 (引 用 《 現 代 台 語 譯 本 新 約 》 ê 序)， 就 是 使 用 khah
 少 人 用 ê 北 部 腔 / 海 口 腔， 真 chē 所 在 kah 現 代 台 語
 普 遍 腔 (南 部 腔 / 內 埔 腔) 有 落 差。 因 為 北 部 人 khah 無
 teh kóng tái-gí pak-pō khiuⁿ hái-kháu khiuⁿ chiū án-ne pián-chò jiók-sè khiuⁿ sī
 chin chū-jian ê hiān-siōng
 真 自然 ê 現象。

2013 nî ũ koh chhut-pán hiân-tâi tâi-gí êk-pún hàn-lô-pán sin-iok hù si-phian
 2013 年 有 koh 出版 《現代 台語 譯本 漢羅 版 新約 附 詩篇
 chim-giân 箴言》, chit-ê hàn-lô-pán sī choân hàn-jī kah lô-má-jī pèh-ōe-jī pēng pài, kah
 箴言, 這「漢羅版」是全 漢字 kah 羅馬字/白話字 並 排, kah
 lán it-poan teh kóng ê hàn-lô-pán (sek-tòng ê hàn-jī kah bô sek-tòng hàn-jī ê
 咱 一般 講 這「漢羅版」(適當 無 漢字 適當 漢字 這
 tâi-gí chhái-iōng lô-má-jī hâp-êng bô-kāng bô sek-tòng hàn-jī tâi-gí biân-kiōng ēng
 台語 採用 羅馬字 合用) 無 全。無 適當 漢字 這 台語 勉強 用
 ì-sù chàu-cheng ê hàn-jī hék-sī chō-jī chin chē hōa-gí tiān-náu bô hoat-tō phah
 意思 走精 這 漢字 或是 造字, 真 chē 華語 電腦 無 法度 phah
 chhut-lâi á sī tī bāng-lō téng-bīn piàn-chò loān-bé. Chit chiōng «hō hōa-gí hàn-jī pāk
 出來, 這 是 這 網路 變做 亂碼。Chit chiōng «hō hōa-gí hàn-jī pāk
 sí choân-hàn hē-thóng bô hoat-tō kiáⁿ chhut ũ tâi-oân chú-thé-seng tâi-gí lō
 死」這 全 漢 系統, 無 法度 行 出「有 台灣 主體性」這 台語 路。

3. tâi-gí sèng-keng ê chiūⁿ-bāng
 3. 台語 聖經 這 上網
 tâi-oân lô-má-jī hiáp-hōe hōe-oân tiāⁿ-tiāⁿ tùi góa chí-gí kóng sè-kài cheng
 台灣 羅馬字 協會 這 會員 定定 對 我 質疑 講 :「世界 tak 種
 gí-giân ê sèng-keng ũ chiūⁿ-bāng ē bāng-lō téng-bīn chhōe bô tâi-gí
 語言 這 聖經 有 上網, ná 會 網路 頂面 chhōe 無 台語
 sèng-keng 。 góa ũ kā tân chheng-chùn tiúⁿ-ló phah hó ê ba-khu-lè pèh-ōe-jī
 聖經。 我 有 kā 陳清俊 長老 phah hó ê 《巴克禮 白話字
 sèng-keng tiān-chú tòng-àn kau hōe tâi-oân sèng-keng kong-hōe khi pài-thok in
 聖經》 電子 檔案 交 hōe 台灣 聖經 公會 去 拜託 in
 chiūⁿ-bāng, m̄-koh m̄ chai sim-mih goân-in it-tit chiá-kháu bô chiūⁿ-bāng
 上網, m̄-koh m̄ 知 什麼 原因, in 一直 藉口 無 beh 上網。
 chí-hó koh chhiáⁿ tân chheng-chùn tiúⁿ-ló pèh-ōe-jī chí-ū sin-iok ê âng-phōe
 只好 koh 請 陳清俊 長老 kā pèh-ōe-jī chí-ū sin-iok ê âng-phōe
 sèng-keng phah chò tiān-chú tòng-àn góa chiū kau hōe àm-kong-chiáu chhū
 聖經》 phah 做 電子 檔案, 我 就 交 hōe 「暗光鳥 這
 (http://lomaji.com, khó-sioh í-keng koaiⁿ-mng) ê chhū chú tân-tē hong-giáu sian-siⁿ
 去 上網。 可惜 已經 關門) 這 厝 主 陳鄭弘堯 先生
 sin-bōng-ài bāng-chām choan-sim chò hōa-gí sèng-keng
 信望愛 網站 http://fhl.net 專心 做 華語 聖經
 chiūⁿ-bāng in tī àm-kong-chiáu chhū bāng-chām âng-phōe sèng-keng
 上網, in tī 「暗光鳥 這 厝 網站 chhōe-tioh 《紅皮 聖經》,
 chiū e-mail lâi thó âng-phōe sèng-keng chu-liáu-khò hó sin-bōng-ài
 就 來 討 《紅皮 聖經》 這 資料庫 好 信望愛
 bāng-chām chiūⁿ-bāng góa khi tâi-oân hū-chek-jîn tám liáu chiū
 網站 上網。 我 tng 去 台灣 kah in 負責人 談 了 就
 háp-chok kè siat tâi-gí sin-bōng-ài bāng-chām http://taigi.fhl.net. In kóng ba-khu-lè
 合作, 架設 台語 信望愛 網站 http://taigi.fhl.net. In kóng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chhut-pán í-keng chhiau-kòe 60 nî bô siū pán-koán ê hân-chè góa
 白話字 聖經》 出版 已經 超過 60 年, 無 受 版權 這 限制。 我
 chiū kā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í-kiáⁿ âng-phōe sèng-keng pèh-ōe-jī pán
 就 kā 《巴克禮 白話字 聖經》 以及 《紅皮 聖經》 這 白話字 版 kah
 hàn-lô pán ê tiān-chú tòng-àn kau hōe in chiūⁿ-bāng oân-seng góa tâi-gí sèng-keng
 漢羅 版 這 電子 檔案, 交 hōe in 上網, 完成 我「台語 聖經」
 chiūⁿ-bāng ê bí-bāng.
 上網 這 美夢。
 Taⁿ tâi-gí sèng-keng ē-tàng tī sin-bōng-ài bāng-chām kah kí-tha kok-chiōng
 Taⁿ 台語 聖經 ē-tàng tī 信望愛 網站 kah 其他 各種

pán-pún pēng pài hō lâng thang pí-kàu lái thak tâi-gí sèng-keng ū choân-lō
版本 並 排 人 比較 來 讀, 台語 聖經, koh 有 全羅
pán kah hàn-lō pán tòng-sí pēng-pài lái thak, hō thok-chiá koh-kah iōng-ī liáu-kái
版 kah 漢羅 版 同時 並排 來 讀, hō 讀者 koh-kah 容易 了解
sèng-keng ê i-sù.
聖經 ê 意思。

Hit sî koh ū chiang-hōa éng-hok kàu-hōe hō chí-mōe i sī tiān-tài pò-im-oân,
時 koh 有 彰化 永福教會 ê 何 姊妹, 她 是 電台 ê 播音員,
ēng siōng-chú siū-sù hō i un-sù kā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lóng-thok lók-im
用 上主 賞賜 hō 她 ê 恩賜 kā 《巴克禮 白話字 聖經》朗讀 錄音。
i hoa-hí kā lók-im tòng-àn kau hō sin-bōng-ài bāng-chām chiū-bāng bián-hùi lâng
她 歡喜 kā 錄音 檔案 交 hō 信望愛 網站 上網, 免費 hō 人
hā-chài sú-iōng thok-chiá chheng sin-bōng-ài bāng-chām sī hah siōng-chú chí-ī ê
下載 使用。讀者 稱 信望愛 網站 是 合 上主 旨意 ê

“copyleft”, bô chiū kī-tha kī-kō ēng lâng hōng-hián chí chò chhut-lái ê
“copyleft”, 無 像 其他 機構 用 人 奉獻 ê 錢 做 出來 ê
mih-kiān mā iau-kiū “copyright”.
物件 mā 要求 “copyright”。

góa chiū ēng chit-ê sèng-keng lók-im tòng-àn, ka-jīp khi bûn-jī tòng-àn kah
我 就 用 chit-ê 聖經 錄音 檔案, 加入 去 文字 檔案 kah
powerpoint tòng-àn, chiá-chò bāng-lō ē ū sia sèng-keng hong-piān thok-chiá lái
powerpoint 檔案, 成 做 網路 ê 有 聲 聖經, 方便 讀者 來
thak tâi-gí sèng-keng.
讀 台語 聖經。

góa mā chhia sin-bōng-ài bāng-chām chōng kang-theng-su chhōa tiat-bîn kàu-siū
我 mā 請 信望愛 網站 ê 總 工程師 — 蔡哲民 教授
gián-hoat chin chē chin hó-ēng ê kang-kū, ē-tàng sīt-heng góa i-ài bāng-lō
研發 真 chē 真 好用 ê 工具, ē-tàng 實行 我 意愛 ê 網路
chok-giap khi-giap koán-li lái tát-seng chin chē pún-lái sī bô khó-leng ê jīm-bū
作業 企業 管理, 來 達成 真 chē 本來 是「無 可能 ê 任務」

(impossible mission) ê khang-khoè, hō tâi-gí sin-bōng-ài tī bô kú-īn ê
(impossible mission) ê khang-khoè, hō 台語 信望愛 tī 無 幾年 ê
tiōng-kan lú-chek put-chí chē ê chu-goân, hō góa ê bāng choân-bîn tâi-gí
中間 累積 不止 chē ê 資源, hō 我 ê 夢 《全民 台語
sèng-keng》ê pian-siá chok-giap sūn-lī chin-heng goán gián-hoat chhut-lái ê tâi-gí-bûn
聖經》ê 編寫 作業 順利 進行。阮 研發 出來 ê 台語文
kang-kū lóng tī tâi-gí sin-bōng-ài bāng-chām téng-bîn
工具 網路 tī 台語 信望愛 網站 頂面 :

http://taigu.fhl.net/index.html, hō lâng bián-hùi ē chái sú-iōng bók-cheng ê
http://taigu.fhl.net/index.html, hō 人 免費 下載 使用。目前 ê
kang-kū ū choân-lō choán hàn-lō hàn-lō choán choân-lō hōa-gí choán tâi-gí
工具 有「全羅 轉 漢羅」、「漢羅 轉 全羅」、「華語 轉 台語」kah
hàn-lō pán heng-seng téng-teng
「漢羅 Ruby 版 形成」等等。

4.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ê iân-khi chhut-pán kè-ōe
4. 《全民 台語 聖經》ê 緣起 Kah 出版 計畫

sèng-keng hoan-ék choan-ka lóh i-jîn phok-sū kóng : sèng-keng sī siōng-chú ê
聖經 翻譯 專家 駱維仁 博士 講 : 「聖經 是 上主 ê
ōe-gí tō chiá jiok-thé ê i-é-su ki-tok chiū sī ēng lán hiān-tâi ê ōe-gí kah lán
話語, 道成 肉體 ê 耶穌 基督, 就是 用 咱 現代 ê 話語 kah 咱
kóng-ōe só-í ū su-iàu lâng-lâng thak-ū koh ài-thak sèng-keng, thang hō
講話。」所以 有 需要 hō 人人 讀 有 koh 愛讀 ê 聖經, thang hō
thok-chiá iōng-ī bêng-pék siōng-chú i-sù hok-im ū hoat-tō kóng-thoân
讀者 容易 明白 上主 ê 意思, 福音 chiah 有 法度 廣傳。



siau chheng-hun bók-su ū chit kang ká góa kóng i bók-hōe chit-si láng lóng
 蕭清芬 牧師 有 一 工 我 講, 伊 牧會 一世 人 感覺 讀
 êng ē-mng̃ ōe ê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i kah hōe-iú kám-kak thak
 用 廈門 話 《 巴克禮 白話字 聖經 》, 伊 會友 感覺 讀
 tiòh chin gāi-giòh. só-í i koat-sim thè-hiu liáu-āu beh ká ba-khu-lè pèh-ōe-jī
 真 所以 伊 決心 退休 了後 了後 《 巴克禮 白話字
 sèng-keng 》 ê ē-mng̃ ōe kái-siá chò tòi-gí góa kóng góa tòi-gí sin-bōng-ài
 聖經 》 廈門 話 改寫 做 台語。 我 講 我 台語 信望愛
 bāng-chām it-tit chò teh chit-ê khang-khòe. goán chiū an-ne chit phah chek
 網站 一直 做 chit-ê khang-khòe。 阮 就 一 拍 即
 hah tang-sim hah-i lái chìn-hêng chit-ê ū i-gī ê khang-khòe。
 合, 同心 合意 來 進行 chit-ê 有意義 是 有意義。
 goán goán-lai ká chit pún sin-pán sèng-keng hō chò ba-khu-lè phó-sè pán
 阮 原來 本 新版 聖經 號 做 《 巴克禮 普世 版
 sèng-keng 》。 lōa éng-siōng tiúⁿ-ló chiām-chiām jīn-tōng chit pún tòi-oân lâng sèng-keng
 聖經 》。 賴 永祥 長老 漸漸 認同 chit 本 台灣 人 是 聖經,
 ū beh siá thui-chiàn-sū i chhīm-jip su-khó liáu-āu kian-gī mài lóh ba-khu-lè ê
 有 寫 推薦 序。 伊 深入 思考 了後 建議 落 「 巴克禮 」 是
 miá liáu-āu koh kóng : 「 nā sī eng-gí miá-hō chò
 名, 了後 講 : 「 若 是 英語 名號 做
 Bible », tòi-gí hō chò choán-bín tòi-gí sèng-keng hō góa lái tòi-oân
 台語 號 做 《 全民 台語 聖經 》 khah 好。 我 來 台灣
 ū chheng-kàu kok-ū sian-chìn ke tak lóng o-ló chit-ê miá hō liáu chin hó
 有 請教 各位 先進, 家 名號 了 真好。
 ū tiòh boán-chiok kok-chióng tòi-gí-bûn thók-chiá ê su-iàu pún choán-bín tòi-gí
 為 滿足 各種 台語 文 讀者 是 需要, 本 《 全民 台語
 sèng-keng ū choán-ló pán hàn-ló pán hàn-ló pán saⁿ cheng pán-pún seng
 聖經 》 有 全 羅 版、 漢 羅 版 kah 漢 羅 + Ruby 版 三 種 版本。 先
 chhut-pán sin-iok chhut-pán sin-kū-iok choán-su
 出版 新約, chiah-koh 出版 新舊約 全書。
 bók-chêng í-keng chìn-hêng chhut-pán khah ū tèk-sek ê choán-bín tòi-gí
 目前 已經 進行 出版 khah 有 特色 是 《 全民 台語
 sèng-keng sin-iok hū si-phian chim-gián hàn-ló Ruby pán mē-ní tòi-oân ki-tok
 聖經 新約 附 詩篇、 箴言 漢 羅 Ruby 版 》, 明年 台灣 基督
 tiúⁿ-ló kàu-hōe siat-kàu chiu-ni chhut-pán sin-kū-iok choán-su khòáⁿ thók-chiá ê
 長老 教會 設教 150 週年 beh 出版 新舊約 全書。 看 讀者 是
 kiū chiah lái chhut-pán pèh-ōe-jī pán kah hàn-ló pán
 需求 chiah 來 出版 白話字 版 kah 漢 羅 版。

5. 《全民台語聖經》ê 編寫準則

choán-bín tòi-gí sèng-keng pian-siá chhūn-chek
 《 全民 台語 聖經 》 是 用 《 巴克禮 修訂版 聖經 》 做 基礎,
 ká goán-té ē-mng̃ ōe kái-chò hiān-tāi phó-phian khiuⁿ tòi-gí pēng eng-gí gi-hoat
 原底 廈門 話 改做 現代 普遍 腔 台語, 並 英語 語法
 kah hô-háp-pún hōa-gí gi-hoat kái-chò tòi-gí gi-hoat koh ká goán-lai jī kah jī
 和 合本 華語 語法 改做 台語 語法, koh ká 原來 「 字 kah 字
 tui-èng tui-èk kái-chò iōng-ī liáu-kái ê kong-lêng tui-èng i-èk
 對應 》 是 直譯, 改做 容易 了解 是 「 功能 對應 》 是 意譯。
 tòi-gí iōng-jī chú-iàu chham-khó kam jī-tián tòi jī tōa sū-tián tòi-gí
 台語 用字 主要 參考 《 甘字典 》、《 台日 大辭典 》 kah 台語
 sin-bōng-ài sòaⁿ-téng tòi hōa tui-èng chong-háp tōa sū-tián hiān-tāi tòi-gí phó-phian
 信望愛 線頂 《 台 華 對應 綜合 大辭典 》。 現代 台語 「 普遍
 khiuⁿ sī kin-ki sòaⁿ-téng kàu-iòk-pō siōng-iōng sū sū-tián iu-sè khiuⁿ phian-hiòng
 腔 》 是 根據 線頂 《 教育部 常用 詞 辭典 》 是 優勢 腔, khah 偏向

lâm-pō khiuⁿ lâi-pō khiuⁿ
南部腔 / 內埔腔。

gí-giân tòi sî-tâi teh ián-chîn chin hui ki-tok-tō ē pêng-iú chit-gí kóng
語言 時代 演進，真 非基督徒 朋友 質疑 講：「Lín
ki-tok-tō mā teh ki-koài , taⁿ to bîn-chú sî-tâi ē tē-ông
基督徒 奇怪， 都 民主 時代， 會 帝王」、
tè-kok goân-lâi sî chí siōng-tè siōng-tè-kok bô háh sî-tâi iōng-gí só-í
「帝國」？ 原來 in 是 teh 指「上帝」、「上帝國」無 合時代 用語。所以，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chhái-iōng âng-phô sèng-keng siōng-chú siōng-chú
《全民台語聖經》採用《紅皮聖經》ê 「上主」、「上主
kok-tō mā kā peh-sèⁿ kái-chò jîn-bîn chú-bîn
國度」， mā kā 「百姓」改做「人民/子民」。

hàn-lô pán lāng-miá tē-miá chhái-iōng it-poaⁿ ēng koàiⁿ-sì hàn-jī hán-tit ēng
漢羅版 ê 人名 kah 地名，採用 一般 用 慣勢 ê 漢字，罕得 用

ê tòh pó-liú goân-lâi ē pèh-ōe-jī lô-má-jī
保留 原來 ê 白話字/羅馬字。

sin-iok chin chē só-chhai ín-sút kú-iok keng-bûn nā ū chù-kha tui-èng kú-iok
新約 真 所在 引述 舊約 經文，若 有「註腳 對應 ê 舊約
keng-bûn tōh ē hong-pián thòk-chiá liáu-kái sin-kú-iok koan-liân iōng-ī
經文」 會 方便 讀者 了解 新舊約 ê 關聯， koh-khah 容易

liáu-kái sèng-keng ē í-sū ba-khu-lè pèh-ōe-jī sèng-keng goân-pún ū chù-kha
了解 聖經 ê 意思。《巴克禮 白話字 聖經》 原本 有「註腳」 kah
chù tiong-ng chin siōng-sè m̄-koh hoe sà-sà, bô siáⁿ hó-èng só-í tâi-gí
「註 中央」， 真 詳細 花 花 無 啥 好用。所以《台語

hàn-jī-pún chiū an-ne kā i hùi-tú tiāu ū kàu khó-sioh
漢字本》就 它 廢除掉，有 夠 可惜。

pún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bô sioh sí-kan kah cheng-lèk lái hòe-hòk chit-ê
本 《全民台語聖經》無 惜 時間 kah 精力 來 回復 chit-ê

kong-lêng chhái-iōng chin
功能，採用 真

iōng-ī cha-khó ē hong-hoat kong-lêng chiáⁿ-chò ū tèk-sek sī lāng-lāng
容易 查考 ê 方法， hō chit-ê 功能 成做 有 特色 koh 是 人人

ài-thak ē sèng-keng
愛讀 ê 聖經。

tâi-gí sèng-keng ē lāng-miá kah tē-miá chū kó i-lâi lóng ēng hòe-gí hàn-jī
台語 聖經 ê 人名 kah 地名，自古 以來 用 華語 漢字

tít-chiap thak tâi-gí-im soah kah goân-bûn hoat-im chha chit tōa-bé kok-chè bô
直接 讀 台語音， soah kah 原文 發音 差 大碼， kah 國際 無

hoat-tō lián-chiap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chham-khó goân-bûn choân-lô-pán kah hàn-lô
法度 連接。《全民台語聖經》參考 原文，全羅版 kah 漢羅

+Ruby pán chhîn-liōng chiàu goân-bûn thak-im hàn-lô-pán nā kā hàn-jī thak chò
版 盡量 照 原文 讀音。漢羅版 若 kā 漢字 讀 做

hòa-gí hoat-im sī ū chiap-kīn goân-bûn thak-im
華語 發音， mā 是有 接近 原文 讀音。

hàn-lô-pán lāng-miá kah tē-miá sin-kú-iok chhut-hiân gō pái í-siōng ē
漢羅版 ê 人名 kah 地名， tī 新舊約 出現 五 pái 以上 ê

chiah hoan-siá chò hàn-jī sì pái í-hā ē chiū pó-liú goân pèh-ōe-jī sió-piau-té ē
翻寫 做 漢字； 四 pái 以下 就 保留 原 白話字； 小標題 ê

lāng-miá kah tē-miá hoan-siá chò hàn-jī goân-chek siōng bô siu-kái
人名 kah 地名 lóng 翻寫 做 漢字。 原則 上 無 修改

hàn-jī miá , kan-taⁿ kái chin bêng-hián bô tui-tàng ē hàn-jī thak-im chhin-chhiūⁿ a-lân
漢字名， kan-taⁿ 改 真 明顯 無 對同 ê 漢字 讀音， 親像 「亞蘭」

kái-chò a-lâm iok-lân kái-chò io-lâm
改做「亞南」；「約蘭」改做「約南」。

piau-im chhîn-liōng chiàu goân-bûn hoat-im tâi-gí-hòa , tú chhin-chhiūⁿ jī-t-gí
標音 盡量 照 原文 發音 ê 台語化， tú 親像 白話

sêng-keng tùi lāng-miá kah tē-miá ê chhú-lí hong-hoat chhin-chhiūⁿ
 聖經 對 人名 kah 地名 ê 處理 方法。親像 耶穌=Í-é-su, 巴克
 禮=Ba-khu-lè, 亞伯拉罕=A-bu-la-hàm, 希伯來=Hí-bū-luh。請 參考 附錄
 ê 「人名 kah 地名 新舊 標音 對照表」。漢字 名 照 頭字 ê 筆畫
 pài-sū lô-má-jī miá chhiàu lô-má-jī jī-bó pài-sū
 排序；羅馬字 名 照 羅馬字 ê 字母 排序。

tūi lāng-miá kah tē-miá goân-bùn hoat-im tâi-gí-hòa ê chún-khak-sèng lán
 為 tiòh 人名 kah 地名 原文 發音 台語化 ê 準確性，咱
 tâi-gí cheng-ka
 台語 tiòh 增加 “l”、“g” kah “b” lái chò ūn-bóe jī-bó goân-bùn jī-bóe “r”
 mǎ 用 “l” ūn-bóe “d” mǎ 用 “t” ūn-bóe tǎi-thè
 韻尾， “d” mǎ 用 “t” 韻尾 代替。

jīn-chheng tǎi-bêng-sū chí siōng-chú chin-sín í-é-su sèng-sín tē-jī kah tē-sáⁿ
 人稱 代名詞 指 上主 / 真神 / 耶穌 / 聖神 ê 第二 kah 第三
 jīn-chheng tǎi-bêng-sū ēng lí í tē-sáⁿ jīn-chheng tǎi-bêng-sū mǎ ū khu-piát í í
 人稱 代名詞 用「祂」。第三 人稱 代名詞 mǎ 有 區別「伊/她
 / 它/牠」 kah 指 上主 / 真神 / 耶穌 / 聖神 ê 「祂」。

tō-liōng-hèng ê tan-ūi chhiàu goân êk-pún hàn-jī iōng-jī chhiáⁿ chham-khó
 度量衡 ê 單位 照 原 譯本 ê 漢字 用字，請 參考
 sin-bōng-ài bāng-chām
 信望愛 網站 : <http://bible.fhl.net/new/measurement.html> ê 「聖經
 tō-liōng-hèng oáⁿ sng kang-kū lái sng chhut lí su-iàu tan-ūi
 度量衡 換算 工具」來 算 出 你 需要 ê 單位。

6. choân-bîn tâi-gí sêng-keng ê bāng-lō chok-giap
 《全民台語聖經》ê 網路作業

choân-bîn tâi-gí sêng-keng sī ēng bāng-lō chok-giap ba-khu-lè
 《全民台語聖經》lóng 是 用 網路 作業，kā 《巴克禮
 pèh-ōe-jī sêng-keng goân pèh-ōe-jī pán sú-iōng choân-lō choân hàn-lō kang-kū
 白話字 聖經》原 白話字 版，使用「全羅轉漢羅」ê 工具 kah
 lui-chek kiàn-lip ê sū-khò choân chò hàn-lō-pán
 累積 建立 ê 詞庫，轉 做「漢羅版」。
 in-ūi kang-chok thoân-tūi khah-chē lāng sīp-koán hàn-lō-pán só-í goán í hàn-lō-pán
 因為 工作 團隊 khah-chē 人 習慣 漢羅版，所以 阮 以 漢羅版
 chò ki-pún ê siu-kái ēng téng-bīn só liat chún-chek chham-khó bāng-lō téng-bīn
 做 基本 ê 修改，用 頂面 所列 ê 準則，參考 網路 頂面
 pēng-pài ê kī-tha kok-chióng pán-pún sêng-keng lái siu-kái nā tú-tiòh sin-hák siōng
 並排 ê 其他 各種 版本 聖經 來 修改。若 神學 上
 ū bün-té chhiū ēng chheng-kau sin-hák choan-ka nā sī tâi-gí-bün bün-té
 有 問題，就 用 e-mail 請教 神學 專家；若是 台語文 ê 問題，
 chhiū thau-kòe tâi-gí-bāng taigu@googlegroups.com chheng-kau tǎi-ke
 就 透過 台語網 請教 大家。

hàn-lō pán tī bāng-lō téng-bīn chhiáⁿ ū chhù-bī lāng lái chhi-thák pēng
 漢羅版 tī 網路 頂面，請 有 趣味 ê 人 來 試讀 並
 thê-kiong siu-kái í-kiàn só-í choân-bîn tâi-gí sêng-keng kóng sī
 提供 修改 意見。所以《全民台語聖經》ê-sái 講 是 “WikiBible”。
 hàn-lō-pán tēng-àn liáu-āu chhiū sú-iōng hàn-lō choân choân-lō kang-kū
 漢羅版 定案 了後，就 使用「漢羅轉全羅」ê 工具 kah
 lui-chek kiàn-lip ê sū-khò choân chò choân-lō-pán tông-sī sú-iōng hàn-lō choân hàn-lō
 累積 建立 ê 詞庫 轉 做「全羅版」。同時 使用「漢羅轉漢羅

Ruby ê kang-kū kah lúi-cek kiàn-lip ê sù-khò choán chò hàn-lô Ruby pán chiū
 án-ne, bāng-lō téng-bīn chiū ū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ê hàn-lô-pán choân-lô-pán
 kah hàn-lô Ruby pán thang pēng-pài tui-chiàu lái thak thók-chiá nā ū i-kiàn sù-i
 e-mail lái tho-lūn kái chin
 「sèng-keng ê lâng-miá kah tē-miá sin-kū tui-chiàu-pió oân-choân khò bāng-lō
 chok-giap ū khó-lêng oân-sèng in-ūi sèng-keng ê tē-miá kan-taⁿ sin-iok tōh ū
 450 ê kû-iok bók-chêng chhú-lí kàu i-sa-iah su ū 2,220 ê sin-bōng-ài
 bāng-chām téng-bīn ê hô-háp-pún sèng-keng kah khim-tēng-pún (King James) lóng
 ū goân-bûn kah goân-bûn lô-má-ī chu-liáu thang copy+paste lái ūng jī-tī
 chhú-lí gōa-lâi-gí chhú-lí chin hó-sè tát-tit lán chham-khó su-iàu khi
 處理 外來語 處理 kah 真好勢, 值得 咱 參考, chit-ê tōh 需要 去
 “bible.is” copy+paste. ē-bīn ê tui-chiàu-pió chiū chin hong-piān kiàn-lip khi-lâi.
 下面 對照表 就 真 方便 tōh 建立 起來。

全民台語羅馬字	巴克禮白話字	筆畫	台語漢字	希臘文原文	原文羅馬字	日語 CJV
Ta-bit	Tāi-pit	3	大衛	Δαβιδ	David	ダビデ
Ê-hu-soh	Í-hut-só	5	以弗所	Ἔφεσος	Ephesos	エペソ
Í-é-su	lâ-só	9	耶穌	Ἰησοῦς	Iesus	イエス
Ê-lú-sa-lèm	lâ-lō-sat-léng	9	耶路撒冷	Ἱεροσόλυμα	Hierosoluma	エルサレム

7. 《全民台語聖經》ê 異象 Kah 願景
 bo-su-tùn tâi-oân ki-tok kàu-hōe bēng-ū tú-ló lōa éng-siōng kàu-siū tī
 波士頓 台灣 基督 教會 名譽 長老 賴永祥 教授 tī
 thui-chiàn-sū ū án-ne siá : 「... 為 tiòh chin chit-pō gián-kiù hoat-tián kû-iú
 推薦序 有 寫 : 「... 為 tiòh 進 一步 研究 發展 具有
 chú-thé-sèng ê tâi-oân bó-gí sèng-keng taⁿ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hiáp-hōe sèng-lip
 主體性 ê 台灣 母語 聖經, taⁿ 全民 台語 聖經 協會」成立,
 ñg bāng ē-tàng kiat-háp sèng-keng hák-ka gí-gián choan-ka kah tāi-ke ê nūi-lék
 望 結合 聖經 學家、語言 專家 kah 大家 ê 努力,
 lái thê-kiang koh-khah oân-sián êk-pún sin-iok hoan-siá liáu-āu ū hoan-siá
 來 提供 koh-khah 完善 ê 譯本。新約 ê 翻寫 了後, iáu ū hoan-siá
 kû-iok ê kang-thèng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sī thak-ū thiaⁿ-ū sèng-keng,
 舊約 ê 工程。《全民台語聖經》是 讀有 koh 聽有 ê 聖經,
 lán lai thak hó sī thak ka-kī thak, mā tiòh chò-hōe lai thak lí
 咱 tiòh 來 讀, siōng 好 是 讀。家己 讀, mā tiòh 做伙 來 讀。你
 góa nā ū i-kiàn mā tiòh lai piáu-tát thang hō chiong-lai siu-tèng pán chiaⁿ-chò
 我 若 有 意見 mā tiòh 來 表達, thang hō 將來 ê 修訂 版, 成 做
 koh-khah chin chit-pō sī choân-bîn chham-ū sèng-keng.
 進 一步 是 全民 參與 ê 聖經。」

tâi-oân ki-tok tiúⁿ-ló kàu-hōe chóng-hōe lîm chóng-kán-sū hong-tiōng bók-su
 台灣 基督 長老 教會 總會 林 總幹事 芳仲 牧師 tī
 thui-chiàn-sū ū án-ne siá sui-jiân i iú-goân ēng nî ba-khu-lè siu-tèng pán
 推薦序 有 寫：「..... 雖然 它 猶原 用 1933 年 巴克禮 修訂 版
 chò ki-chhó tån-sī lán thang khòaⁿ-kiⁿ chit pún sèng-keng beh hō mui chit-ê lāng
 做 基礎，但是 咱 看見 本 聖經 beh hō 每 一個 人
 lóng thak-ū ê lô-lèk tèk-piát sī tī lāng-miá kah tē-miá ê lô-lèk beh hō i thak
 讀有 努力；特別 是 人名 地名 努力， beh hō 它 讀
 chhut-lái khah chiap-kîn goân-bùn thak-im khó-lêng chho-chhō thak ē
 出來 接近 原文 讀音。可能 初初 讀 會
 sîp-koân tån-sī kú-tng lái khòaⁿ khiok-sī hó koh sī tiōh ê chit-tiâu lō kú-tng
 習慣，但是 久長 來看 卻是 好 koh 是 一條 路。久長
 í-lái tâi-gí-bûn tī lāng-miá kah tē-miá ê hoat-im lóng siū hàn-jī thak-hoat ê
 以來，台語文 人名 地名 發音 受 漢字 讀法
 éng-hióng thak chhut-lái kah goân-bùn goân-lái im chha chin só-i
 影響，讀 出來 原文 原來 音 差 真 chē。所以，tī
 tâi-gí-bûn ūn-tōng téng-bīn
 台語文 運動 頂面，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kóng sī chit-ê sèng-keng lāng-miá tē-miá ê
 《全民 台語 聖經》thang 講 是 一個 聖經 人名 kah 地名 ê
 chiaⁿ-miá ūn-tōng lán chiām-chiām thoat-lī tiōng-bûn hàn-jī
 「正名 運動」，thang hō 咱 漸漸 脫離 中文 kah 漢字 ê
 éng-hióng
 影響。」
 chêng tâi-oân sèng-keng kong-hōe chóng-kán-sū chhōa jîn-lí bók-su thui-chiàn-sū
 前 台灣 聖經 公會 總幹事 蔡仁理 牧師 tī 推薦序
 ū án-ne siá chhut-pán kiòng-èng thak-ū thiaⁿ-ū sèng-keng sī hiân-tāi
 有 寫：「..... 出版 供應 讀有 koh 聽有 聖經，是 現代
 tâi-gí lāng pek-chhiat su-iàu lô-lèk khò-tê góa siong-sin kī-thāi pún
 台語人 迫切 需要 努力 課題。我 相信，mā 期待 chit 本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chhut-pán kiòng-èng thak-ū koh thiaⁿ-ū ê
 《全民 台語 聖經》ê 出版 供應 讀有 koh 聽有 聖經，
 tâi-gí-bûn sèng-keng hái-lāi-gōa kàu-hōe lái-gōa tai-oân lāng ē tai-tōng
 台語文 聖經，hō 海內外 kah 教會 內外 ê 台灣 人，mā 會 帶動
 hái-lāi-gōa tâi-oân lāng oát-thok hák-sip tâi-oân bó-gí ê jiát-sêng.
 海內外 台灣 人 閱讀 學習 台灣 母語 ê 熱誠。An-ne mā thang
 hō lán ê tông-pau khah iōng-ī chiap-kîn hok-im mā ē-tàng thê-hōe sú-iōng
 咱 同胞 容易 接近 福音，mā ē-tàng 體會 tiōh 使用
 tâi-oân bó-gí chêng-kám ê khó-kùi un-loán
 台灣 母語 情感 ê 可貴 kah 溫暖。」

8. tèk-piát kám-siā 特別感謝

kám-siā siōng-chú ê in tòi-niá ū kang-chok thoân-tūi ê bit-chhiat
 感謝 上主 引 帶領，有 工作 團隊 密切
 háp-chok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sūn-lī kah tãi-ke kîⁿ-bîn
 合作，《全民 台語 聖經》chiah ē-tàng 順利 kah 大家 見面。
 Tiōh tèk-piát kám-siā tâi-gí sin-bōng-ài bāng-chām thê-kióng bāng-lō chok-giáp
 特別 感謝 台語 信望愛 網站 提供 網路 作業
 hē-thóng choân-ló choân hàn-ló hàn-ló choân choân-ló heng-sêng
 系統 kah 「全羅 轉 漢羅」、「漢羅 轉 全羅」、「Ruby 形成」
 téng-téng ê kang-kū
 等等 是 工具。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oân-choân khò tiān-náu bāng-lō chok-giáp tiān-náu
 《全民 台語 聖經》完全 靠 電腦 網路 作業，電腦

chhau-liáu kòe-lò tiān-tiān ē phái khi
 操了過勞，定定會 去。Tī chia tiòh tōa-tōa kám-siā lîm hông-bín
 sian-siⁿ i lóng sù-si kòe lái siu-li tiān-náu
 先生，伊 隨時 過來 修理 電腦。

Koh tiòh kám-siā lâu teng sian-siⁿ siá thêng-sek lái chhú-lí jī-hêng tōa-sè ê
 調整，hō 咱 有 四配 版面，加 真 好勢 讀。
 tiâu-chêng lán ū sù-phòe ê pán-bîn ke chin hó-sè thak

Tiòh kám-siā tân chheng-chùn tiúⁿ-ló kā kok-chióng pán-pún ê sèng-keng pèh-òe-jī
 感謝 陳清俊 長老 kā 各種 版本 ê 聖經 白話字
 phah chò tiān-chú tòng-àn, ē-tàng tī tâi-gí bāng-chām téng-bîn pí-kàu tui-chhiàu
 做 電子 檔案，ē-tàng tī 台語 信望愛 頂面 比較 對照

oat-thok lái chò hoan-siá ê chham-khó
 閱讀，來 做 翻寫 ê 參考。
 kám-siā lóh í-jîn phok-sū siu chheng-hun bók-su koeh tek-liat bók-su chiu hông-gē
 感謝 駱維仁 博士，蕭清芬 牧師，郭得列 牧師，周宏毅

bók-su chhòa tok-chin bók-su chhòa bêng-ti bók-su sin-hak iōng-gí í-kip lí lám-hêng
 牧師、蔡篤真 牧師 kah 蔡銘偉 牧師 tī 神學 用語，以及 李南衡
 tâi-su lô kóng-sêng lâu-su kah tân hián-kok tâi-su hián-tâi tâi-gí iōng-gí thê-kiang
 大師、盧廣誠 老師 kah 陳憲國 大師 tī 現代 台語 ê 用語 提供

pó-kùi í-kiàn
 寶貴 意見。
 Mã tiòh kám-siā chin chē tâi-gí-bûn kài, bô-lūn sī ki-tok-tô á sī
 感謝 真 台語文 界，無論 是 基督徒 á 是

hui ki-tok-tô thau-koe bāng-lō chhi-thak pēng thê-kiang chin chē pó-kùi í-kiàn hō chit
 非基督徒，來 透過 網路 試讀 並 提供 真 寶貴 意見，hō chit
 pún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tát-kàu láng-láng thak-ū bók-tek
 本《全民 台語 聖經》達到 人人 讀有 ê 目的。

ū chin chē lâng chham-ū kàu-tui pēng thê-kiang pó-kùi í-kiàn tiòh tèk-piát
 有 真 台語人 參與 校對 並 提供 寶貴 意見，tiòh 特別
 kám-siā liáu heng-eng tiúⁿ-ló-niú sòng lē-khng tiúⁿ-ló niú siok-hui lâu-su liáu siok-hong lâu-su
 感謝 廖幸瑛 長老娘、宋麗瓊 長老、梁淑慧 老師、廖淑鳳 老師、

phoaⁿ kiān-sin bók-su kí goân-tek bók-su tân hui-siok bók-su chia ngá-leng lú-sū tân siok-tin
 潘健信 牧師、紀元德 牧師、陳惠淑 牧師、謝雅玲 女士、陳淑珍
 bók-su-niú tân ek-sian tiúⁿ-ló tēr hián-koân chip-sū gō hok-an sian-siⁿ chng chhiu-kóng sian-siⁿ
 牧師娘、陳益仙 長老、戴顯權 執事、吳福安 先生 kah 莊秋廣 先生

téng-téng 等等。
 kám-siā lí kang-khioh tâi-gí bûn-kau ki-kim-hōe táng-sū-tiúⁿ lîm sek-iōng bók-su i tui
 感謝 李江却 台語文教 基金會 董事長—林哲陽 牧師，伊 對

góa teh chò ê sū-kang jiát-sim chi-chhi chài kám-siā bo-su-tùn tâi-oân
 我 做 事工 熱心 支持。Koh 再 tiòh 感謝 波士頓 台灣
 ki-tok kàu-hōe lōa lâu kheng-lí ki-kim kah lōa éng-siōng tiúⁿ-ló chi-oân choân-bîn tâi-gí
 基督 教會「賴劉慶理 基金」kah 賴永祥 長老 支援「全民 台語

sèng-keng hiáp-hōe khai-pān sèng-keng chhut-pán hui-iōng
 聖經協會」ê 開辦 kah 聖經 出版 ê 費用。
 Mã tiòh kám-siā góa tī tiong-san i-hak tâi-hak tâi-gí-hē ê hák-seng tân lē-kun
 感謝 我 tī 中山 醫學 大學 台語系 ê 學生 陳麗君

sió-chiá i kang-thok tâu chò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ê ki-kan siōng-chú ê
 小姐，她 tī 工讀 她 做《全民 台語 聖經》ê 期間，上主 ê
 ōe sèng-keng ín i siū sé chiáⁿ-chò ki-tok-tô chòe-āu pài pán
 話一 聖經 引 chhōa 她 受 洗 成 做 基督徒，tī 最後 排 版 ê

khang-khòe siōng koh tèk-piát hē-lát tâu kha-chhiú
 上 koh 特別 下力 腳手。
 Koh tiòh kám-siā góa tī tiong-san i-hak tâi-hak tâi-gí-hē kheh-gí chor ê
 感謝 我 tī 中山 醫學 大學 台語系 客語 組 ê

hák-seng láu bín-cheng sió-chiá i kang-thòk tòu chò kheh-gí sin-bōng-ài bāng-chām
學生 劉敏貞小姐，她 工讀 做「客語信望愛網站」
ê kî-kan siōng-chú ōe sèng-keng ín i siū sé chiáⁿ-chò ki-tok-tô
ê 期間，上主 ê 話—聖經 引 chhōa 她 受洗 成做 基督徒。
kám-siá siōng-chú ê ín chhōa tòi-niá láu bín-cheng sió-chiá lái tam-jīm choân-bîn
感謝 上主 ê 引 chhōa 帶領 劉敏貞小姐 來 擔任 全民
tâi-gí sèng-keng hiáp-hōe ê pî-su lán ê hiáp-hōe sūn-lī sèng-līp , koh hō 《sin-iok
台語 聖經 協會 秘書， 咱 協會 順利 成立， koh hō 《新約
hù si-phian chim-giân hàn-lô pán sūn-lī chhut-pán
附 詩篇、箴言》 漢羅 Ruby 版 順利 出版。
tèk-piát kám-siá lōa éng-siōng tiúⁿ-lô chhòà jîn-lí bók-su kah lîm hong-tiōng bók-su
特別 感謝 賴永祥長老、蔡仁理 牧師 kah 林芳仲 牧師
poah-kang ūi 《choân-bîn tâi-gí sèng-keng》 siá thui-chiàn-sū , hō goán chin tōa ê kó-lē
撥工 為《全民 台語 聖經》 寫 推薦序， hō 阮 真 大 ê 鼓勵
kah piⁿ-chhek
鞭 策。
chòe-āu tiòh kám-siá góa ê hū-jîn-lâng khó siok-cheng lú-sū tui 《choân-bîn tâi-gí
最後 tiòh 感謝 我 ê 婦人 人—許淑貞 女士 對《全民 台語
sèng-keng》 ê chi-chhi
聖經》 ê 支持。
goân siōng-chú chiok-hok múi chit-ê lâng só chò kang , siōng-chú i-é-hô-bah
願 上主 祝福 每 一個 人 所 做 ê 工， 上主—耶和華
chiok-hok móa-móa
祝福 滿滿！

※This paper was written in Han-lo Ruby Taiwanese.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 email: limchuniok@gmail.com，林俊育收。

附件一：全民台語聖經白話字版（CTB in Pêh-oē-jī）

Má-thài Hok-im

I-é-su Ki-tok ê Chòk-phó (Lk 3:23-38)

1 Che sī I-é-su Ki-tok ê chòk-phó, I-é-su sī Ta-bít ê kiáⁿ-sun, Ta-bít sī A-bu-la-hàm ê kiáⁿ-sun. **2** A-bu-la-hàm seⁿ Í-sat; Í-sat seⁿ Iâ-kop; Iâ-kop seⁿ Iô-tah kah i ê hiaⁿ-tī; **3** Iô-tah tùi Thâ-mal seⁿ Hoat-lék-sū kah Cha-láh; Hoat-lék-sū seⁿ Hi-su-lòm; Hi-su-lòm seⁿ A-lâm; **4** A-lâm seⁿ A-mi-ná-tap; A-mi-ná-tap seⁿ Ná-sūn; Ná-ūn seⁿ Sal-mòng; **5** Sal-mòng tùi Láh-háp seⁿ Bô-oh-chuh; Bô-oh-chuh tùi Lú-thuh seⁿ O-pek; O-pek seⁿ I-é-sai; **6** I-é-sai seⁿ Ta-bít-ông; Ta-bít-ông tùi U-lī-a ê bóⁿ seⁿ Só-lô-mòng; **7** Só-lô-mòng seⁿ Lô-bo-àm; Lô-bo-àm seⁿ A-bí-a; A-bí-a seⁿ A-sah; **8** A-sah seⁿ Iô-sa-hoat; Iô-sa-hoat seⁿ Iô-lâm; Iô-lâm seⁿ O-chi-a; **9** O-chi-a seⁿ Iô-thâm; Iô-thâm seⁿ A-khà-chuh; A-khà-chuh seⁿ Hi-che-kia; **10** Hi-che-kia seⁿ Má-ná-se; Má-ná-se seⁿ A-móng¹; A-móng seⁿ Iô-si-a. **11** I-su-la-el jîn-bîn hō lāng liáh kàu Ba-bú-lông ê sí, Iô-si-a seⁿ Ê-kho-nî-a kah i ê hiaⁿ-tī. **12** I-su-la-el jîn-bîn hō lāng liáh kàu Ba-bú-lông liáu-āu, Ê-kho-nî-a seⁿ Sa-la-thi-el; Sa-la-thi-el seⁿ Cho-lô-ba-bel;

13 Cho-lô-ba-bel seⁿ A-bí-ut; A-bí-ut seⁿ Ê-lī-a-kim; Ê-lī-a-kim seⁿ A-choi; **14** A-choi seⁿ Sa-tok; Sa-tok seⁿ A-khim; A-khim seⁿ Ê-lí-ut; **15** Ê-lí-ut seⁿ Ê-lī-a-chal; Ê-lī-a-chal seⁿ Má-thàn; Má-thàn seⁿ Iâ-kop; **16** Iâ-kop seⁿ Má-lī-a ê tiōng-hu Iô-sé-huh, hō lāng kiò-chò Ki-tok ê I-é-su sī tùi chit-ê Má-lī-a seⁿ ê. **17** Án-ne, tùi A-bu-la-hàm kàu Ta-bít chóng-kiōng cháp-si tãi, tùi Ta-bít kàu I-su-la-el bîn-chòk hō lāng liáh khi Ba-bú-lông mā ū cháp-si tãi, tùi I-su-la-el bîn-chòk hō lāng liáh khi Ba-bú-lông kàu Ki-tok mā ū cháp-si tãi.

I-é-su Ki-tok ê Chhut-si (Lk 2:1-7)

18 I-é-su Ki-tok ê chhut-si kì tī ē-té: I ê lāu-bú Má-lī-a í-keng kah Iô-sé-huh tēng-hun, iáu-bōe kiat-hun, chiū tùi Sèng-Sîn lâi hoài-Īn. **19** I ê tiōng-hu Iô-sé-huh sī Siōng-Chú só kah-i ê gī-lāng, bô ài kong-khai hō i kiàn-siàu, siūⁿ-beh thau-thau-á kái-tū hun-iok. **20** Tng teh siūⁿ ê sí, ū Chú ê thiⁿ-sài tī i ê bîn-bāng-tiong chhut-hiān, kóng, “Ta-bít ê kiáⁿ-sun, Iô-sé-huh ah, m̄-bián kiaⁿ, tiòh chhōa Má-lī-a kòe-m̄ng chò bó, in-ūi i só hoài-Īn ê thai sī tùi Sèng-Sîn lâi ê. **21** I ē seⁿ kiáⁿ, lí tiòh kã I hō-miã kiò-chò I-é-su, in-ūi I beh chín-kiū I ê chú-bîn thoat-lī in ê chōe-ok.” **22** Chit-ê tãi-chì sī beh èng-giām Chú thok sian-ti só kóng ê òe: **23** Lí khòaⁿ, chhài-sek-lí ē hoài-Īn seⁿ kiáⁿ.

¹ Ū ê chhau-pún sī A-mō²-su

附件二：全民台語聖經漢羅Ruby版(CTB in Ruby)

1

má-thài hok-im
馬太福音

i-é-su ki-tok chòk-phó
耶穌 基督 ê 族譜 (路 3 : 23-38)

1 che sī i-é-su ki-tok ê chòk-phó i-é-su sī
這 是 耶穌 基督 ê 族譜 , 耶穌 是
ta-bit sun ta-bit sī a-bu-la-hàm
大衛 ê kián 孫 , 大衛 是 亞伯拉罕

ê kián 孫。

2 a-bu-la-hàm seⁿ í-sak í-sak seⁿ iá-kob
亞伯拉罕 生 以撒 ; 以撒 生 雅各 ;

íá-kob seⁿ iô-tah kah í hiaⁿ-tī
雅各 生 猶大 kah 伊 ê 兄弟 ;

3 iô-tah tùi Thā-mal seⁿ hoa-lê-suh kah
猶大 生 法勒斯 kah
cha-láh hoa-lê-suh seⁿ ê-su-lòm ê-su-lòm seⁿ
謝拉 ; 法勒斯 生 以斯崙 ; 以斯崙 生

a-lám
亞南 ;

4 a-lám seⁿ a-mi-ná-tap a-mi-ná-tap seⁿ
亞南 生 亞米拿達 ; 亞米拿達 生

ná-sòng ná-sòng seⁿ sal-mòng
拿順 ; 拿順 生 撒門 ;

5 sal-mòng tùi lah-háp sī seⁿ
撒門 生 喇合 氏 生

Pho-oh-chuh ; Pho-oh-chuh tùi lù-thuh seⁿ
路得 生

ó-biát ó-biát seⁿ i-é-sai
俄伯 ; 俄伯 生 耶西 ;

6 i-é-sai seⁿ ta-bit óng ta-bit tùi u-lī-a ê
耶西 生 大衛 王 ; 大衛 生 烏利亞 ê
bó seⁿ só-lò-mòng
生 所羅門 ;

7 só-lò-mòng seⁿ lô-bo-ám lô-bo-ám seⁿ
所羅門 生 羅波安 ; 羅波安 生

A-bí-a ; A-bí-a seⁿ A-sah ;
生 亞希沙 ;

8 A-sah seⁿ iô-sa-hoat iô-sa-hoat seⁿ ió-lám
生 約沙法 ; 約沙法 生 約南 ;

io-lám seⁿ ó-chi-a
約南 生 烏西亞 ;

9 ó-chi-a seⁿ iók-tán iók-tán seⁿ
烏西亞 生 約旦 ; 約旦 生

a-khà-chuh a-khà-chuh seⁿ hi-che-kia
亞哈斯 ; 亞哈斯 生 希西家 ;

10 hi-che-kia seⁿ má-ná-se má-ná-se seⁿ
希西家 生 瑪拿西 ; 瑪拿西 生

a-móng ; a-móng seⁿ iô-si-a
亞們 ; 亞們 生 約西亞。

11 i-su-la-el jîn-bîn hō lâng liáh kàu
以色列 人民 人 掠 到

ba-bú-lông ê sí iô-si-a seⁿ
巴比倫 時 , 約西亞 生 Ê-kho-nî-a kah

伊 ê hiaⁿ-tī
兄弟。

12 i-su-la-el jîn-bîn hō lâng liáh kàu
以色列 人民 人 掠 到

ba-bú-lông
巴比倫

liáu-áu , Ê-kho-nî-a seⁿ sa-la-thi-el sa-la-thi-el
了後 , Ê-kho-nî-a 生 撒拉鐵 ; 撒拉鐵

seⁿ cho-lô-ba-bel
生 所羅巴伯 ;

13 cho-lô-ba-bel seⁿ A-bí-ut ; A-bí-ut seⁿ
所羅巴伯 生 雅各 ;

ê-lī-a-kim ê-lī-a-kim seⁿ A-chol ;
以利亞金 ; 以利亞金 生 A-chol ;

14 A-chol seⁿ sa-tok seⁿ
生 撒督 ; 撒督 生

A-khim ; A-khim seⁿ Ê-lí-ut ;
生 以利亞撒 ;

15 Ê-lí-ut seⁿ ê-lī-a-chal ê-lī-a-chal seⁿ
生 以利亞撒 ; 以利亞撒 生

Má-thàn ; Má-thàn seⁿ iá-kob
雅各 生 馬利亞 生 雅各 ;

16 iá-kob seⁿ má-lí-ah tiông-hu
雅各 生 馬利亞 生 丈夫

iô-sé-huh hō lâng kiò-chò ki-tok ê i-é-su sī
約瑟 ; 人 叫做 基督 耶穌 , 是

tùi chit-ê má-lí-ah seⁿ ê
馬利亞 生 。

17 Án-ne , tùi a-bu-la-hàm kàu ta-bit
亞伯拉罕 到 大衛 ,

chóng-kióng chap-sì tãi ta-bit kàu i-su-la-el
總共 十四代 ; 大衛 到 以色列

bîn-chòk hō lâng liáh khi ba-bú-lông mā ū
民族 人 掠 去 巴比倫 有

chap-sì tãi tùi i-su-la-el bîn-chòk hō lâng liáh
十四代 ; 以色列 民族 人 掠

khi ba-bú-lông kàu ki-tok chhut-si ū
去 巴比倫 到 基督 出世 , 有

chap-sì tãi
十四代。

i-é-su ki-tok chhut-si
耶穌 基督 出世 (路 2 : 1-7)

18 i-é-su ki-tok chhut-si kī ē-té i
耶穌 基督 出世 記 下底 是

ê lāu-bú má-lí-ah i-keng kah iô-sé-huh
老母 馬利亞 已經 約瑟

tēng-hun iáu bōe kiát-hun chiū tùi sèng-sîn lâi
訂婚 , 尚未 結婚 , 就 聖神 來

hoài-în 。 19 iê ê tiông-hu iô-sé-huh sī
懷孕 。 她 的 丈夫 約瑟 是

siōng-chú só kah i ê gī-láng , bō ài
主 上 所 知 義 人 , 無 愛

kong-khai hō i kiàn-siàu siūⁿ thau-thau
公開 她 見 笑 , 想 偷偷

á kái-tú hun-iok 。 20 tng teh siūⁿ ê sí , ū
解除 婚約 。 當 時 想 是 時 , 有

chú thiⁿ-sài tī i ê bîn-bāng tiông
主 是 天使 伊 的 眠 夢 中

chhut-hián , kóng : 「 ta-bit ê kián sun
出現 , 講 : 「 大衛 的 孫 。

1 有抄本是 A-mô-su/阿摩司



Book Review: Псков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ловарь

Shu-Hua WU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Kun Shan University

Hun-bin CHO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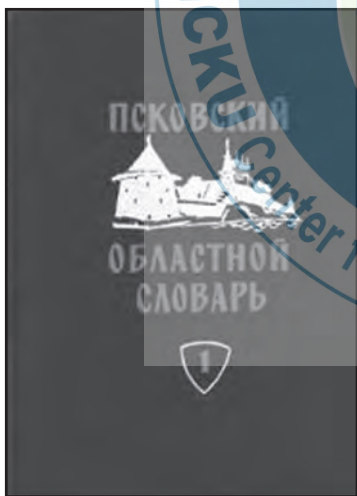
冊評：〈俄羅斯普斯科夫區域字典〉介紹

吳淑華

崑山科技大學外語中心

曹芬敏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系



普斯科夫 (Pskov) 區域含歷史文獻字典 (普斯科夫區域字典-Псковс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ловарь, 簡稱ПОС) 佇蘇聯時期頭起先是列寧格勒大學巴利斯·亞歷山大維奇·拉寧 (B. A. Larin) 教授先提出這概念, Tī hit當時hit本字典的編撰主要是用來研究無仝的民族語言使用者當時ê生活現況kap歷史發展。普斯科夫區域字典有仝俄羅斯kap方言相關ê choh-sit-lâng日常生活用字。其中使用ê資料lóng是ùi普斯科夫區域中世紀文字kap資料文物 (13-18世紀) ham普斯科夫所出版ê文獻 (14-20世紀)。

普斯科夫區域字典ê chhiau-chhōe、編撰工作是國立列寧格勒大學 (今國立聖彼得堡大學) kah國立普斯科夫師範大學ê學者kap博士、碩士研究生、大學生共同合作。Ùi 1967年開始, 第一冊字典是由巴利斯·亞歷山大維奇·拉寧 (B. A. Larin) 教授負責, Ùi字母 開始編排發行, 雖然拉寧教授本

人無法度親身看著第一冊字典發行，毋過後續ê子弟兵kè-siok著這份khang-khòe，彼得堡大學字典辦公室ê蓋爾特教授（A.S. Gerd）、伊娃詩卡教授（L.A. Ivashka）、答菴薩娃教授（M.A. Tarasova）、帕莉波妮雅教授（D. M. Potsepnaya）、盧姐蜜拉娃教授（I.S. Lutovinjva）kap其他少年輩ê教授猶原拍拚咧進行編輯ê工課，佇第十五冊字典出版彼當時，針對字典ê準則kap結構也作調整，kàu taⁿ（2014年）第25冊字母 佇最近出版ah。Ùi chia ē-tàng liáu-kái 普斯科夫區域字典語料庫ê語料數量非常ê大，總共收錄欲接近一百萬條ê辭條。Chit ê珍貴ê語料庫資料是透過逐冬老師chhōa學生進行方言ê考察工課，chiah收集tiòh當代十五年期間tī普斯科夫chit ê區域ê辭條。

包含著歷史文獻ê普斯科夫區域字典會使講是ē-tàng kap弗拉基米爾·伊凡諾維奇·達里（V. I. Daly）所出版ê全四冊字典——活用大俄羅斯方言詳解辭典sio pí-phēng。Kap存在ê俄文iā-sī其他斯拉夫語言區域性字典全款，這本字典具備著大量ê歷史資料，除了諾夫科羅德（Novgorod）以外，封建時期無任何一領地保留著大量商業、法律、政治方面ê資料kap chiàn-chiāⁿ豐富ê地方文獻；chia-ê多冊數ê字典ē-tàng世世代代傳予囡孫仔，就親像是chit-phō普斯科夫地方色彩ê編年史。這嘛是俄語辭典編撰學頂，頭一擺tī辭彙方面kap現代普斯科夫語言使用者語言有所連結，確確實實tī封建時期ê文件kap文字文獻頂面反映著民族活用ê語言。

Koh chàì kóng，普斯科夫民間用語tī多民族領域範疇ê貢獻m-nā kan-nā提供予研究俄語ê歷史學家kap方言學家，同時嘛呈現出千外年以來古老東斯拉民族間ê沿續，iā mā kap瀕臨波羅ê海-芬蘭族、拉丁語族、立陶宛族甚至是白俄羅斯族之間有內在緊密ê聯繫，chia--ê全部攏是文化保存者、民族學家上蓋珍貴ê資源。

俄國字典編撰工作tī語言學領域的發展非常ê廣闊，m-nā kan-nā出版一般定有ê詳解字典、教學用辭典iā-sī成語典等等，即便是較不為一般民眾使用和熟知ê方言字典，嘛是有一群字典編撰學者無惜著青春ê付出，嘛積極為著欲保留語言、文化iā-sī是歷史存在ê證明，tī各自ê領域tiām-tiām拍拚拚命leh工作，普斯科夫區域字典ê編輯團隊ê努力iā得著俄羅斯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ê補助kap肯定。相信tī安爾ê國家支持之下，嘛會有閣較濟ê方言字典iā-sī專有領域字典ē-tàng予人所知影、所使用。

Hoan-thâu來看台灣ê學術字典編寫現況，咱嘛向望台灣濟濟人咧講ê台語、客家iā-sī少數原住民等語言使用詞語，嘛ē-tàng透過閣較濟ê語言學家、字典編撰學家kap歷史學家等等ê人才，合齊kah保留落來，留予後代濟濟ê即馬kap往過ê豐富文物，歷史行過ê痕跡無法度重頭來，毋過卻是ē-tàng透過字典ê編撰，予歷史不但bē消失無影跡，閣較予世世代代所深記kap流傳。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zoa_y@yahoo.com，吳淑華收。





台語研究

發行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30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郵寄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Airiti Press 網站：http://www.airitipress.com/

個人					圖書館／機關團體				
	新台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新台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一期	\$ 500	€ 38	US\$ 45	US\$ 42	一期	\$ 1000	€ 63	US\$ 73	US\$ 70
一年	\$ 1000	€ 76	US\$ 90	US\$ 84	一年	\$ 2000	€ 126	US\$ 146	US\$ 140
卷	期	~	卷	期	數量	金額		總金額	
* 台灣單冊郵寄處理費 55 元					郵寄費用	數量	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期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riti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郵局劃撥	帳號：50027465 戶名：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input type="checkbox"/> 支票付款	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	
發卡銀行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銀行匯款

戶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 中和分行
帳號	045039022102 (總行代碼：013；分行代碼：045)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airiti press  **Subscription Form**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ty., New Taipei City 23452, Taiwan
 Tel: +886-2-29266006 ext. 8301 Fax: +886-2-2923-5151 E-mail: press@airiti.com Website: http://www.airitipress.com

PERSONAL				LIBRARIES / INSTITUTIONS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1 Issue	€ 38	US\$ 45	US\$ 42	1 Issue	€ 63	US\$ 73	US\$ 70
1 Year	€ 76	US\$ 90	US\$ 84	1 Year	€ 126	US\$ 146	US\$ 140
Vol.	No.	~	Vol.	No.	Copies	USD \$	Total USD \$

*All Price include postage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Please note that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are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riti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Pay by Credit Card	
Card Type	<input type="checkbox"/> JCB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Card Name	
Card Number	
Expiry Date _____ / _____	CVV number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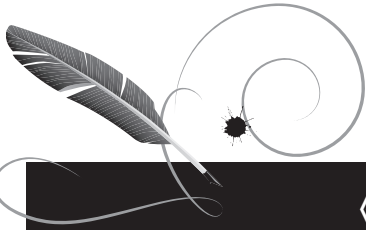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52, Taiwan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Yong He Branch
Account No	0107441863017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145, Zhongzhe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54, Taiwan



NOTES ON THE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i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Taigi or the Taiwa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encourages two types of submissions: first, research related to Taigi on any aspect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or culture. Second, comparative works between Taigi and other languages. Works on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revival and vernacular education are also welcome.
 2. The journal accepts research articles, field/work reports and book reviews. Articles and reports are normally limited to 10,000 words or less in English or 20,000 syllables in Taiwanese. Reviews are limited to less than 3,000 words.
 3. Manuscript style:
 - A)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or English are preferred. Please have your manuscript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s prior to submission. The author may provide an extra abstract in his/her mother tongue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equivalent translation of the abstract.
 - B)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must be either in Han-Roman hybrid or Roman-only styles. Roman scripts must be either Peh-oe-ji, the traditional Romanized Taiwanese or Tai-lo scheme promulgat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lease use Taigi Unicode fonts for the Taiwanese Roman scripts.
 - C) Footnotes are regarded as notes for extra information, and must be arranged in the bottom of each relevant page. References therefore should be arranged at the end of the full text.
 - D) The potential authors should refer to the journal's sample style for references. For those details not provided in the sample, please follow the journal LANGUAGE.
 - E) Manuscripts normally include a) paper title, b) abstract in Taiwanese, c) abstract in English, d) full text, e) references, and f) appendix (if applicable). Abstract should list up to five keywords.
 4.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dures:
 - A) Manuscripts are normally submitted by email. Please provide both the Word and the PDF files with appropriate fonts. An extra hardcopy is requested i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special fonts.
 - B)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subject to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For this purpose, please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in the manuscript. On a separate sheet,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 Paper title, b) full name of the author(s), c) affiliation and position, d) contact methods. The submitted copy of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in any circumstances, so please keep a copy of your own.
 - C) On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s at least four months prior to the proposed issue for publication.
 5. Copyright and honorarium:
 - A) After a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its author will receive 5 copies of the journal volume in which the article appears without charge.
 - B)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for quotations from other publications or materials for which they do not own the copyright.
 - C) Upon receipt of manuscript, the author(s) agrees to authorize its copyright to the journal publishers free of charge for publ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forms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Authors themselves retain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eir own paper in any volume of which the author acts as editor or author, subject to appropriate acknowledgment and citation.
 6.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semiannually in March and September. Manuscripts and books for review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n-chief:
Wi-vun Taiffalo Chiung,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d., Tainan 701, TAIWA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ctl.twl.ncku.edu.tw/jotv.html>
- 



《台語研究》徵稿啟事

1. 《台語研究》是研究台語的學術期刊，專門刊載二類文章：第一類是以台語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學、文學、文化等相關領域的論文。第二類是以其他語言為研究對象，m̄-koh伊的研究成果會使提供台語文發展參考的論文。
2. 文稿類型：通常分做「研究論文」kap「冊評」二類，有時有「田野/工作報告」。研究論文kap報告的台文稿以2萬字、英文稿1萬詞，冊評以3千字以內為原則。
3. 論文格式：
 - A) 本刊物kan-nā接受用台文iah是英文寫的文章。母語m̄是台語iah英語的投稿者請tāi-seng自費chhiāⁿ母語人士校稿。作者的民族母語若m̄是台語或者英語，ē-sái ka-tī提供用伊的母語書寫的摘要thang做伙刊。作者ài自行負責母語摘要內容翻譯的妥當性。
 - B) 台文稿接受漢羅kap全羅。羅馬字接受傳統白話字kap教育部公布的「台羅拼音」。漢字的部分建議使用本刊kap台語信望愛的推薦用字。漢羅透濫的用法，以文意清楚為原則。羅馬字的字型請用Taigi Unicode。
 - C) 「註腳」採用當頁註，而且限定tī對內文的補充解說，文獻請列tī參考冊目。
 - D) 書寫格式請參考本刊提供的參考樣本，其他無特別規範的部分，請參照美國期刊LANGUAGE的格式。
 - E) 文稿內容順序分別是a)篇名 b)台文摘要 c)英文摘要 d)本文 e)參考冊目 f)附錄。摘要含關鍵詞（siōng ke 5個）。
4. 投稿kap審稿程序：
 - A) 請透過email投稿。稿件請提供Word kap PDF二種檔案。若有特別字型者，請提供紙本thang確保內容的正確性。
 - B) 匿名審稿包含2-3位外審委員，過半數通過才接受。投稿請分作者資訊kap文稿thang方便匿名審稿。作者資訊包含a)篇名 b)作者名姓 c)服務單位kap職稱 d)連絡方式。來稿無退還，請ka-tī留底。
 - C) 本刊無接受一份稿投kuí-ā位，mā無接受已經tī別位的學術期刊、專冊發表的論文。本刊採用隨到隨審的方式，請至少tī預定出刊前4個月投稿。
5. 著作權kap稿費：
 - A) 論文出版liáu，本刊會送作者當期出版品5份，無另外算稿費。
 - B) 作者ài保證kap負責文稿確實是伊的原作而且無侵犯別人的著作權。若違反者，作者ài ka-tī擔法律責任。
 - C) 作者投稿liáu視同同意kā著作財產權永久、非專屬授權本刊以紙本kap數位的任何型式出版kap重製。作者有保留日後tī別giah koh刊iah是集做冊出版的權利；若這情形，作者ài註明原底發表tī本刊。
6. 這份刊物是半年刊，預定每年3月、9月出刊。來稿iah是有冊beh review請寄：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蔣為文收
(請註明投稿「台語研究」)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